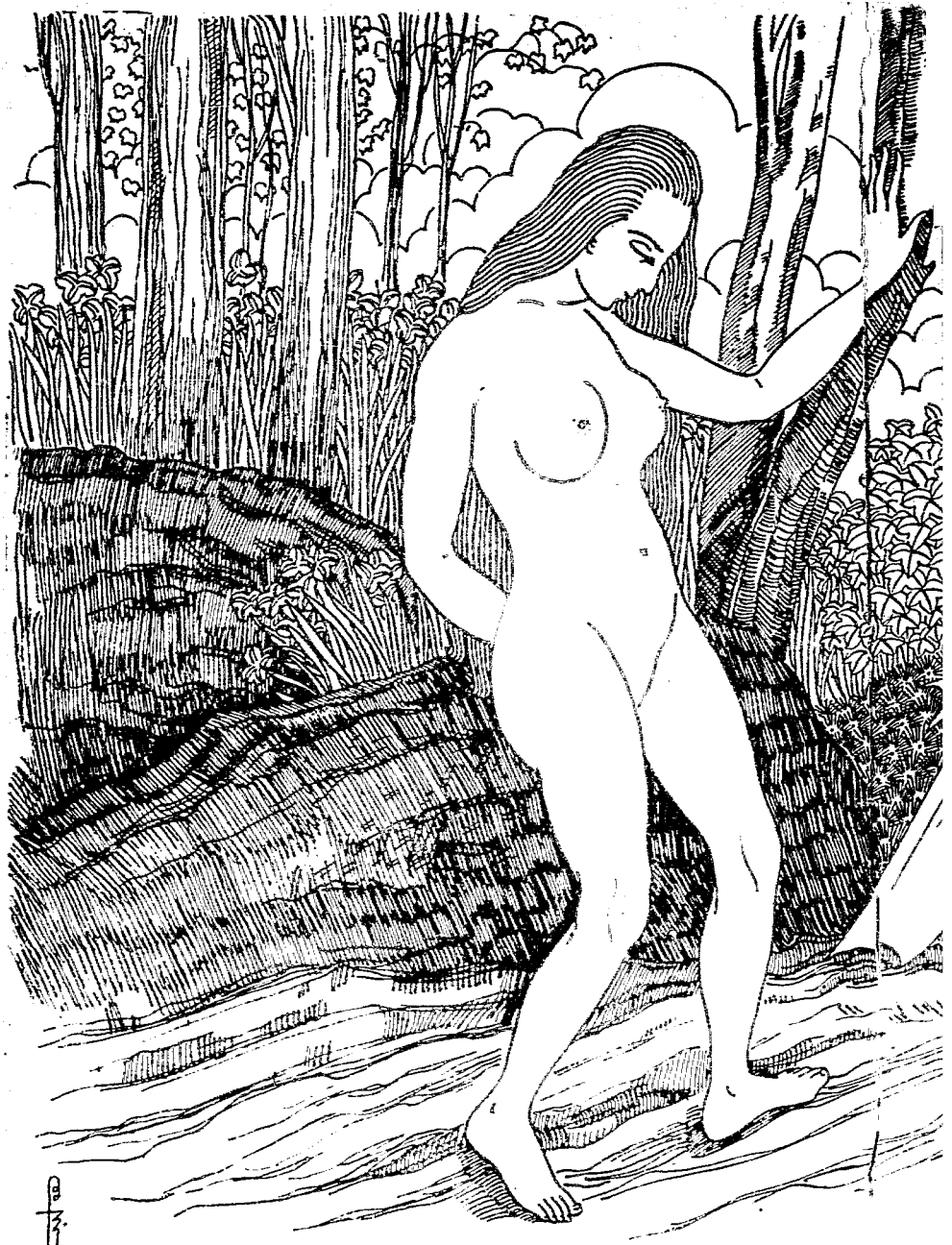


鸚鵡集

莫泊桑著 李青崖譯





17

鷓 鴒 集

著 桑 泊 莫
譯 崖 青 李



鷓鴣集目錄

鷓鴣	一
莫蘭這公豬	七
那個保護人	三一
波宜發司老爹式的命案	四三
拔蒂士特夫人	五五
在鄉裏	六七
那孩子	八三

醉漢	九七
發了狂嗎？	一〇九
施納甫的妙算	一一九
那個乞丐	一三五
那一場懺悔	一四五
路莎麗白呂唐	一六一
寂寞	一七一
迴憶	一八三
馬爾德茵	一九九
人妖的娘	二二三

鷓鴣

那位年高的拉佛訶伯爵，身居他那一省的打獵大王的地位，約共四十年之久。但是自從這五六年以來，一場雙腿的痿痺症竟拿他釘在圍椅上了，於是他祇能從他客廳裏的窗口或者他門前石級的高處，去射擊一些鴿子。

在其餘的光陰裏，他却讀書。

這是一位好客的人，他頭腦裏滿貯着前世紀的文人思想。他最愛聽那些故事，那些放蕩不羈的故事，也最愛聽那些從他的朋輩中所出來的變動不拘的逸史。一個朋友祇要走進門來，他第一步就問：

——喂，有甚麼新聞呢？

並且他知道用一個推事訊問案件的方法來詢問你。

在天晴的時節，他叫人在他的門外，給他推動那張寬大如床一般的圍椅。一個站在他的背後的男僕，拿着幾枝獵鎗，挨次上好子彈遞給他的主人；另外一個躲在樹林子裏的僕人，或緩或急地偶然放出一隻鴿子，使這位爵爺不會預知，並且始終處於注意戒備的地位。

於是他從早到晚，射擊這些疾飛的鳥兒，有時他措手不及便感煩惱，有時那鳥兒直垂地跌下來，或者翻一兩個出乎意外而新奇的筋斗，他便哈哈大笑連眼淚都擠了出來。於是他回轉頭來對着那個裝槍的僕人，用那種因快樂以致咽住的聲音問道：

——中了嗎，那一隻，約瑟！你剛才看見牠正墜下來嗎？

於是約瑟老是那麼回答：

——哦！爵爺鎗無虛發。

在深秋的打獵時節，他依着從前的習慣，邀請他的朋友們來打獵，並且他愛聽那

些在遠處傳來的鎗聲。他一響一響地計算着，倘若鎗聲來得快而且密，他便很感舒服了。並且在傍晚時，他對於每一個人，都極力央請他拿本人在白天裡的事，忠實地敘述出來。

末了，他們便在餐桌邊蹲這麼兩三點鐘，一面詳說一些射擊的情狀。

那都是一些異樣而不可盡信的偶然之事，那些獵人們的誇大氣概，於其中聊以自娛。一隻被布黎爾男爵在他的走廊裏漏掉的家兔故事，每年使他們一樣地捧腹大笑一回。每隔五分鐘，便有一個新的發言者說道：

——我聽見一陣「泊泊」之聲，於是就有一大羣的鳥兒在我面前十來步的天空裏飛去了。我在瞄準之後「必八」兩下！立刻便看見牠們像一陣雨似地落下來，那真是一陣雨。一共有七隻！

全體在座的人不免驚訝，但是彼此却都互相輕信，於是都嘆賞起來。

但是在這家屋，裏本有一個叫做「鷓鴣故事」的舊風俗。

每當這種「野味裏的女王」應着氣候飛過的時節，這種儀式便在每日的晚餐裏舉行。

因爲他們異常稱贊這種鮮美無比的鳥兒，所以在座的人每晚每人都能吃到一隻；但是大衆却應當留下這鳥兒的頭，一齊擱在另外的一隻盤子裏。

於是這爵爺叫人拿一隻小碟子盛點豬油過來，他像一個主教似地主持這個禮節，拿着鳥頭前部的長針般的喙，細心地給那些美味的鳥頭塗油。一枝點燃了的蠟燭擱在他的身邊，在座的人，都在那種納悶的期望裏保守緘默狀態。

隨後他拿起一個這樣泡製好了的鳥頭，用一支針頂住，再拿這支針插在一個酒瓶的木塞上面，另外用一些像天平架子交叉着的小木條子，去維持這套東西的重心；然後巧妙地拿這頑意兒塞在一隻酒瓶的嘴上，使牠成一個能殼在水平面上旋轉起來的頑意兒。

在座的人，一齊高聲喊着：

——，——二，——三。

於是這爵爺用食指一推，便叫這頑意兒頂上的鳥頭，頂在針尖旋轉起來了。

牠在旋轉停止了的時節，那鳥頭的長針般的喙便指着一個在座的人，於是這個人就取得資格去享受所有的鳥頭，這真是使同座側目的異常的美味。

他便一枚一枚拿起來在那枝蠟燭上炙着。鳥頭上所塗的豬油發爆了，炙熟了的皮冒烟了，於是那位在撞巧上的被選者，抓住鳥喙一面咬開那鳥頭的油津津的顱骨，一面歡呼。

在座的人，在這被選者每次吃完一枚鳥頭之後，都舉杯向他道賀，隨後，他吃完了最後的那一枚，他便應當遵守這爵爺的命令說一件故事，去賠償其他的座客的鳥頭損失。

下文就是這宗故事的幾篇記錄：

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吳淞譯完——譯者。

莫蘭這公豬

第一節

個，朋友，」我向拉巴爾伯說，「你剛才又說了「莫蘭這公豬」這五個字。爲甚麼我聽見大家說到「莫蘭」，總免不了拿他當作公豬看待呢？」

拉巴爾伯——現在已經被選爲衆議員——睜起了兩隻怒貓式的眼睛瞧着我說：「你是洛奢爾的人，怎樣不知道莫蘭的歷史呢？」

我告訴他，說我實在不知道莫蘭的歷史。於是拉巴爾伯擦着手掌，開始向我述這件故事。

「你本來認識莫蘭，對嗎？你記得洛奢爾河街上他那另雜貨店嗎？」

並且他還應用一個推事訊問案件的方法來詢問你。

在打獵的季節，他叫人在他的門外，給他弄動那張寬大如床一般的圍椅。一個站在他背後的男僕，拿有幾枝獵鎗，挨次上好子彈遞給他的主人；另外一個躲在樹林子裏的僕人，或緩或急地偶然放出一隻鴿子，使這位爵爺不會預知，並且始終處於注意戒備的地位。

於是他從早到晚，射擊這些疾飛的鳥兒，有時他措手不及他感煩惱，有時那鳥兒直落地跌下來，或者翻一兩個出乎意外而新奇的筋斗，他哈哈大笑連眼淚都掉了出來，於是他的轉頭面對着那個裝槍的僕人，用那種因快樂以致喘住的聲音問道：

——中了嗎，那一隻，約瑟！你剛才看見牠正墜下來嗎？

於是約瑟老是那麼回答：

——哦！爵爺鎗無虛發。

在深秋的打獵時節，他依着從前的習慣，邀請他的朋友們來打獵，並且他愛聽那

些在遠處傳來的鎗聲，他一響一響地計算着，倘若鎗聲來得快而且密，他便很感舒服了。並且在傍晚時，他對於每一個人，都極力央請他拿本人在白天裡的事，忠實地敘述出來。

末了，他們便在餐桌邊蹲這麼兩三點鐘，一面詳說一些射擊的情狀。

那都是一些異樣而不可盡信的偶然之事，那些獵人們的誇大氣概，於其中聊以自娛。一隻波布黎爾男爵在他的走廊裏漏掉的家兔故事，每年使他們一樣地捧腹大笑一回。每隔五分鐘，便有一個新的發言者說道：

——我聽見一陣「泊泊」之聲，於是就有一大羣的鳥兒在我面前十來步的天空裏飛去了。我在暗暈之後「必八」雨下！立刻便看見牠們像一陣雨似地落下來，那真是一陣雨。一共有七隻！

全體在座的人不免驚訝，但是彼此却都互相輕信，於是都嘆賞起來。

但是在這家屋，裏本有一個叫做「鸚鵡故事」的舊風俗。

每當這種「野味裏的女王」應着氣候飛過的時節，這種儀式便在每日的晚餐裏舉行。

因為他們異常稱贊這種鮮美無比的鳥兒，所以在座的人每晚每人都能吃到一隻；但是大眾却應當留下這鳥兒的頭，一齊擱在另外的一隻盤子裏。

於是這爵爺叫人拿一隻小碟子盛點豬油過來，他像一個主教似地主持這個禮節，拿着鳥頭前部的長針般的喙，細心地給那些美味的鳥頭塗油。一枝點燃了的蠟燭擱在他的身邊，在座的人，都在那種納悶的期望裏保守緘默狀態。

隨後他拿起一個這樣泡製好了的鳥頭，用一支針頂住，再拿這支針插在一個酒瓶的木塞上面，另外用一些像天平架子交叉着的小木條子，去維持這套東西的重心；然後巧妙地拿這頑意見塞在一隻酒瓶的嘴上，使牠成一個能殼在水平面上旋轉起來的頑意見。

在座的人，一齊高聲喊着：

——二，——三。

於是這爵爺用食指一推，便叫這頑意兒頂上的鳥頭，頂在針尖旋轉起來了。

牠在旋轉停止了的時節，那鳥頭的長針般的喙便指着一個在座的人，於是這個人就取得資格去享受所有的鳥頭，這真是使同座側目的異常的美味。

他便一枚一枚拿起來在那枝蠟燭上炙着。鳥頭上所塗的豬油發爆了，炙熟了的皮冒烟了，於是那位在撞巧上的被選者，抓住鳥喙一面咬開那鳥頭的油津津的顱骨，一面歡呼。

在座的人，在這被選者每次吃完一枚鳥頭之後，都舉杯向他道賀，隨後，他吃完了最後的那一枚，他便應當遵守這爵爺的命令說一件事，去賠償其他的座客的鳥頭損失。

下文就是這宗故事的幾篇記錄：

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吳淞譯完——譯者。

莫蘭這公豬

第一節

個，朋友，」我向拉巴爾伯說，「你剛才又說了「莫蘭這公豬」這五個字。爲甚麼我聽見大家說到「莫蘭」，總免不了拿他當作公豬看待呢？」

「拉巴爾伯——現在已經被選爲衆議員——睜起了兩隻怒貓式的眼睛瞧着我說：『你是洛奢爾的人，怎樣不知道莫蘭的歷史呢？』」

我告訴他，說我實在不知道莫蘭的歷史。於是拉巴爾伯擦着手掌，開始向我述這件故事。

「你本來認識莫蘭，對嗎？你記得洛奢爾河街上他那昇雜貨店嗎？」

『是的，記得很清楚。』

——既然如此，你得知道莫蘭大概在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假借購辦新貨爲名，而實在是爲著他的娛樂，或者他的各種娛樂，到巴黎去住了大半個月。你一定知道在一個外省商人的心目中，這個「在巴黎的半個月的情形」呀！這件事情，就像是在你的血管裏留下了火種。那些夜戲哪，那些和女性的若即若離的接觸哪，簡直是一種繼續不斷精神上的挑撥呀。於是你便發狂了，你祇看見身著絲光汗衫的舞女，袒胸露臂圓腿酥肩的女伶，這一些都是順手可以拾取的，不管你敢於相觸或者能夠相觸。這本不過像你嘗了一兩回便宜飲食似的。末了，你便帶了一種搔着雙唇的吻後微癢而心蕩神移地走了。

莫蘭在巴黎南站買了午後八點四十分鐘開赴洛奢爾的車票的時節，就到了這種情狀裏了。他正抱着無窮的慨嘆和恍惚，在車站的待車室外面散步，忽然一下便在一個抱住一個老婦人吻頰的青年婦人跟前站著不走。她早拿面網捲起了，這個神魂顛倒的

莫蘭，低聲說道：『這真是個美人！』

她和那個老婦人道完了別之後，便走進那待車室去了，於是莫蘭便也跟着進去；隨後她又走到月台上去了，莫蘭依然跟着她；隨後她上了一張空的客車了，而莫蘭始終跟着。

那次趁這快車的旅客不多。車頭叫了兩三聲；那列車便開動了；他兩人單獨地在車中坐着。

莫蘭輪起了那雙饞眼釘着她。她的年紀約莫在十八九歲光景；黃髮長身，氣概豪爽。她用一條旅行毯子裹住了雙腿，便躺在那長櫥式的客座上睡下。

莫蘭心裏盤算道：『這是誰？』於是盈千累百的設想，盈千累百的計畫，在他頭腦裏穿過。他又默想道：『傍人時常說及鐵路上一一些奇遇。這也許是送在我跟前的一件。誰知道呢？一件好運氣已經這樣快地就會到了。唐董不是說過：「拿點勇氣出來罷，拿點勇氣出來罷，並且永遠拿點勇氣出來罷。」倘若說這幾句話的人不是唐董，

那便是米拉波了（註一）。總而言之，這有甚麼要緊。對呀，但是，我缺乏勇氣，這就是那件難關了！倘若我知道底細，倘若我猜度得她的心！我敢打賭，說是在這種絕妙機會的跟前，天天可以運過。然而祇要她有一個動作，向我表示她求之不得……」

於是他設想一些引他得勝的複雜境界。想像一種護花俠士的進身之階，一些獻給她的殷勤，一場爽利而旖旎的談話，末了便從一種宣言而結束你所知道的……那件事了。

但是他始終所短少的，就是那第一着，那個託詞。於是他忐忑不安地等候一個美滿的機會。

深夜的光陰，一步步地流過了，而那可愛的人兒，始終酣睡着，至於莫蘭却深深研究那進行的方法。天明了，一會兒，太陽發出了牠的第一道光線，一道從地平線上過來而射到那睡熟的女子面龐上的遠而明的光線。

她醒來了，坐起了，瞧着窗外，又瞧着莫蘭，隨後又微笑。她用心下舒展的婦女的一種引人而快樂的神情微笑。莫蘭不禁魂靈飛越了。決然無疑，這是爲着他而發，

這種微笑就是一種暗示的邀請，那個經他久等的夢境式的標識。

這微笑彷彿是說：『您從昨晚就像木樁一般豎在坐位上，不是笨貨，不是沒有經驗的，不是廢料嗎！』

『想想罷，請您瞧我罷，我難道不是嬌媚的嗎？您和一個美人整整地對坐一夜，甚麼也不敢來一下，真好糊塗。』

她始終瞧着他微笑；並且漸漸大笑；於是他竟失了頭腦了，極力思索一個應時的字眼，一句恭維的話，幾句隨便說的話。但是他甚麼也找不着。於是他被一種糊塗人的勇氣制服住了，他想到：『管她，我拼着一切幹罷；』陡然一聲不響，伸臂噙唇，向前一步，拿她撲住。

她一下跳了起來，喊着『救命！』並且拼命狂喊起來。末了，她打開了車窗向車外揚手吶喊。她因驚駭而發狂，竟想跳到外面，張惶失措的莫蘭，窺破了她想跳到車外，便抓住她的裙子口吃着喊道：『太太……哦！……太太。』

列車的速度，漸漸慢了，不久便停住了。兩個車務人員，瞧見這少婦求援的標識，匆忙地走過來扶住她，她口吃地說：『這個人想……想拿我……我……』說到這裏伊便暈倒了。這時列車到了磨才村。當地的保安巡警便拿莫蘭帶走了。

這被害人在恢復知覺之後，才報告她的經過。那公安局拿案件移送向法院去了。這可憐的雜貨商人，一選在傍晚的時候，才行回到家裏，背了一個公然侵害善良風俗的嫌疑罪，聽候法院偵查。

第二節

那時我正充卡倫日報總輯，每晚在商務咖啡館看見莫蘭。

他在鬧禍的第二天，便來找我，簡直不知道怎樣辦法。我並沒有拿我的意見瞞着他，便說：『你祇算得是一隻公豬。做人是這樣的嗎？』

他哭了；他妻已經打過他了；並且他看着生意失敗了，名譽掃地了，那些生氣的

朋友不理會他了。末了他使我生憐，於是我便拿我的同事李斐找來商量辦法，這李斐本是一個足智多謀的矮子。

李斐約我同去拜訪那位檢察官，他本是我一個朋友。我於是打發莫蘭回去，便去看這位司法人員。

這時我才知道了那位受侮的青年婦人，叫做彭萊爾小姐，她新近在巴黎得了小學教師的文憑，父母都已身故，這回特地來看她的姑丈姑母——這是磨才村一個正派而小有資產的人家，——預備在那裏歇夏。

那個使莫蘭的地位變成嚴重的緣故，就是她姑丈進了訴狀。這位法官說是這訴狀倘或撤回，這事便可終止。這就是應當辦到的事。

我到了莫蘭的家裏了。在他床邊會着他，他因為悔恨交攻已經病了。他妻子是一個骨節長大唇帶微髭的潑婦，不住地虐待他。她將我引入臥房，劈面喊道：『您來看莫蘭這公豬嗎？瞧罷，他就在這裏！』

她雙手撐在腰上，立在床前。我說明了情形；他便央求我去找那位姑丈。這種使命是微妙的；然而我却答應了。那可憐的蠢才不住地向我說；『我向您說實話，我連吻都沒有接到，是的，真沒有呀。我向您發誓。』

我說：『這是沒有關係的，你祇算是一隻公豬。』我收了他給我做這事開消的一千佛郎，因為我覺這並無傷大雅。

但是因為我不願單獨冒險到她姑丈家裏去，便邀了李斐同行。他表示贊成，但是以立時動身為條件，因為第二天下午，他在洛奢爾有一件緊要的事。

末了，兩個鐘頭以後，我們已經在一所鄉村式的漂亮房屋前面敲門了。一個漂亮女子給我們開了門。這當然就是她了。我低聲向李斐道：『了不得！我這時漸漸懂得莫蘭的道理了。』

她的姑丈叫做董恩雷，恰巧是卡倫日報的一位長期讀者，一位政客式的宗教慈善家，他張臂歡迎我們，和我們周旋握手，因為得了他所讀的日報的兩位編輯光顧，覺

得是無限歡喜的。李斐在我耳邊說道：『我相信我們一定能弢調停莫蘭這公豬的事件了。』

董恩雷的內姪女，這時已經走開了，於是我便慢慢引出了這件很微妙的問題。我談起那活劇的風聲；我討論那少女在這活劇的風聲裏所將受的名譽損失；因為傍人永不會相信只關了一個簡單的接吻。

這老翁彷彿是沒有成見的；但是未和妻子商酌以前，他不能打定主意，而他妻子却要夜晚才能回來。陡然他一聲歡呼，說道：『看罷，我有一個絕妙的理想。我留住您二位。您二位可以在這裏吃夜飯，並且住在此地，等到我妻子回來，我希望我們那時可以商議妥貼。』

李斐遲疑了一下；但是結束那莫蘭這公豬的事件的慾望，却使他決定了，於是我們就答應了這個邀請。

這姑丈站起來了，忻然叫了他內姪女過來，向我們提議到他的山場裏散步，一面

高聲說：『晚上我們再談那些正經事情罷。』

李斐和他開始談起政治問題了。至於我，立刻在他們後面幾步，和那青年女子並肩而走。她真是嬌媚動人的，嬌媚動人的！

我用了無限預防手段，才着手和她談起她那種際遇，藉此使她給我做一個幫手。但是她彷彿絕不慚愧；用一個正在取樂者的神情聽我說話。

我說：『小姐，請您向您將要撞到的那些麻煩想想罷。您將要到法庭對質，忍受那些惡意的注視，對着這些人述那客車裏面可憐的活劇。請您想想罷，我們說句事後的話，倘若當初您甚麼話也不說，只叫那個無禮之人回復原位，並不去喊那列車上的人員；僅僅換一換車子，豈不比較好些嗎？』

她開始笑了一下，便說：『真對呀，您所說的。但是那時您叫我怎樣辦？並且我那時真害怕，一個人到了害怕的時節，便完全失掉理智了。等到明白情形之後，我很後悔我那種叫喚；但是已經來不及了。我也請您想想那個蠢才罷，他那時一言不發，

帶着瘋子一般的臉孔向我撲來。我那時並不知他想對我幹甚麼。』

她並且豪放地對面瞧着我。我心中自言自語道：『這是一個豪放的人，這個女子。我懂得莫蘭這公豬發生誤會的原由了。』

我帶笑說道：『您瞧，小姐，請您說他是可怒的罷，因為，總而言之，一個人和您這樣一個儀態萬方的人面面相對，誰也不能不抱一個接吻的絕對地正當的慾望。』

她笑的更利害了，滿口的牙齒都露了出來：『在慾望和行爲的中間，先生，當然還有一個存放敬意的地位。』

這論調雖然不大明瞭，然而總算奇異。我匆匆地問道：『既然如此，想想罷，倘若我吻您，我，現在，您又怎樣辦呢？』

她停住不走了，拿我從頭瞧到腳；隨後，她寧靜地說：『哦，您嗎，那就不是同樣的事了！』

自然我早知道這不是一樣的事，因為全省的人，那時都叫我做『俊偉的拉巴爾』

伯。『那時我祇有三十歲；但是我問道：『爲甚麼？』』

她聳肩答道：『唉，因爲您不像他一樣笨。』隨後，她低頭瞧着我的身上，一面又加上一句說：『也不像那樣難看。』

我不待她得到躲避我的動作的時間，便在她面頰上栽了一個吻。伊向傍邊一跳，然而已經來不及了。隨後她說：『慫慫，您也是一個厚面皮，您！但是請您不要再鬧這個把戲了。』

我低聲下氣地向她說：『哦！小姐，至於我，倘若我心中有一個慾望呢？也想爲着和冀蘭相同的原故，到一個法庭受審呢？』

她問道：『這是爲甚麼？』我莊嚴地深深瞧着她說：『因爲您是世上最美的生命之一；因爲唐突了您，在我一定是一種頭銜，一種榮譽。因爲倘若有人在看見了您以後，一定要說拉巴爾伯沒有攆走他所遇到的機會，到底他居然有點運氣。』

她不禁盡情大笑：

『您是奇特的嗎？』她這「奇特的嗎」幾個字還沒有說完，我張開了胳膊拿她抱住，於是發狂一般地四處尋覓地方吻個不住，髮際，額際，眼上，脣上，頰上，凡是頭部各處都吻到了，她雖然強力掩護了許多地方，但是多少總露出一隻角兒。

末了，她衝出重圍，滿面緋紅，露出怒容說道：『您真是無禮，先生，我很悔不該和您談天。』

我不免有點慚愧，握着她的手口吃地說道：『恕我，恕我，小姐，我冒犯了您，我太粗暴了！請您不要怨我。倘若您曾經知道？……』我一面還極力搜求託詞，但是一時不能找到。

她歇了一會兒才說道：『我甚麼也不必知道，先生。』

好了，我找到了，我說道：『小姐，我思慕您，到現在已經快有一年了。』

她露出真地詫異的樣子，並且抬起眼睛了。我接着說道：『是的，小姐，請您聽我說罷。我並不是莫蘭的朋友，並且看不起他。他到法庭受審坐監，和我無甚相關。

我去年在這裏看見過您，您那時就在那邊鐵欄干的前面坐着。我一看見了您，精神上很受了搖動，以後您的印象便永沒有離過我的心頭。請您信我的話，或者請您不信我的話，都也無甚相干。我多久就覺得您是可崇拜的，您的紀念，久已占有我了；我久就想和您再行相會；我才借了這蠢才莫蘭的事由，於是到此地來了。誰知這些機緣，竟叫我超越了界限；恕我罷，我央求您，恕我罷。」

她從我眼光裏窺探真情，依然又預備微笑了，隨後低聲說道：『頑皮朋友！』

我舉手誠懇地（我相信那時我確實是誠懇的）說道：『我向您發誓沒有說謊。』
她簡單地說：『我們前進罷。』

我們那時是單獨的，完全單獨的，李斐和那姑丈，早都在樹林裏的小徑拐灣地方就不見了；我一面向她發表一種長久的溫柔的真宣言，一面握着她的手吻着。她正如靜聽一件新穎的有趣的故事一般地聽着。并不攷究她所應當信的。

結果，我覺得我被迷惑了；我想起我說過的事了；我面色發白了，呼吸迫促了，

滿身發抖了；末了，我從容地箍住她的腰支。

我低聲和她耳鬢廝磨地談着，她寂然無所表示，完全墜在夢境裏了。

末了她的手撞了我的手，便握住了；我顛巍巍一步緊似一步地箍住她的腰支；她絕不移動了；我的嘴唇偎着她的面龐了；陡然不待尋覓，四葉嘴唇互相合在一處了。這真是一個長而又長的接吻；倘若不是我聽見後面有人發出一種「哼哼」之聲，大概還許再長一些。

她這時便向樹叢裏跑掉了。我回頭一看，便瞧見是李斐來尋我。

他在路當中站着；並且莊嚴地說：『喂，原來你是這樣地來調停莫蘭這公豬的事件嗎？』

我忻然答道：『這不過是各盡所能。那姑丈呢？你在他那方面談些甚麼？在我，我正担負內姪女這方面的。』

他高聲說：『我和那姑丈，可沒有這樣舒服。』

於是我們便挽着手回去了。

第三節

這一場晚飯的結束，可使我神魂飛越了。我那時和她並肩而坐，我們的手在桌布下面不住地相撞；我的腳壓着她的腳，我們的視線也混合在一塊兒。

飯後，我們又在月光下面散了一回步，於是我低聲向她說了一切升到我心上的溫存話，我緊緊挽着她，不住地接吻。我們前面，李斐和那姑丈正高談闊論着。他們的影子在地面的沙子上慢慢移動。

我們回去了。不久，電報局送來了那姑母發來的一件電報，說是她要明天早上七時，才能趁第一次火車回來。

那姑丈說：『喂，亨利蒂，你引這兩位先生去看他們的臥房罷。』我們和這老翁握了手，便上樓了。她先引我們到李斐的臥室，於是李斐向我附耳說道：『即令她先

引我們到你那兒，也不會有危險。」末了，她才引我到我的床前。剛好她單獨和我對着，我重新又張開胳膊抱住她，極力去迷惑她的理智，制伏她的抵抗。但是她到了覺到快要失敗的時節，便逃走了。

我悔憤交集地鑽到被窩裏了，到了有人在門上輕輕扣了兩下的時節，我知道這晚不能多睡，並且思索我先頭鬧了甚麼岔子。

我問：「那個在外面？」

一個柔弱的聲音答道：「我。」

我連忙看好了衣裳；開了門；她便進來了。她說：「我忘記問您明天早上要用的東西；可可茶嗎？紅茶嗎？咖啡嗎？」

我火速拿她抱了，盡力溫存，口吃地說：「我用……我用……」但是她從我手裏溜掉了，拿燭吹熄了，末了便又逃走了。

我憤憤地一個人蹲在黑暗裏了，我尋找幾根火柴，然而竟找不到。末了總算發現

了，便拿着燭台，一半兒發狂似的，走到那過道裏了。

我預備幹甚麼呢？我簡直不能推想了；我想找她。於是我絕不思索地走了幾步。隨後我陡然想到：『倘若我走到了那姑丈的房裡呢？我又怎樣說呢？』於是我祇得站住一下，頭腦像空了似的，心房不住地跳躍。幾秒鐘之後這個答復到了我的心裏了：『好，自然我可以說我是尋找李斐的房間，預備和他說一件要緊的事。』

於是我着手視察那幾座房門，盡力去尋覓她的那一座。但是甚麼也不能指點我。我隨手抓了某一座門的挽手隨便一旋。居然開了那門了。我走了進去。……坐在床上的亨利蒂駭然瞧着我。

我輕輕拿門栓栓上；頓着脚尖走到她身邊，我向她說：『小姐，我忘記向您借本書看看。』她不免抵抗了一下子；但是不久我便將我要的書揭開了。這書的名稱，我却永遠不會說出來的。這真是各種小說裏的最極奇異的那一種，並且也是各種詩歌裏的最有仙境的那一種。

我一經翻過了那第一頁之後，她便聽憑我隨意涉獵了；我儘着我的蠟燭的支持能力，翻過了許多卷數。

末了，我道了謝之後，便躡着脚步向我的房間走去，忽然一隻手將我攔住；一個聲音，是李斐的聲音，在我耳邊唧唧地向我說道：『你還沒有拿莫蘭這公豬的事情調停妥洽嗎？』

午前的七點鐘報過了，她親自端了一杯可可茶給我。這可可茶的味道，我却永沒有喝過同樣的！這是一種使人以性命相許的可可茶，絨膩如絨的可可茶，香氣醉人的可可茶。我簡直不忍拿嘴唇離開她那隻杯子的邊呀。

這青年女子剛好出去，李斐便進來了。他正像沒有睡好的一樣，略帶不高興的神情，用不耐煩的態度向我說：『你倘若繼續這樣幹下去，你得知道，你結果一定要把莫蘭這公豬的事件弄糟。』

到了八點鐘，那姑母回來了。我們的討論是很短的。這兩位正經人可以撤回他

們的訴狀，而我可以拿五百佛郎給他們地方上的窮人。

於是他們要求我們坐到傍晚時再走。並且組織一個參觀古蹟的小旅行隊。亨利蒂在她姑丈姑母的背影後，移動腦袋向我做了許多暗號留我。我承認了，但是李斐却決然要走。

我拿他引到一旁；我要求他，我懇求他；我向他說：『想想罷，李斐，你給我做了這個罷。』他恍惚動了氣似的，劈面向我說了幾次：『你知道我爲莫蘭這公豬的事件，已經够受了。』

和她如此相別，我很覺歉然。這是我平生最難受的一會兒。倘若在我，對於莫蘭這件事，就是調停一輩子也可以的。

我和她懇摯地沈默地握過了道別的手，便上了火車，我向李斐說：『你真是搗亂份子。』他說：『你那時已經使我異樣地焦躁。』

我們回到卡倫日報館的門前的時節，便看見有一大堆的人等候我們……他們一經

看見了我們，便高聲問道：『喂，你們已經拿莫蘭這公豬的事件調停妥當嗎？』

洛奢爾滿城的人，都鬧動了。李斐面上的怒容，已經在路上消滅，這時極力忍住笑容向大眾說：『是的，這是拉巴爾伯的恩典。』

於是我們便往莫蘭的家裏去了。

他腳上敷着藥粉，頭上貼着冷水布，在一張睡椅上躺着，完全被憂悶戰敗了，并且一種大病垂危的咳嗽，使他咳個不住，這種風寒證候，真不知道從那兒來的。他妻子睜着那種預備吃人的老虎般的眼睛瞧住他。

他一經看見我們，他的手脚都一齊發抖了。我說道：『這件事已經調停妥當了，抹布，千萬不要再幹。』

他立了起來，握住我的手，和接待一位王爺一樣不住的吻，他哭了，幾乎神經錯亂了，他和李斐擁抱，他並且也和他妻子擁抱；但是她拿他一下推倒在那睡椅上面。

但是，因為這件事的打擊，他始終沒有恢復健康，這種感觸本來太激烈一點。

從此以後，全城都叫他做『莫蘭這公豬。』他每次聽見了這個品評的形容詞，竟像是受了一次刀割似的。

有時一個流氓在街上喊起來「公豬」這兩個字，他由本能的作用，也回頭看看。

他那些惡作劇的朋友們，每逢吃火腿的時節，便問他道：『這是你的腿嗎？』

兩年之後，他便死了。

我在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加入衆議員選舉，因爲一件要事，便到都塞爾城去拜訪那位會計師美伯先生。一位富麗而都雅的長大婦人出來接待我。

『您認識我嗎，先生？』她說：

我口吃着說：『到底……不……太太。』

我姓彭萊爾，名亨利蒂。

我說了一聲『哦！』並且覺得自己面孔發白了。

但是她却像完全自在得很似的，並且微笑地瞧着我。

隨後，一經她留着我單獨和她丈夫相對而坐，他誠懇地和我握着雙手說道：『自從很久的時候，親愛的先生，我就想來候候您。我妻子常常談及您。我知道……我知道您在何等困難的境界裏認識了她，我也知道您那時真是很周到的，很精細的，很敏幹的，很熱心的，對於那……那……那件事。』他說到這裏，不免矜持了一下子，然後慢慢地又說了幾個刺耳的字，就是：『……對於那莫蘭這公豬的事件。』

(註一) 唐董 J. Danton 1759—1794 和 米拉波 G. Mirabeau 1749—1791 都是法國大革命時代的首領，以長於詞令見稱於當時。

(註二) 法人以「公豬」爲性慾過重的男子的代名詞。

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吳淞重譯——譯者。

那個保護人



從來不會夢過這樣一個好的運氣！一個在外省的承發吏的兒子，約翰馬林從前也像許多其餘的人一般，到巴黎拉丁區學習法律。那時，他在那些經他不斷地出入的啤酒館中，和好幾個狂飲皮酒而高談政治的饒舌大學生成了朋友。他對於他們贊美不盡，固執地跟着他們從這家加非館跑到那家加非館，有時他手裏有了錢，並且他給他們惠賑。

隨後，他成了律師了，辯護了一些由他敗訴的案件。誰知在某一天早上，他從報紙上知道了往日同學中的一個，新近被選而為衆議院議員。

他於是重新又成了他的走狗了，這就是那種專供奔走有事即招之使來而毫無所避忌的朋友。但是這衆議員因為議院裏的偶然變化，居然成了國務員了，半年以後，

約翰馬林就受了參政官(註一)的任命。

開始，他竟得到了一種因此而失了頭腦的驕傲氣概。他如同想使傍人一見就能猜到他的地位一般，他專爲表彰自身而到各處的街道上行走。卽令對於種種絕無意義的事，他也想盡法子去告訴他所進去的店鋪裏的商人，告訴那些賣報的，或者竟還告訴那些車夫說：

——我，我是一個參政官……

隨後他感到了一種要保護傍人的奢望，這自然如同是從他的威望所生的結果，職業上的必要，寬大而有力量的漢子的義務。無論在何種情形，無論對於那個，他總用一種永不磨滅的大度盡力援助。

有時他在廣衢上遇見那些面善的人，便眉飛色舞地走向前去握手寒暄，接着並不等候這些問題，便高聲說：

——您可知道我現在做了參政官和我很願意給您幫忙嗎？倘若我能穀於您有點用

處，請您不必客氣就來支使罷。在我這種地位，手腕是長的了。

於是他便同所遇的那個朋友，走到那些加非館裏去討一枝筆一點墨水和一張紙；他說道：『祇要一張紙，堂信，這是寫一封介紹信用的。』

他由這種情形寫了一些介紹信，每天十封二十封或五十封不等，並且都是在巴黎各處的大加非館裏寫的。凡是法蘭西共和國的官吏，從地方法院的推事做到國務員，他都寫過信了。並且他覺得舒服，很舒服。

有一天早上，他正從自己家裏出來到參政院去的時節，忽然遇着了雨。他頗想叫一乘街車，但是却没有叫，於是便步行而往。

那陣大雨愈下愈大了，淹沒了街面，浸到了人行道。於是馬林先生非跑到一張大門下面去躲避不可了。一個年老的教士已經早躲在那兒，一個白髮的老年教士。在未做參政官以前，馬林先生很不愛宗教界的份子。自從有一個紅衣主教曾經恭敬地請教

他一件困難的事件以後，他現在便尊重這種人了。那雨像大水一般地傾個不住，逼着這兩個人一直走到那看門人的屋子裏躲藏，去避免那些泥水的迸射。這位熱心說話以求自炫身價的馬林先生高聲說道：

——這真是惡劣的天氣，長老先生。

那老教士鞠躬回答。

——唉！對呀，先生，這真是使人發恨，遇着了一個人祇到巴黎住幾天的時節。

——哦！您是從外省來的嗎？

——對呀，先生，我祇在巴黎路過。

——從事實上說來，在京城過幾天兒，却偏偏遇着下雨，真是一件很使人發恨的事。我們，在政界上服務的人，終年住在這裏的人，却沒有想到這一點。

那長老却不再說了。他瞧到那條雨勢漸殺的街道出神。末了他忽然下了決心，像那些撩起裙袍的婦女們一般，撩起他的道袍預備去跨過那些水蕩。

馬林先生瞧着他走了，便高聲喊道：

——您快要拿您一身濺的透濕，長老先生，您等一會罷，這雨就要停止了。

這位並沒有打定主意的老翁停住脚步了，隨後他說道：

——因為我很匆促。我有一個要緊的約會。

馬林先生彷彿很憂愁似的。

——但是您定會遇到障礙。能殼請教您到那一區去嗎？

那神甫露出了矜持的樣子，隨後才說：

——我到王宮街附近的地方。

——既然是這樣的情形，我可以和您來共我這柄傘，長老先生，倘若您答應這個

辦法。至於我，我到參政院去。我是參政官。

這個老教士抬起頭來，並且瞧着這一個，隨後高聲說：

——謝謝您，先生，我很願意。

於是馬林先生挽着他的胳膊。摻着他同走了。他指導他，防護他，勸告他：

——當心這個水瀉罷，長老先生。尤其要格外注意那些車輪；有時那東西濺的您從頭到腳都是泥漿。那些過路的人的傘也要留意。世上再沒有比傘骨更要危險的了，對於我們的眼睛。尤其那些女人真叫人不敢當；她們一點也不留心，並且永遠拿她們的日傘或者雨傘的骨子給您對面撞來。尤其她們從沒有對於誰而拿自己檢點一下。我們可以說是這個城市是屬於她們的。無論街面和人行道，她們都能統轄。從我個人的意見看起來，我覺得她們的教育，以前是很疎忽的。

馬林先生說完這段話便笑起來了。

那神甫並不回答。他走着，身軀向前略俛，仔細挑選那些置足的地點，使他的道袍和鞋子都不沾一點泥漿。

馬林先生接着又說：

——您到巴黎來一定是散散心的。

那老翁回答道：

——不是，我有一件事。

——哦！這是一件重要的事嗎？我能設請教您是甚麼問題嗎？倘若我能設有益於

您，我唯命是聽。

那神甫彷彿有點狼狽了。他吞吞吐吐地說：

——唉！這是一件個人的私事。一件和……和我的主教發生的小困難。這件事於您是沒有興味的。這是一件……一件宗教行政的……的……：內部調動的事
情。

馬林先生可發急了：

——但是，這正是歸參政院決定的那些事。既然如此，您支使我罷。

——是的，先生，我也是到參政院去的。您真是萬分的好意。我要去會勸來貝爾

先生和沙奉先生，並且也許還要會白底保先生。

馬林先生陡然停住了脚步。

——但是這都是我的朋友，長老先生，我的幾個至友，幾個最好的同寅，幾個可愛的人。我就向這三位通體給您介紹，並且，結實地介紹。算在我身上罷。

那神甫向他道了謝，吞吞吐吐說了無數道歉的話，無數感恩的話。

馬林先生眉飛色舞了：

——唉！您不妨以遇着一個可以驕人的運氣自負，長老先生。您就會看見，因為我的作用，您就會看見您的事件，可以像一個輪盤一般地活動了。

他們到了參政院了。馬林先生引了這神甫到自己的辦公室裏，端了一張椅子，請他坐在火爐的前面，隨後自己才坐到桌子跟前，於是便動手寫起來：

『親愛的同寅，請足下許我以最懇摯的意思，向足下介紹一位最莊嚴最名貴的宗教家，長老……』

他停筆不寫了，於是問道：

——尊姓呢？請教。

——山杜爾長老。

他繼續動手寫道：

『長老山杜爾先生，此君有小事靜待面陳，特來奉謁。』

『我幸得此便，向足下……』

末了他便加上幾句通用的套語，結束了這封信。

他寫完了這三信封的時節，便一齊交給他的被保護人，這一個在說了無數的辯白的話以後便去了。

馬林先生辦完了他的公事，便回家去了，安寧地過了這一天的光陰，和平地睡覺，第二天愉快地起了床，末了叫人拿了報紙來看。

他所打開來的第一份，是一種急進派的報，他讀着：

『我們的宗教界的份子和我們的官吏們。』

『宗教界的份子的壞事，我們永不會記載完畢。有一個姓山杜爾的教士，曾因謀叛現今的政府經人證明，又因犯了我們不願記載的種種不名譽的行爲經人告發，此外復因資格發生問題，且因許多不肯自承的原故經主教免職，現在正奉令調至巴黎聽候查問；誰知山杜爾竟得一個姓馬林的參政官，做他的熱心辯護者。這辯護者公然敢於向共和國的一切官吏——他的同事們——替這個穿道袍的惡人寫了種種很有分量的介紹信。

『我們現在拿這個參政官的不堪品評的態度，指點出來，深望內閣注意……』
馬林先生一下跳了起來，連忙着好衣裳跑到他的同事白底保先生家裏，這一個向他說：

「唉，這件事，拿這個老叛徒介紹給我，您真是發狂了。」

於是馬林先生惶惑起來了，口吃地說：

「到底不然……請您想想罷……我上當了……他很像有那種正派人的神

氣……他騙了我了……他卑劣地騙了我了。我央求您，請您從嚴，格外從嚴辦他一下。

『我就要寫信。譬如要辦他，應當寫信給誰呢，請您告訴我罷。我要去找總檢察官和巴黎的總主教，對呀，總主教……』

於是匆匆地坐在白底保先生的書桌跟前，他寫着：

『總主教，閣下。敬啓者，僕近爲某長老山杜爾之陰謀及謊語所欺，致受其害，特此奉聞……』

隨後，他在簽了名和封了信的時節，便回頭瞧着他的同寅高聲說道：

——您看見嗎，好朋友，這回事，對於您應當是一種好教訓，請您永不要介紹誰。

十七年十二月十日在吳淞重譯——譯者。

(註一) 法國參議院 Conseil d'Etat 的職掌，和民國舊制的平政院相類，院設

參政官 *Conseiller d'Etat* 數十人。

波宜發司老爹式的命案



一天，郵差波宜發司從那郵務局出來的時節，已經知道了他這一天的路程，比往常要短一點，因此很覺喜歡。他本來擔任分送菲兒鎮附近一帶鄉村的郵件，每晚回家，兩腿總很困倦，有時他走過四十公里以上的路程。

這天分配信件的事，一定可以容易結束；並且他還能夠在路上逍遙一下，到午後三點鐘便可以回家了。這是一件怎樣好的運氣！

他從塞恩馬大路出鎮，便着手工作。這時候剛好是六月，草綠花香，正是平原的好氣象。

這個身穿藍色的布大褂而頭戴黑質紅章的制帽的漢子，從一些小路，穿過了一些菜子田和麥田，這些已將待穫的青苗，正有他肩膀一般高矮，所以像拿他身體埋掩了

似的；於是他那個在那些穗上露出的腦袋，彷彿在那恬靜淺綠時被和風吹拂而微波蕩漾的海面浮着。

他從那帶豎在那兩行楓樹所蔭的斜坡中的木柵欄，走到許多農莊裏，一面帶着這莊家人的姓名喊道：『早安，時哥特老班』一面將他的小諾爾曼報給他。那莊家人在褲臀上擦了手，接了報向袋裏一插，預備在午飯後慢慢地讀。那隻關在蘋果樹下籠中的狗，拉着鐵鍊狂叫；這個步行而掉頭不顧的郵差，踏着「開正步」的姿勢走了；左手攔在信袋上面，右手撐着那枝和他一般繼續而迅速地走動的棍子。

他在塞恩馬村裏分送了許多印刷品和信札，然後穿過田中向大路而走，預備向那位住在離村里把路以外的四面凌空小房屋裏的收稅官交付一些郵件。

這是一位新來的收稅官，姓沙拔笛，上星期才來，並且新婚不久。

他定了一份巴黎的報紙，有時波宜發司在時間寬裕的當口，在未經拿牠交付收報人之前，偶爾也先拿着看看。

所以這天他打開那信袋，拿着這份報，從封套裡抽了出來，一面走着一面展開讀着。第一頁的新聞，不能引起他的興味，政治對於他是很冷淡的；他時常跑到財政新聞，但是那瑣聞最合他的口味。

這天的瑣聞欄，載得十分豐富。他看見一段談森林警棚的命案，不禁眉飛色舞，於是在一塊草地上坐下，預備仔細再讀。這事的詳情是可怕的。一個樵夫，早上在一個森林警棚前經過，瞧見了那門口有一點和鼻血相類的血痕。他以爲這森林警察在夜間宰了一隻兔子；但是近前一看，那張門是半開半掩的，門上的鎖也被折斷。

於是這樵夫不免恐慌，便跑到那村裏去尋村長，那村長便邀着那田野警察和那小學校教師保護着同走；末了這四個人一同回來。他們發現這森林警察倒在火爐面前，喉管已經被人割斷，他的妻子被人扼死丟在牀的底下，他們那個六歲上下的小女孩，夾在兩層臥褥中間被人悶死。

波宜發司想起這件慘狀如在目前的命案，不禁大受驚慌，以致他那兩隻腿子都軟

化了，並且高聲說道：

——有鬼，世上竟有一些這樣兇惡的人！

末了，他仍然將那報紙插在紙套裏，便重行上路，他腦中裝滿着那命案的幻象。一會兒他已經到了沙拔笛先生的住宅前面；他推開了那小園的柵欄，便走到了門前。這是一所矮的營造物，祇有一層平房，和房頂上的一間屋閣。牠和最近鄰居相距，至少也有半公里地。

這郵差走上那門前的兩步石級，抓着那門上的挽手球，用手拿門一推，於是證明了牠還是關着的。隨後他瞧見那些窗子上的百葉門還沒有開，便知道這一天還沒有一人出外。

一陣恐慌的心理將他嚇住了，因為沙拔笛先生自從到這裏以來，向來起的很早。波宜發司拿出表來一看。那時還祇得早上七點十分，所以他竟是早來了點把點；然而無論如何沙拔笛先生應該起床了。

於是他帶着預防之心，如同遇見甚麼危險一般，在這住宅的四圍兜了一個圈子。

但是除了在那總種蛇床子的地上看見許多男子脚印以外，甚麼可疑的形跡也沒有。

但是忽然一下，他走某一個窗子的外面經過去，便因納悶而神經麻痺，於是站着不動了。因為有人在這住宅裏呻吟。

他便跨過一塊草地，向着那窗子而走，於是拿耳朵靠住那窗子的百葉門，使自己能够聽的格外清楚，這樣一來已經明白的確有人在那屋子裏呻吟了。他清清楚楚聽見有一陣痛苦的長嘆，一種喘氣的聲音，一種相撲的响動。那呻吟來的更利害了，更繁複了，更沈重了，末了簡直化爲一種呼號。

於是波宜發司知道目前的確有一件命案，在這收稅官家裏發生，便洒開大步穿過了這小園，向那田原裏從斜刺裏飛跑，他跑的連呼吸都幾乎斷絕了，那隻在他腰上打擊的信袋子，不住地搖動。一會兒他到了那鄉下警局的門前，完全困乏了，喘過不住了，失去知覺了。

那巡長馬樂杜正用着一支鏈子和一個鎚子，在那裏修整一張折斷了的椅子。警士羅杞野用兩腿夾住這件壞了的木器，拿着一枚釘子在斷縫上放着；那巡長咬着髭鬚，輪着那雙滾圓而注意的眼球，一下一下舉起那鎚子向他伙伴的指頭中的釘子敲着。

這郵差一經看見他們便高聲喊道：

——快來，有人正殺着那位收稅官，快快！

這兩個便停止了他們的工作，並且各自抬起了各人的腦袋，抬起了這些被嚇人嚇昏了的腦袋。

波宜發司發見他的因驚駭而幾乎忘記應當趕緊行使的職務，便再說：

——快呀！快呀！那些強盜都在那所房子裏頭，我聽見一些呼號，現在剛好是時候，不宜再遲。

那巡長把手中鎚子放在地下問道：

——誰拿這件事情的消息告訴您？

這郵差接着說：

——那時我正往那裏送兩封信和一件報紙，發見了那張門還沒有開，和那位收稅還沒有起床。我爲着攷查情形，便繞着那房子走了一轉，隨後聽見了有人呻吟，如同有人被人扼住嗓子，或者被人割傷嗓子似的，於是我只得儘力跑開來找你們。現在剛好是時候，不宜再遲。

那巡長站起再問：

——您沒有找誰去救人嗎？

這個張惶失措的郵差回答道：

——我那時恐怕人數不夠。

於是那巡長才相信了，他說：

——您給我一點兒着衣的時候罷，我卽刻就跟您走。

他說完便向屋子裏面子，那警士搬着那樣椅子跟了進去。

立刻他們便重新出來，於是三人一同動身，挺着胸脯向那發生命案地點前進。

將近到那房子的跟前，他們因為預防起見，便緩住他們的步兒，那巡長並且取出他的手鎗，然後他們才慢慢地跨進了那個小園，朝着牆根而走。沒有一點甚麼新的痕跡，可以證明那些兇手已經逃走。那張門和那些窗子都依舊是關得好好兒的。

——我們擒得着他們了。那巡長輕輕說：

這個老年的波宜發司忍不住了，叫他走過那一邊，指着那百葉窗向他說：

——在那裏。

於是那巡長獨自前進，拿耳朵貼住那窗板。那兩人一切都已預備，四隻眼睛都瞧住他。

他專心聽着，好一會兒沒有動彈。因為要使得腦袋便於靠着百葉窗，他便摘了他那頂三角形的制帽，用右手拿着。

他聽見甚麼呢？他那副甯靜的面目甚麼也不洩漏，但是忽然之間，他的鬚鬚翹起

來了，兩腮微撮，狠像正在暗笑的樣子，末了他便大步跨過了那塊草地，朝着那兩個呆呆地向他出神的人跟前走過來。

隨後他顛着脚尖走了，並且做了個手勢，叫他們跟着他向外走；到了門前便命令波宜發司拿報紙和信件都塞在門縫下面。

這郵差不免發呆，然而却一言不發地照着辦。

那巡長說：『現在我們走罷』。

但是一經他們剛好穿過了那柵欄，他笑迷迷地睜着一雙晶亮的眼睛，瞅着這郵差說：

——您真是一個聰明人，您？

這年老的郵差問：

——爲着甚麼？我曾經聽見，我向您發誓說我曾經聽見。

但是那巡長不能再矜持了，於是放聲大笑。他笑得和一個人不能呼吸一樣了，他

拿兩手揪住肚子，身子彎成兩段，兩眼滿含眼淚，鼻子縮成一種難看的樣子。那兩個人，祇好瞧着他。

因為他既不能說話也不能止住笑聲，更不能使旁人懂得他心裏的事，於是他祇得做一種手勢，一種很村俗的手勢。

然而大家却依然不懂，他祇得接着做了好幾次，一面用腦袋指着那所門窗全閉的房子。

那警士却忽然醒悟了，立時表現無限的快樂，不禁也彎腰大笑。

這年老的郵差，祇得站在兩個彎腰曲背的人中間發呆。

末了，那巡長却甯靜了，向着波宜發司的肚子上，帶笑地打了一下，他說：

——哦！缺德，真缺德，我永遠記得這件「波宜發司老爹式」的命案！

這郵差睜着兩隻大眼，重新再說：

——我向您發誓說我會經聽見。

那巡長又笑了。

那警士倒在草地上任情放聲大笑。他說：

——哦！你確會聽見了。那末你的老婆，你對她也是這樣地行兇嗎，老缺德？

——我的老婆嗎？

於是他想了好一會兒，然後又說；

——我的老婆……是的，我打她的時候，她也喊叫，……但是喊叫是喊叫，甚麼，難道沙拔笛先生打他的老婆嗎。

於是那巡長在這種狂喜之中，抓住他的肩膀，和搬泥人兒一樣，將他帶了過來，並且在他的耳邊，說了幾句使他發現驚駭樣子的話。

這年老的郵差想了一會，輕輕地說：

——不是……簡直不是這樣……簡直不是這樣……簡直不是這樣……她甚麼也不說，我的老婆……我幾乎永不相信……會有這件事……旁人竟會斷定

這是一個受犧牲的……

於是他不免慚愧，不免自笑糊塗，便穿過田原向着大路走去了。至於那巡長和那警士依然笑着，遠遠地向他喊出一些營盤裏流行的惡謔，瞧着他那黑的制帽，在那恬靜無波的麥海中一步一步走遠了。

十七年十一月四日在吳淞重譯——譯者。

拔蒂士特夫人



走進了魯板城車站的待車室裏的時節，第一件事就是看鐘。於是我知道要趁那列開往巴黎的火車，應當等候兩點十分鐘光景。

我忽然覺得疲倦了，如同走了三四十里似的；隨後，我和要在牆壁去發見一個消磨光陰的方法一般，向四週仔細瞧着；末了，我依然又出來了，於是在這車站的門前站着不動，這時我的頭腦，被那種想尋事做的慾望所支配了。

那條街，那條栽着一些不甚暢茂的橡樹而類似廣衢的街，夾在兩行不整齊不調和的小城市式的房屋當中，直達一座小山的坡上；而在很遠的盡頭地方，我們望見一些樹木，彷彿一所風景園堵住了這條街一樣。

偶然，一隻穿過街面的貓，用一種微妙的姿勢，跳過那水溝。一隻聞嗅樹根的急性哈巴狗，尋覓一些廚房的剩餘。若是說到行路的人，竟看不見一個。

一陣莫名其妙的掃興，將我籠罩住了。怎樣辦呢？怎樣辦呢？當我瞧見一隊送葬者從那橫街轉灣而折入我所站着的這條街上的時節，我已經想像那種在鐵路邊的小加非館裏，對着一盃不可入口的皮酒和一份不可入目的地方日報所發生的了無止境和難於避免的集會了。

這柩車的影子，爲我竟是一種寬心的事，就是至少可以混過十分鐘。

但是忽然，我的注意又另外加上了一層了。這死者祇有八個紳士送葬，其中有一個哭着，其餘的，却很友誼地談着。沒有一個教士陪着走。我想道：『這是一場非宗教的葬儀』；隨後我又想起像魯板這樣一個城市，至少也有百來個可負一種表彰責任的自由思想者。然則怎樣呢？這隊送葬者的行程迅速，已經明白地告訴我們，說他們不用儀式葬這個亡人，於是，結果，就是不用宗教。

我那無所事事的好奇心，鑽入一些極複雜的設想裏了；但是，因為那柩車走我跟前經過，一種怪理想到了我心上：就是隨着那八個紳士同行，至少我可以有一點鐘的事好做了，於是便裝出一種悽惻的樣子，跟在他們的背後走。

那兩個在頂末了走的人。驚訝地轉過身來瞧我一下。他們一定是互相探聽我是否本城的人，隨後，他們又去請教在他們前面的那兩個，那兩個也來端詳我。這陣檢查式的注意使我受了拘束了，末了爲着免除這一層，我便走近我前面的那幾位跟前了。在致過了敬禮之後，我說：『我很望您各位原諒，先生們，倘若我打斷了各位的談話。但是，我在看見了一隊非宗教式的葬儀的時節，我便不待認識各位所送的這位已死的先生，便急於來追隨了。』這幾個紳士中有一個說：『死者是一個女的。』於是，我便驚訝了，末了我問：『然而這的確是一場非宗教式的葬儀，對嗎？』

那另外一個紳士，這自然是熱心指導我的，接着便來回答：『可以說是的，也可以說不是的。教士不許我們從那教堂裏出殯。』這一回，我很快地說了一個驚訝的

『哦！』我簡直一點也不懂了。

我那位多情的同行者低聲告訴我：『唉！這簡直是一段歷史。這位青年婦人是自殺的，而這也就是我們不能用宗教儀式給她送葬的原故。那個在頂頭走的哭着的人，就是他的丈夫。』

於是，我遲疑地說：『您使我驚訝，也使我發生興趣，先生。倘若要求您告訴我這段歷史，能就算是洩漏祕密嗎？倘若我煩擾了您，那末請您當作我甚麼也沒有說過罷。』

這個紳士懇摯地抓着我的胳膊說：『但是絕對沒有這一說，留神點，我們略略留在後面一點兒罷，我可以告訴您這件事，那是很可悲的，在未到公墓以前，——我們望見牠那些高高在上的樹木，——我們很有充足的時間說話；因為那山坡是很陡的。』

他開始敘述：『請您想想，這位青年婦人哈木夫人，是本城富商馮大內爾先生

的女兒。她在幼時，十一歲時，遇見一次可怕的險事：一個僕人強姦了她。她被這罪惡昭彰的棍徒所殘廢，幾乎因此喪身。一件可怕的訴訟成立了，於是證明了這個可憐的受難者，自從那三個月以來，久已做了那個獸性者的恥辱行爲的犧牲品了。那漢子被法庭判了無期徒刑。

『這個小女孩子長大了，因爲恥辱被人注意，以致竟無伴侶而和大衆隔離了，那些尊長，自以爲嘴唇觸到她的額頭便受污點，所以也不過略略和她擁抱』。

『在這城裏，她已經成了一種魔鬼，一種怪物，大衆低聲說：「您知道，那個姓馮大內爾的女孩子。」在街上，當她經過的時節，大衆都躲避她。他們就是要找一個女僕領她散步，也竟沒有方法，傍人家裏的女僕，都極力不肯接近，彷彿一種由這女孩子傳播的瘟疫，牠對於一切接近她的人，都能發生蔓延作用似的。

『看到這女孩子走到那個在午後專供孩子們頑耍的空地裏的情形，真是可憐。她那時是完全孤單的，靠住她的保姆站着，露出一種發愁的樣子，瞧着那些行樂的孩子

們。有時，她熬不住一陣與人若樂的衝動力量，便帶着一些疑懼的動作，羞答答地走上前去，於是如同有目慚形穢之明似地，用遮遮掩掩的脚步兒捱入一個人堆兒裏了。立刻，那些做母親的，做姑母或姨母的，做保母的，都從各方面的長檯上跑過去，抓着那些被她們保護的女孩兒，使勁地牽着走開了。這個馮大內爾的女孩子爲莫名其妙地蹲在隔離而惶惑的地位了；於是便傷心地流起眼淚來。隨後她跑到她的保母身邊，拿臉兒伏在她的圍裙裏號啕痛哭。

『她長大了；那就更壞了。那些青年女子如同躲避一個染了鼠疫的女子一般，和她相避。請您想想罷，這位青年，一點甚麼也不能學了，一點甚麼也不能；她不能入學校了；她幾乎在未曾識字的年齡，已經墜入那種使世上爲人母者擔憂的成婚之夕的傷心神祕境界裏了。』

『當她隨着保母在街上經過的時節，便以爲大衆在那種對於新來橫禍的永不終止的恐懼境界裏，用眼光監視她，當她獨自在街上經過的時節，她的眼光，永遠在那種

自知壓在身上的神祕恥辱之下低着，而其餘的那些青年女子們，那些被世人認爲天眞爛漫而並不那樣天眞的青年女子們，一面瞧着她一面互相耳語，倘若偶然之間，她抬頭望着她們，她們使用一種無心的樣子拿視綫移開了。

『這城裏的人，幾乎不向她致敬。祇有幾個男子向她脫帽。那些年長的婦人遇着她，祇裝沒有看見，幾个小流氓叫她做拔蒂士特夫人，這「拔蒂士特」就是那個強姦她敗壞她的男僕的姓。』

『誰也不知道她靈魂裏的祕密痛苦；因爲她既不發言，更不微笑，她的父母在她跟前，彷彿也感拘束，如同他們因爲這點不可補救的錯處，而永遠怨她似的。』

『一個有道德的人，對於一個被釋的囚犯向來是不甚願意給他握手的，卽令這被釋的囚犯是他的子孫，這話對嗎？馮大內爾先生兩夫婦待遇他們的女兒，正像他們待過一個出獄的兒子一樣。』

『她是漂亮的，臉色略帶灰白，身材高大，玲瓏，挺拔。倘若沒有這件公案，先

生，她一定格外能悅我。

『不料一年半以前，我們換了一位新的州長，這位州長帶着他那位機要秘書同來，這是一個異樣的少年，彷彿從前在拉丁區混過日子似的。』

『他看見了馮大內爾小姐，便對於她鍾情，有人拿全部的經過告訴他。他欣然回答道：「真是，這剛好是對於未來的一種保證。與其這類事發生於日後，我寧願牠發生於以前，同着這一個老婆，我睡的安安穩穩。」』

『他和她結交了許久，向她求婚，末了便娶了她了。他胆壯地在成婚之後，和她四處拜客，如同以前絕沒有甚麼事似的。有幾個人也給他們答拜，其餘的仍然固執成見。末了，旁人漸漸忘記了，並且她在交際場裏也有了位置了。』

『我們應當知道她之崇拜她的丈夫，竟同天神一樣。請您想想罷，他拿榮譽給還她，他拿她送歸到那平等的法律之下，他壓伏了那種成見，衝倒了那些侮辱，總而言之，完成了一種不大有人能完成的奮勇行爲。她對於他，所以有一種感激不盡而兼懷』

忌憚的熱愛。

『她懷了姙了，旁人知道了這件事的時節，那些最愛發脾氣的人物也關門歡迎他們，如同她因為這種做母親的資格，便確定地漂洗清潔了。這是奇怪的，但是這是如此……』

『甚麼都向好一些的處所進行，當我們到了地方紀念日的時節。那一天，這位州長由他們幕僚們和政界人物所扈從，在那音樂團體聯合競爭比賽會主席，他的機要祕書哈木先生開始向各團體分給獎章時，他正完畢了他的演說。

『您知道在這類事情的裏面，總有那些使人失去輕重的嫉妬心和競爭心。

『本城的上流社會的女賓，那一天都坐在會場的看台上。

『穆米龍村的音樂會長，在輪到他的當口走向前來。他的會裏祇得了一個二等獎章。本來他們不能盡拿一等的分給大眾，對嗎？

『這位機要祕書拿這獎章交給他的時節，這漢子竟當面扔還他，一面大聲喊道：

「你可以拿這個留給拔蒂士特罷，你這個獎章。你並且也欠他一個一等獎章，正和我是一樣的事。」

「那時有一堆的羣衆都開始笑了。羣衆不是慈祥的，也不是周到的，並且全場的視線，都轉過來射着這位可憐的女賓。」

「唉，先生，您偶然也看見過一個婦人變成狂人嗎？——沒有看見過。——唉！我們當時却目覩這種狀況！她在她的座位上，站起又坐下，坐下又站起，如是者接連一共三次，如同她想躲開而又悟到她不能從這羣圍住她的人羣裏走過去似的。」

「一道聲音，不知道從那一方面又在這會場裏喊道：『喂，拔蒂士特夫人』，於是一陣大的騷動，由於快樂作用也由於怨恨作用，立時發見了。」

「那簡直是一陣風浪，一陣喧嘩而凌亂的動作；萬頭攢動，秩序大亂。大衆重述着那句話；大衆顛起脚跟去看這個不幸的婦人的容顏；一些女的由她們的漢子抱了起來，使她們能殼去看；那些人問道：『那一個呢？那個穿藍衣的嗎？』那些頑童做出

雄鷄的啼聲；狂笑之聲四起。

『驚惶失措的她，如同被人陳列給大眾觀看一般，久已坐在自己的圍椅上絕不動彈。她的眼臉迅速地一張一闔起來，彷彿被一道極強的光灼了她的眼睛似的；而她的呼吸，又彷彿像登山的馬的呼吸似的。』

『看着這種樣子，真是傷心慘目呀。哈木先生已經抓住了那個蠢材的脖子，他兩人便在這陣可怕的騷動之中扭在地下相打。』

『這個紀念日的禮節，就因此中止了。』

『一個鐘頭以後，便是哈木先生兩夫婦起身回家的時節了，這位自從受辱以來始終未發一言而祇如同神經受着彈簧的伸縮以致滿身發抖的青年婦人，忽然在她丈夫措手不及的那一個剎那間，跨過了那橋上的欄杆，跳到那河裏去了。那橋下的水是很深的。他們費了兩個鐘頭的光陰才拿她撈起。她自然是死了的了。』

這位說故事者緘默了一會。隨後他才接着說：『這也許就是在她的地位所能找得

到的較好的辦法。世上本有許多不能洗刷的事。」

「您現在，總明白爲甚麼教士不肯叫旁人抬她到教堂裏的原由了。唉！倘若這葬儀是宗教的，滿城的人就都會來。但是您明白這種自殺是附加在那另外一段歷史上面的，他們的家族便自行限制這種儀式；並且在這裏，一副沒有教士跟隨的靈柩，很難有人送葬。」

我們進了那公墓的門了。於是我大受感動，靜候他們拿那靈柩下到金井裏，才走到那個號啕痛哭的可憐人之前，懇摯地給他握手。他從淚泉兒的裏面驚訝地瞧着我，隨後說道：『感謝，先生。』於是我對於這次跟着人送葬並不懊悔。

十七年十二月六日在吳淞重譯——譯者。

在 鄉 裏

寫給米爾博 A. Octavo Mirbeau——作者。

兩

所茅屋在一座山的山麓邊，並排立着，地點是在一個有溫泉浴池的小城市附近。那兩個鄉下人在這塊瘠土上狼苦地工作，去養活她們的那些小孩子。每一家各有四個。在這兩家隣居的門前，這羣孩子從早鬧到晚上。那兩個最大的都有六歲，而那兩個最小的，都祇有十五個月光景；本來兩家的成婚的時代和以後添了的日期，也是幾乎同時的。

兩家的做母親的，在那個人堆兒裏面，僅僅能勉強分別她們的子女；至於那兩個父親，却完全弄他們不清楚。這八個孩子的名字，在他們的頭腦裏面纏個不清，跳

個不住；並且每逢在應當喊某一個的時節，他們常常要喊遍其他三個的名字，才能輪列那個真的。

我們若是從洛爾埠的水碼頭對那兩所茅屋走去，其中的第一所就是姓杜瓦詩那一家所住的，他們有一女三男；另一所就是華蘭家，他們有一男三女。

這些人，都是困苦地靠着菜湯，山芋和清鮮空氣過活。每到在午前七時，正午和午后六時，這兩個主婦，便如同飼鵝者召集鵝羣一樣，各人拿各人的孩子召集攏來，給他們一點兒麵糊羹。這些孩子們，都按照年齡的大小，順序排在那張在漆好之後經過五十年使用的白木桌子跟前。那個最幼者的嘴巴，僅僅剛好和桌面一樣的高矮。在他們的跟前，擱下了一隻盆子，盆中滿盛着那種羹過山芋的開水，水裏滿浸着麵包，和半棵大白菜三個圓葱球；於是他們儘量地吃着。那母親却親自餵那個最幼者。星期日，略略有點兒肉湯，爲他們全體，竟是一種過節的日子；這一天，那父親在吃飯時遲到，口中却不住地說：『我每天都可以這樣。』

在一個八月裏的某天午后，一乘輕快的馬車在這兩所茅屋跟前陡然停住，並且那一個躬自執御的青年婦人，對一個坐在她身邊的紳士說：

——哦！看呀，亨利，這一堆孩子們！他們這樣地在塵土裏鬧着，不都是有意思的嗎？

這男子甚麼也不回答，對於這類在他是一種痛苦和一種近乎斥責的贊嘆，他已經是習慣了。

那青年婦人繼續說道：

——我應當去吻他們！哦！我真想要一個，這一個，這個小的。

於是，她從那車上跳下來，對着這些孩子們跑過去，在那兩個最幼者之中牽了一個，杜瓦詩的那一個，她吻過他那副不甚清潔的臉兒，吻過他那些膠着泥土的鬚髮，吻過他那雙因推開這般不快意的溫存而攪動的小手兒。

隨後，她又登車了，於是那車子便很快地走開了。但是在第二個星期裏，她又來

了，自己也坐在地下，抱着那小把戲，給他餵一些糕餅，拿一些糖果分給其他的孩子們；於是便像一個大女孩子一般，同他們在一處頑耍，至於她的丈夫，却心平氣靜地在車裏等候着。

以後，她又來了，並且和那小孩子的父母會了面，從此她天天口袋裏滿盛着食品
和銅元，在那門前出現了。

她叫做虞璧埃夫人。

有一天午前，她丈夫一到那裏，便和她一同走下車來，而她却並未在已經熟識了的孩子們跟前停住脚步，便走進這鄉下人的住宅裏了。

他們都在裏面，正劈着木柴預備羹湯，看見這兩口子，便都狼驚訝地立起來，並且拿椅子讓給他們，自己却等候着。於是這個青年婦人，用一種不自然而發抖的聲音說道：

——好漢子，我到這兒來找你們，因為我很想……我很想帶着你們的……你

們的那個小男孩子同我們去……

這兩個鄉下人懂不到這種來由，呆呆地沒有回答。

休息一下，於是接着又說：

——我們沒有孩子；我們是孤獨的，我和我的先生……我們可以留着他在我們家裏……你們願意嗎？

那鄉下女人開始懂得他們的意思了。她問道：

——您想從我們這裏帶着沙爾洛去嗎？哦，不行，說句實在話！

於是，虞璧埃先生加入討論：

——我的妻子沒有說的明白。我們想要撫養他做我們的兒子，但是他將來一樣和你們往來。倘若一切都能順遂，他將來就是我們的承襲財產者，倘若我們將來得着些孩子，他將來和他們一樣享受均分的利益。但是倘若他將來不應許我們的辦法，那末到他的成年時節，我們便給他兩萬佛郎，這個數目，可以直接用他的名義存在一個會

計師手裏。並且，因為有人給你們盤算過，可以每月送你們一百佛郎的常年收入，一直直到你們的天年告終為止。現在你們懂清楚了嗎？

那鄉下女人怒氣沖天地站了起來：

——您要我拿沙爾洛出賣嗎？哈！那可不行；這不是一件可以和一個做娘的商量的事，這句話！哈！到底不行！這一定是一件可厭的事。

那漢子却絕不作聲，他的神情是莊重的和在思慮中的；但是他却用一陣繼續不斷的點頭動作贊成他的女人。

慮壁埃夫人心下慚愧了，漸漸流淚，於是轉過身體對着她的先生，用一種飽含着嗚咽的聲音，一種有求未遂的孩子聲音，口吃地說道：

——他們不肯，亨利，他們不肯！

於是，他們又來做那最後的嘗試。

——但是，朋友們，請你們給你們的孩子的前途想想罷，給他的幸福，給……

那個憤不可遏的鄉下女人，切斷了這句話：

——這是看見了的事，這是聽見了的事，這是想過了的事……請你們出去罷，並且，我以後不在這裏和你們再見。帶這樣一個孩子去，是可以答應的事嗎！

隨後，虞壁埃夫人在出門時，想起本來有兩個狠年幼的，於是她含着眼淚，用一種絕不躊躇的執拗婦女的堅持態度問道：

——但是那另外一個年幼的，不是你們的嗎？

杜瓦詩回答道：

——不是的，那是隔壁人家的；倘若您願意，您不妨到那裏去。

他說完這幾句之後，便回到自己的房屋裏去了，其中，他妻子的發怒的聲音，還正鬧着。

華蘭爾夫婦，都坐在餐桌邊，從從容容咬着那些攔在他們兩夫婦之間的一個盤子裏而吝嗇地用刀尖措點兒白塔油的麵包。

虞璧埃先生又開始提議那些辦法了，但是用了許多的宛轉論調，許多的演說家式的小心，許多的圈套。

這兩個莊家人搖頭表示拒絕；但是他們聽到了每月可以得一百佛郎，却彼此互相瞧着，用那很閃灼的眼光互相商酌。

他們緘默了好一會，理慾交戰，遲疑不決。

——你說怎樣，漢子？

他用一種慎重的態度說道：

——我說這不是開頑笑的事。

於是這位因愁悶而發抖的虞璧埃夫人，給他們談起這小孩子的將來，他的幸福和他在日後可以給他們的錢。

那鄉下人問道：

——這筆一千二百佛郎的常年進款，將來能夠在會計師跟前簽字嗎？

虞璧埃先生回答道：

——那是一定的，從明天算起。

那個出神的莊家女人接着說：

——每月一百佛郎，要我們少了這個孩子，這數目是不夠的；幾年之後他已經就可以做工了；我們要一百二十佛郎。

虞璧埃夫人忍耐不住了，便立刻答應了他們；並且因為她要拿那孩子現在就帶過來，於是在她先生正寫着一份合同時，先送了一百佛郎給他們做禮物。不久，本村村長和一個鄰居都應召而來，證實了這項契約。

於是這位青年婦人興高彩烈了，她如同從一月店裏搬取一件玩具一樣，拿那啼哭的小孩子搬走了。

杜瓦詩兩口子站在自己的門前；看着那小子走了；大概他們頗因拒絕而生後悔，所以這時都是緘默的和冷眼的。

以後，沒有人聽見那個談起這個華蘭家的小約翰了。他的父母，每個月到會計師事務所領取一百二十佛郎；並且和他們的鄰居發生了意見，因為杜瓦詩的女人，用不堪的話罵過他們，沿街挨戶去宣傳，說一個人非變了本性決不肯賣掉自己的孩子，說這是一件不名譽的事，一件穢史，一件墮落的行爲。

有時她傲然抱着她的那個沙爾洛，如同沙爾洛懂得說話一般，向他高聲喊着：

——我沒有賣掉你，我，我沒有賣掉你，小子。我不拿我的孩子們出賣，我。我是沒有錢的，但是不拿我的孩子們出賣。

隨後，在許多年又許多年的期間裏，每天總是一樣；每天一些使人難堪的隱語，在門外用大聲宣傳，使得隔壁的那個人家可以聽見。這個杜瓦詩婆娘，末了自以爲高出本地的一切人物，因為她沒有賣掉沙耳洛。而那些議論她的人總說：

——我很知道這是心甘情願的，這却無甚出入，她的品行，却是一個賢母。

有人傳述她的事情，末了沙爾洛已經有十八歲了，他是一逕在那種被旁人鎮日對

他所述的思想裏撫育成人的，自以爲比他的朋友們都高尚一些，因爲他父母從前沒有賣掉他。

華蘭那一家人，因爲那項常年收入的好處，竟可以舒服地勤儉度日。那一家依然艱苦的杜瓦詩的不可取償的憤怒，就是從這一點而來。

他們的長子入伍去了。第二個死了；沙爾洛單獨地陪着他那年邁的父親做苦工，去養活那個娘和兩個妹妹。

他又到了二十一歲的年頭兒了，有天早上，一乘漂亮的車子停在這兩所茅屋的跟前。一個身上掛着一條金表鍊的少年紳士，走下車來，攙着一位白頭髮的老太太。她向他說：

——就是那兒，孩子，第二家門裏。

於是他和回到他的家裏去一般，走進了華蘭的那個茅屋裏。

那個年邁的娘，正洗着她的衣服；那父親已經是衰弱的了，正在灶邊打盹。他一

進去，這兩口子都抬起來，於是這少年說道：

——早安，爸爸；早安，媽媽。

他們都受了驚詫而立起來了。那鄉下老婆子因為慌張，竟任憑她的肥皂掉在洗衣盆裏，並且口吃着說道：

——就是你嗎，我的孩子？就是你，我的孩子？

他抱着她吻着，一面不住地說道：『早安，媽媽。』至於那個老頭兒，抖抖擻擻地用他那種永沒失去的寧靜態度說道：『你現在回來了嗎，約翰？』儼然他是在一個月內外看見他似的。

末了，當他們彼此認清楚了之後，那兩老立刻便要他兒子到本村各處走動，給他做個面子。他們同他到了本村的村長家裏，司務長家裏，神甫家裏，小學教師家裏。

沙爾洛立在他的茅屋門前看着他經過。

這日傍晚吃夜飯的時節，他向他的老父母說道：

——從前你們任憑他們帶着華蘭家裏的小子走，真是糊塗。

他的娘執拗地回答道：

——我沒有肯拿我們的兒子賣掉。

那父親却甚麼也沒有說。沙爾洛接着說道：

——像這樣被人犧牲，不是倒運嗎？

於是那父親用那種生氣的神情說道：

——你總不會因為留了你在這裏，今日反來責備我們。

這少年人粗魯地說道：

——誰說，我現在責備你們，說你們是胡鬧。有了像你們這樣的父母，便叫子女們倒運。我真應當和你們脫離。

那心慈的老婆子對着她的湯盆流淚了。她喝着那點兒剩下來的湯，一面嘆着氣說

道：

——你們說到撫養孩子們，然則是要殺嗎！

那少年這時強硬地說道：

——與其過我這樣的日子，情願不生在世界上。剛才我看見那一個的時節，我的血在身上亂流。我對自己說過：『這就是我現在一定過得着的日子。』

他立起來了。

——想想罷，我覺得不蹲在這裏，一定好一些，因為我會拿這件事，从早到晚責備你們，於是我會給你們造成一種苦的生活。這件事，你們看得見嗎，我永不會原諒你們！

這兩老氣的流淚了，不做聲了。

沙爾洛接着又說道：

——不好，這個辦法太狠心了。我情願到別處謀生。

他拿門打開。一陣人聲從外面傳進來。華蘭那一家人正和那個新回家的孩子大開

筵宴。

於是他蹣腳了，轉身對他的父母高聲說：

——蠢材，不用說了！

於是他便在黑暗境界裏走去了。

十七年十二月三日在吳淞譯完——譯者。

那孩子



穆涅帶着一個兒子，在饑居的境界裏過活。以前他用一種熱而柔的愛情，絕無違背地在他們的整個共同生活中，發痴一般愛着他的妻子。這是一個和藹的人，一個正經的人，心地簡單，很簡單，性情懇摯，絕無城府。

他在鍾情於一個窮的鄰居女子之後，便向她求婚，末了竟娶了過來。他本經營一種頗稱興旺的匹頭買賣，賺的錢實在多，自然早知道決不會被這個青年女子所拒絕。

她呢，也很能使他成爲舒服的人。那時，他在世界上祇看見她，祇思念她，用低首下心的崇拜者的眼光不住的向她注視。每逢吃飯的時節，因爲他絕不肯拿自己的眼光離開那個親愛的臉蛋兒，以至於鬧出了許多笨手笨脚的怪舉動，他向菜碟裏給自己斟酒，向鹽池裏斟水，隨後便像一個孩子般笑將起來，一面說道：

——我太愛你了，你看見嗎；這樣一來，就叫我鬧了一大堆笑話了。

她用一種寧靜而忍耐的神情微笑着；隨後如同被她丈夫的傾倒態度所拘束似地，拿眼光避開，並且想些法子使他說話，使他無論談些甚麼；但是他伸手超過桌子上面去握她的手，於是抓着不放，一面喃喃地說道：

——我的小約翰妮，我的親愛的小約翰妮。

結果她忍耐不住了，便說道：

——趕快別這樣，放安詳點罷；吃罷，並且也讓我吃罷。

他嘆了一口氣，於是揪了一小塊麵包，以後便拿起來慢慢地嚼着。

結婚後經過五年，他們沒有得過兒子。隨後她忽然懷了姙了。這真是一種使人狂喜的幸福。在他懷姙的期間裏，他絕沒有離開她的左右；以致他的女僕，一個從前撫育他的而能在家裏高聲發言的女僕，有時竟推他出外，並且關着房門強迫他去呼吸一

點新鮮空氣。

他和一個在童年便和他妻子相識而身任州政府副科長之職的少年，往來很密。這少年叫做杜來采爾先生，他每星期到勒穆涅先生家裏吃三次晚飯，帶些花送給主婦，有時還包廂請他們看戲；並且，在飯後用糖果時，這位受了感動的和藹勒穆涅，時常旋着身軀向他妻子高聲說道：

——有一個伴侶像你，又有一個朋友像他，在世上真是有福氣。

她在坐蓐時去世了。他幾乎也因此送命。但是瞧見了那個嬰兒，却使他鼓起了勇氣：一個活潑動彈的小生命啼着。

他用一種熱烈而傷心的慈愛愛他，這種病態的慈愛之中，保留着那個亡婦的回憶使自己對於她的崇拜依然不死。這就是他妻子的一塊肉，她那點繼續存在的生命，如同她的一點兒精華似的。他，那個孩子，就是她那墜在一個傍的肉體裏的生命；她是爲他的而死的。——於是這個爲人父者帶着激動的態度吻着這孩子。——但是也可以說他殺了她，這孩子，他奪了偷了那個被崇拜的生活，他是賴着那生命而得營養的，

他飲過了她生命的利益呀。——於是勒穆涅先生拿他的兒子攔在搖籃裏，並且坐在近邊去端詳他。他坐了好多時候又好多時候，一面瞧着他，一面想起無數的或喜或悲的事。末了，因為這小子睡着了，他俯着身軀再去端詳，於是又伏在那襁褓上面而哭。

＊

＊

＊

那孩子長大了。那父親竟一會兒也不能離開他；他繞着他徘徊，帶他散步，親自給他穿衣，給他洗濯，使他飲食。他的朋友杜來朵爾先生，彷彿也疼愛這小子，並且用着那些居於父母地位者所具的狂熱的溫存，用狠出勁的姿勢撲着他。

他抱着他從懷裏舉起來，抱着他跨在一隻腿上用長久的時間抖着，末了，忽然拿他在膝頭上臥倒，掀開他的衣裳，去吻他那雙精圓粉嫩的小腿。勒穆涅先生看視這種樣子很覺得意，低聲說道：

——他不是好頑的嗎！他不是好頑的嗎！

於是杜來朵爾先生便拿他抱在懷中，伸起他的髭鬚去搔他的項頸。

僅僅祇有塞來司德，那個老的女工，彷彿對於這孩子不表示一點溫存。常常因為他的輕妄的舉動生氣，並且彷彿被這兩個漢子的縱容所激動似的。她高聲說道：

——能設用這樣的方法撫養一個孩子嗎！因為這些事情，您會叫他變成一個頑皮的猴子。

許多年的光陰過了，這個小約翰已經有了九歲。因為他們過於壹心溺愛，以致他僅僅祇認得幾個字兒。他的性情執拗，他的脾氣囂張。他父親從來聽其所為，滿口承應。而杜來朶爾先生不住地購買那些被這孩子所貪得玩物送了過來，並且他拿饅餅和糖果做他的營養品。

塞來司德因此大發脾氣了，她高聲說道：

——這是一件丟人的事，先生，一件丟人的事。您給他這孩子製造惡運，他的惡運，您聽見嗎。這種弄法真應當結束才好，是呀，是呀，真要結束，我給您說，我通知您要趕快結束。

勒穆涅先生帶着微笑回答道：

——你要怎樣，塞來司德？我太疼愛他，我不知道拒絕他；你對於這件事的意見是很對的。

約翰的體氣是虛弱的，並且略帶病象。醫生說他是貧血症，叫他服那種含鐵質的藥品，半熟的牛肉和富於脂肪的羹湯。

然而這孩子祇愛餅乾，拒絕其餘的食物；於是這個失望的父親，使用那些用乳酪或可可製的餅乾塞給他。

有一天傍晚時，他們正對坐着晚餐，塞來司德穩重地端着羹池過來，並且她臉上露出那種向所未有的嚴厲的神氣。她匆匆地拿羹池的蓋子揭開，拿羹勺攔在池裡，於是高聲說道：

——這是一份我從來還沒有給您辦過的肉湯，這一回非叫這孩子吃一些不可。

勒穆涅先生慌張起來，祇好低着腦袋。他知道這件事的趨向不好。

塞來司德拿起他東家的湯盆，親手給他盛滿，然後攔在他跟前。

他立刻嘗着那湯，便說道：

——果然，這份湯很好。

於是這女僕又拿起這孩子的湯盆，給他舀了一滿勺的湯倒在盆裏。隨後，她退後兩步等着。

約翰嗅了一下，便拿湯盆推開，並且說了表示厭惡的「不」。塞來司德氣的臉色發白了，連忙走近前去，拿着他的調羹盛滿使勁放在這孩子的半開未閉的口中。

他肯不肯吞下，咳嗽了，打噎了，吐出些唾沫了，並且拿着自己的玻璃杯，狂叫一聲對着這女僕扔過去。這杯子正打在她的肚子上，於是瀆激了的她，拿這孩子的頭撞住，開始一下一下給他來灌湯。他一下一下拿湯吐掉了，雙腳躁個不住，身體扭個不住，以致呼吸轉不過來，雙手向空間撐支，臉色紅的像快要因閉息而死似的。

他父親，始而因大受驚訝，所以絕不動作。隨後，忽然憤氣填膺似地奔過去，扼住他女僕的項頸，拿她推到牆邊。他口吃地說道：

——外面去！……外面去！……外面去！……蠢材！

但是她，她拿身體一動便把他推開，並且她的頭髮散了，軟帽掉在背上了，她輪起那雙熱烈的眼睛喊着。

——您拿我當誰看待呢，在這個時候？因為我拿肉湯喂給這個將要因您那些溺愛行爲而送命的孩子吃，您便要打我嗎！

他滿身從頭到腳都發抖了，重重疊疊地說道：

——外面去！……走！……走！……走，蠢材！……

於是她也氣的發狂了走到他跟前，輪起眼睛瞧着他，用發抖的聲音說道：

——喔！……您以爲……您以爲您可以這樣對待我嗎？……喔！那可不行……並且是爲着那個，爲着那個……爲着這個並不屬於您的胡塗小子……並不屬於您！……

並不屬於您！……並不屬於您！……並不屬於您！……誰都知道這件事，自然！您是例外……請您問問那雜貨店老板罷，問問那肉店的老板罷，問問那麵包店的老板罷，問問大眾罷，……

她因憤怒而喉管收縮了，口吃地說了這樣一大篇，隨後，她便不作聲了，祇瞧着他出神。

他絕不動彈，臉色氣成灰白的，雙手大抖起來。幾秒鐘後，他用一種被那可怕的感慨所搖動而發抖的低弱的聲音說道：

——你說？……你說？……你說甚麼？

她被他的臉色所駭而緘默了。他又走上一歩重疊地說道：

——你說？……你說甚麼？

於是她用寧靜的聲音回答道：

——我說我所知道的事，自然！大眾所知道的事。

他舉起兩手胳膊，像一隻怒獸一般向她猛撲過去，預備拿她掀翻。但是她雖然年邁：却依然是強健而敏捷的，她從他的胳膊當中溜了出來，繞着那餐桌奔跑，隨後她忽然變成怒不可遏的，用着尖銳的聲音喊着：

——您瞧他罷，您瞧他罷，倘若看不出那就是杜來朵爾先生的小影，您就真是傻子了：瞧他的鼻子和眼睛罷，您有那樣的眼睛嗎？鼻子嗎？頭髮嗎？她有又這些樣的東西嗎？她，他的娘。我告訴您，大眾知道這件事，大眾，除了您之外！這是本城的笑柄！瞧瞧他罷……

她走到門口，拿門打開，便出去了。

大受驚駭的約翰，對着他那隻湯盆，呆呆地蹲着不動。

一個鐘頭以後，她從容地走來窺探情形。那孩子在飽餐那些餅乾和糖果之餘，正拿着那柄百湯的調羹，舀着那瓶果子醬吃。

他的父親已經不見了。

塞來司德抱着那孩子吻着，隨後，用輕輕的步兒拿他抱到臥房裏，伏侍他睡覺。末了，她重新走到那吃飯的廳子裏，收拾餐桌，整理一切，很不甘心似的。

這房子裏一點聲息也沒有了，一點也沒有了。她走到她東家臥房前面，拿耳朵貼在門上細聽。她東家却絕無一點動作。她於是從鎖門向內一窺。他却正在寫字，並且彷彿是安靜的。

隨後，她回到廚房裏坐下了，預備提防一切的意外，因為她很覺得有點甚麼事情會發現似的。

她在一張圍椅上睡着了，一直到天明時才醒過來。

她照着每天早起的習慣，料理家事；洒掃完畢之後，於是在八點鐘光景，給勒穆涅先生端正早茶。

但是她很知道她將要受到甚麼待遇，所以不敢拿早茶端到她東家的臥房裏；於是

祇好靜候鈴聲。他却絕沒有按鈴。看着已經是九點鐘了，隨後十點鐘又過了。

塞來司德不免驚惶了，祇得拿茶盤裝點停當，即時端着送過去，心中一直跳個不停。走到門前，她便止步細聽。甚麼動靜却都沒有。她敲着那房門；竟沒有人回答。於是拿自己的勇氣集中，開了門走到那間臥房裏，隨後她狂叫一聲，任憑她手裏端着的那份早茶掉在地上。

勒穆涅先生在自己的臥房裏的好環境裏，拿項頸套入一根穿在天花板上一個圈子裏面的繩子裏面自縊了。他的舌子可怕地吐在外面。右腳的鞋子掉在地下，左腳的，却仍然在脚上。一張推倒的椅子，滾到床邊。

塞來司德喪胆了，狂喊着逃了出來。所有的鄰居都過來了。醫生證明這死者是半夜光景上吊的。

一封寫給杜來宋爾先生的信，在這自殺者的桌上被人尋出來。其中祇寫着這樣一行字：

『我和您別了，並且拿那孩子托付您。』

十七年十二月二日在吳淞譯完，——譯者。

醉 漢

那

種從北海來的風旋轉地攪動起來，在天空推送那些黑而厚的濕雲，使那種狂雨從這些雲裏注到地上。

那洶湧奔騰的海怒號着，連海岸都震動了，拿那些龐大遲笨而帶涎狀並且匆匆地自行崩潰的浪堆兒拍到岸邊。牠們像山嶺一般兒大小，從容地，一個接着一個走近前來，在這陣暴風之下，向空氣裏散出那種儼如巨靈之汗的白頭飛沫。

這種颶風闖到易埠的小山溝裏面來了，呼嘯號吼，掀散屋瓦，折毀窗片，打倒煙囪，在街道上鼓起那樣勢不可當的推送力，使我們祇能循牆而行，而孩子們竟像樹葉一般被牠捲到空中，超過一些房屋的上面而跌到那些田地裏。

那山溝裏的居民，因為恐怕漲潮時的海水會掃蕩海灘，便拿那些打魚用的小木棚

兒都拖到岸上，並且有幾個水手，躲在幾隻側面眠着的小船的凸肚子後面，瞧着這種天和水的狂怒出神。

隨後，他們漸漸走開了，因為夜色墜在這風濤上面，用黑影籠住了這個發狂的海洋，和任何的正在忿怒之中的證囂分子。

却有兩個人依然蹲着沒有去，他們拿手插在衣袋裏，拿脊梁拳曲在颶風下面，拿皮帽子蓋近眼臉，這兩個諾爾曼第籍的漁人，他們有滿面的的鬍鬚，飽嘗那摻着鹹味的海風而枯化了的皮膚，和一雙中央釘着一個黑點的藍眼，——這類銳利的藍眼，就是那種能像一隻鷺鳥一般地望的很遠的海員所有的。

這兩個人之中有一個說：

——快點來罷，葉來米，我們去接龍（註一）混混今天的日子罷。歸我出錢。

那一個還遲疑不決，他固然被那幾張骨牌和那種燒酒所引動，但是却也知道倘若他一到波麥兒的店裏又要酩酊大醉，而他的妻子又一定是獨自在家裏等候。

他問道：

——有人會說你當了當頭去每晚來灌醉我呀。你告訴我罷，這究竟要花你多少錢呢，像你常常這樣做東？

他說了之後，想起這一類由別人出錢的燒酒依然又笑了；他用諾爾曼人得着便宜時節一種笑容笑了。

馬杜南，他的伙計，永遠攀着他的胳膊。

——快點來罷，葉來米。今天晚上，這個時節，不是一個肚子裏可以不裝一點酒便回去的。你怕甚麼呢？你老婆不會給你拿床睡暖嗎？

葉來米回答道：

——那一天晚上，我簡直沒有能夠找得到我的門……他們幾乎要在我們門前那條溝裏撈我了！

並且他又因為這個醉鄉裏的記憶而笑了，便從容地向着那片窗口有光的波麥兒加

非店而去；他既被馬杜南所挽，並且又被海風所推，不能抵抗這兩個勢力，所以便這樣去了。

那個低矮的廳子，被水手們和菸氣以及喧聲所充塞了。這些披着皮衣而拿肘撐撐在桌上的漢子們，極力拿自己的嗓子提高使傍人可以聽見。越是喝酒的來得多，他們越在人聲的和骨牌在桌上拍出的聲的嘈雜裏吆喝，——尤其那些鬥牌者的埋怨惹出更多的喧鬧。

葉來米和馬杜南走到一隻牆角邊坐下，於是開始他們的那一局，接着那一鍾一鍾的燒酒，便繼續不斷地在他們的喉管裏消滅了。

隨後，他們鬥了許多局的牌，喝了許多鍾的酒。馬杜南永遠斟着，一面向那個身肥面赤而如同深知惡作劇所以一逕嬉笑的老板擠眉弄眼；而葉來米却放開酒量喝個不住，拿腦袋幌個不住，用一種愚頑自得的神情瞧着他的對手，哈哈地像發吼一般笑個不住。

一切的顧客都散了。每當一個顧客因為出去而拿店門推開一下的時節，便有一陣風屢到這加非店裏，拿那層由無數菸斗所吐出的濃烟攪成了一些「羊角」，使那些掛着的煤油燈在牠們的鍊端搖擺，使牠們的火焰閃灼不定，並且大衆便忽然聽見那自行崩潰的浪山的澎湃和颶風的怒號。

葉來米拿衣領解開，顯出了醉態，一隻腿伸長，一隻手下垂；而用另外的那一隻手抓住那些骨牌。

現在祇剩下他們二人和那滿腔興致走近前來的老板相對了。

他問道：

「喂，葉來米，肚子裏好嗎？你給自己澆下了許多，是不是要涼快點呢？」

他支支吾吾地辯道：

「我越澆，牠越乾，那裏頭。」

這老板用一種調皮的神氣瞧着馬杜南。他說道：

——你的兄弟，馬杜南，這時候在那裏呢？

馬杜南啞笑了一下：

——他正睡着覺，你不必擔憂。

於是他們二人都瞧着葉來米，這一個興高烈采地拿那張天牌發了出來一面說道：

——瞧罷，這才是好東西。

他們結束了這一局時，這老板高聲說道：

——你們知道嗎，弟兄們，我要去睡覺了，我給你們留下一盞燈和一升酒。那裏

有一個佛郎的東西。等會兒，馬杜南，你給我拿大門關好，再像那天晚上一樣，拿鑰

匙塞入那窗板的下邊。

馬杜南接着說道：

——你不必擔憂，這些話都被我聽清楚了。

波麥爾和他這兩位遲走的顧客握過了手，便遲笨地爬上了他那架木頭樓梯。他那

些沈重的脚步聲音，在這小房屋裏裏裏地響了一大陣；隨後一個沈重的聲音，報告他已經在上床的當口了。

這兩個人繼續鬥他們的牌；偶然那颶風中的一陣強的橫力，使那牆壁門窗都感動，於是這兩個喝酒的便如同有人將要走進來一般，抬頭瞧着。隨後馬杜南端起那個盛酒的升子，拿葉來米的酒鍾兒斟滿。但是那座掛在壁上的時鐘，忽然在櫃台上面報了十二下。牠那陣斷了的聲音，簡直像敲着破鍋一樣，並且一下一下帶着一種鐵器的鏗鏘，顫動了許久。

馬杜南如同一個值班到期的海員一般，立刻站了起來說道：

——快點罷，葉來米，應當走了。

那一個費了大事才開始動作，靠着那桌子站了起來；隨後他走到門邊，在他那伙計吹熄那盞油燈時拿店門打開了。

他們都到了街上，馬杜南便給那加非館關好了門；隨後向葉來米說道：

——好，晚安，明天再會。

於是他便在黑暗境界裏走開了。

*

*

*

葉來米走了三四步，便歪了一下，連忙伸開了兩隻胳膊，却撞着了那并撐住他身體的牆，末了便偏東倒西地走着。有好幾回，一陣闖入這條窄街上的颶風，拿他向前面一推，就使他跑了幾步；隨後，這種龍捲的暴力歇了，他因為失掉了那個推送身體者，便乾脆地止住脚步，隨後他仍然用他那雙醉漢式的游移不定的腿子走動了。

他由本能的作用，像倦鳥歸巢一般地向着歸家的道兒走。末了他認明了他自己的大門，於是便著手去摸索那鎖孔，預備拿鑰匙插了進去。因為始終摸索不到，於是低聲罵將起來。末了輪起拳頭打着那門，叫他的老婆來幫助：

——梅里那！喂！梅里那！

因為他用力抵住那合門的一扇，向內擠着使牠倒下來，牠居然退讓而自行開了，

葉來米却因失了倚靠，便一下跌倒在自己的門裏，幾乎在自己的房間當中滾了幾轉，末了他覺得有件笨重的東西在他身上跨過，並且又立刻在黑暗裏逃走了。

他不动彈了，因為害怕而受了驚駭，以為遇了魔，遇了鬼，遇了一切在黑暗境界的神祕事物而狂亂起來，於是等候多時絕不敢動彈一下。但是因為他再也看不見一點兒動靜，便回復了一點兒理智過來，回復了一點兒醉漢式的曖昧理智過來。

他從容地坐起來了。他又等候了多時，末了漸漸胆壯了，於是喊着：

——梅里那！

他的老婆却不回答。

於是，陡然之間，一種疑惑，一種不確定的疑惑，一種空泛的疑慮，在他的頭腦裏穿過。他絕不動彈；在黑暗裏坐在地下蹲着，搜索他的理想，對於一些殘缺不全而像他那雙腿子一樣地游移不定的反省，糾纏不休。

他重新又問道：

——那個是誰？告訴我罷，梅里那。告訴我究竟是誰罷。我絕不會給你爲難。

他等候着。沒有一點兒聲息在黑暗裏發出來。現在他高聲發表議論：

——我居然喝了酒了！我喝了酒了！就是他拿我灌到這步田地，蠢東西；就是他，使我不會回來。我喝了酒了！

末了，他重新又說道：

——告訴我那究竟是那一個罷，梅里那，不然我就要惹事了。

在重新又等了一會兒之後，他又用一種醉漢式的遲鈍而固執的論理繼續說道：

——就是他拿我絆在波麥爾那個懶貨的店裏；並且那幾天晚上，也就是這東西不想我回來。一定是通同作弊。嘿！死畜牲！

他慢慢地跪起來了。一陣暴怒跟着酒力罩住他了。

他又說道：

——告訴我那究竟是那一個罷，梅里那，不然我就要打了，我現在通知你！

現在他已經站起來了，因為一種雷霆般的暴怒而發抖了，彷彿他身上所有的那些酒精正在他脈管裏燃着。他走了一步，撞着了一張椅子，於是他便抓住了牠再走，却又撞着了那張床，他拿那張床摸了一遍，便觸到他老婆的溫暖的身體正在床上。

他這時怒不可遏了，憤憤地咕嚕着：

——嘿！你在這裏，髒貨，你竟不回答我的話！

末了，他舉起那張抓在他那水手式的鉄手裏的椅子，帶着一種激烈的怒氣向前去撲他的老婆。一道呼聲，一道狂亂而慘痛的呼聲，從床上迸射出來了。於是他如同一個在倉廩裏打麥的人一般地動手打個不住。不久，甚麼動彈也沒有了。那椅子也變成一些的碎片兒飛開了；但是却還有一隻腳被抓在他的手裏，然而他却始終喘著氣打個不住。

隨後，他忽然停止下來去問她：

——到了這個時節，你會告訴我那究竟是誰嗎？

梅里那並沒有回答。

末了，他因疲倦而力竭了，被自己的激烈舉動所呆化了，便重新坐在地下，接着便伸起四肢躺在地下，末了竟睡熟了。

在第二天天明了的時節，一個鄰居看見了他的門是開着的，便跑了進去。他發現葉來米躺在地下打呼，身邊有一張椅子的許多碎片，而在那床上，有一大堆血肉模糊的東西。

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吳淞譯完，——譯者。

(註一) 歐洲骨牌有名朶米諾 Domino 者，牠的形式和中國的天九牌極相類，其點數由零至六共有七數，每牌一張，由兩個數錯綜組合而成，由雙零——白板——至雙六——天牌——共得二十八種變化，所以每副共有骨牌二十八枚。至於門法，則和中國的接龍是一樣的，所以用「接龍」譯 Domino。

發了狂嗎？



是發了狂嗎？或者僅僅動了妬念嗎？我甚麼也不明白，但是我駭人地感受過痛苦。我幹過了一件發狂的事，積極的發狂的事，說句真話；但是那種使人悶損的妬念，但是那種過度的，被人欺騙的，被人指責的愛情，但是我所熬受的那種使人厭惡的痛苦，這一切難道不穀使我犯一些情有可原的罪惡和發狂的事嗎？

唉！我真感受過痛苦，感受過痛苦，從一種繼續不斷而尖刻可畏的途徑感受過痛苦。我用一種狂熱的猛進愛過那個女人……然而真的嗎？我愛過她嗎？沒有，沒有，沒有。她拿我的靈魂和肉體統治過，占領過，束縛過，以前和現在，我始終算是一個物件，她一個玩具。我是屬於她的微笑的，屬於她的口的，屬於她的顧盼的，

屬於她身體上的曲線的，屬於她面貌上的輪廓的；我在她外表上的主權之下喘着；但是她，那個具有這一切的女人，那個有這肉體的生命，我却恨她，輕視她，厭惡她，現在固然如此，從前也何嘗不恨，不輕視，不厭惡；因為她是無信實的，獸性的，不清潔的，不純正的；她是那種在宗教上視為墮落的女人，那種絕無靈魂的，絕無像空氣那樣自由地和活潑地流動的思想的，而肆肉體之樂的詐僞百出的動物；她是人類中的畜道；就是不論這一些，她不過是一個外型，一個被污辱之神所居而用甜美精圓的肉體組成的。不可思議之府。

我們結合的初期，真是奇特而雋美的。在那始終開放着的懷抱之間，我那時竟墜入一種不可飽足的慾望的狂熱裏了。她那雙妙眼，如同使我生渴似的，竟使我拿口張開。在正午光景，牠們是灰色的，到了傍晚時，却又變了綠的意味，而在天明時，竟是藍的。我現在並沒有發癡；我可以發誓說那雙眼睛有三種色彩。

在那些銷魂的時節，牠們是鉛青色的，並且瞳孔漲大而興奮。她那微顫的雙唇，

時常吐出她那點紅潤而蠕動的舌尖兒；而她那副發倦的眼臉從容地睜開來，顯出那種熱烈而使我顛倒的視線。

我拿她抱在胳膊之間而注視她的眼光，於是我竟渾身發抖，因為渴想屠殺這畜道而精神上所感的動搖，竟和因那非不住地拿她占有不可的需要所感的動搖，是一樣厲害的。

當她在我臥房裏穿過的時節，她每步所生聲响，在我心裏都是一次震驚；等到她著手寬衣解帶之後，不顧羞恥而精神煥發地從那些墜在她身邊的相服圈子裏跳出來，我便覺得有了一種絕無止境而萎靡不振的衰弱，壓着我的肢體，占住了我的呼吸迫促的胸襟。

有一天，我窺見她已經因我而感疲倦了。這件事，我是在她那副醒來時的眼光裏看出來的。本來每天早上，我總微微俯着身體對着她，去等候這道第一次的視線。我帶着滿腔對於這個使我甘於爲奴的高臥的魔女而發的憤恨和輕蔑，去等候這道視線。

但是剛好她瞳孔裏的略帶灰意的藍色——那簡直是和水一般流動的藍色，——因承新寵而倦態未除的意味顯露出來的時節，整個兒的我，竟像被一陣迸發的火焰所灼而引起我的奮勵無前的態度了。誰知這一天，一到她的眼臉全部張開，我便窺見了一種深漠幽暗而毫無所需的視線。

哦！我居然看見這件事了，我居然知道這件事了，我居然覺得這件事了，我居然立刻懂得這件事了。算是完了，一輩子完了。末了，每一點鐘，每一秒鐘，我都得了那種有關係的證據。

當我向她要求胳膊和嘴唇的時節，她便厭煩地拿身體轉了過去，一面低聲說道：『請你放鬆我一下罷！』或者：『你真是討厭！』或者：『我難道永不能安寧地過一會兒嗎？』

於是，我動了妬念了，但是雖然像一只獺兒一樣地妬，却是狡猾的，有防備的，嬌裝寧靜的。我很知道她不久又要動手了，我很知道這一個另外的人會來重新煽動她

的肉覺了。

我帶着狂熱而動了妬念了；但是我却沒有發狂；沒有，一定沒有。

我等候着；唉！我窺伺着；她固然不會使我誤會；但是她依然是冷落的，酣睡的。她時時說道：『男人們使我厭惡』。這本是真的事情。

於是我因為她本身動了妬念了；因為她的淡漠態度動了妬念了，因為她在夜間的冷落態度動了妬念了，因為她那種在我一直認為不顧羞恥的動作和思想動了妬念了，因為我所猜度的一切動了妬念了。在她起牀時，她偶爾有那種在往日跟着我們的良宵而來的懶洋洋的視線，如同有甚麼慾念擾過她的靈魂攪過她的肉覺似的，我便得了一陣填膺的氣憤，一陣使混身發抖的暴怒，一種想扼死她，想拿她壓在我的膝頭底下，一面箍着她的嗓子，叫她拿心裏的一切丟臉的祕密供了出來的慾望。

我是發了狂嗎？——沒有。

瞧罷，某一天夜晚，我覺得她那時是如意的。我覺得有一種新的熱愛在她身上活

動。我拿的穩，拿的異常地穩。她如同在受過了我的擁抱之後似地大起動搖；她眼波蕩漾着，她雙手發了熱，她那個全個兒顫動的身體，正佈散那種產生我的狂熱的愛情式的蒸氣。

我假裝絕無所悟，但是我的注意，却像一鋪網子一般拿她裹住了。

然而，我却一點甚麼也沒有發見。

我等候了一個星期，一個月，一季。她始終在一種不可懂的奮勵態度的胚胎中自享其樂，她在一種不可捉摸的溫存意味的幸福裏自行安靜。

末了我忽然猜着了！我沒有發狂。我可以拿那件事發誓，我沒有發狂！

怎樣說呢？這件事怎樣使我懂呢？怎樣說明這件可厭而不可懂的事呢？

瞧罷，這就是我所用以窺見那底蘊的方法。

有一天傍晚，我已經向您說過，有一天傍晚，她剛好在騎了一大陣的馬之後回到家裏，便在我對面的一張矮椅子上躺下，她面紅心跳腿軟眼青。這種情形的她我早已

看見過！就是她動了情了！我不會拿這一層弄錯。

於是，摸不着頭腦的我，因為免得再去看她，便拿身體轉過去對着那窗子，這時我却看見一個僕人用韁繩牽着她那匹大馬向馬廄而行，那匹馬却正向後掀躍。

她也用眼光跟着這匹奮勵而跳躍的牲口。隨後，那匹牲口不見了，她忽然也睡熟了。

我整整地思索了一夜；我彷彿鑽透了一些素未經我疑慮過的神祕境界了。誰能夠偶然測得着女人們的肉體娛樂的惡化嗎？誰能懂得她們那些不類真實的無常的喜怒和那些最奇異的花樣裏的奇異的滿意嗎？

本來每天早上一到天明，她便騎着馬在平地 and 樹林裏馳驅一陣；而每次她回來時總是疲勞的，如同在狂熱地銷魂之後相似。

我早已懂得了！那時我對於那匹與奮騰躍的馬動了妬念了；對於那種當她飛馳時節在她面上拂過的風動了妬念了；對於那些在她耳輪上擦過的樹葉動了妬念了；對於

那些從樹影裏射到他額頭上的日影兒動了妬念了；對於那座載過她而又被她用腿緊緊夾過的鞍子動了妬念了。

就是這一切，使她舒服，使她興高采烈，使她心滿意足，使她精疲力竭，並且使她隨後變成了失去感覺的和幾乎氣絕的。

我決計給我復仇。然而我却用和譎而滿腔注意的樣子對待她。當她在狂馳之後預備從馬鞍跳到地下，我便伸手去扶她。那氣憤憤的牲口向我蹣跚，她却撫弄牠的長頸以示溫存，吻着牠那顫動的巨喙，而事後並不措自己的嘴唇；並且她的肉體的芬芳，如同因被褥的溫暖化而爲汗的芬芳，竟和那牲口的怪味兒一同冲到我的鼻子裏。

我等候我的日期和我的鐘點。原來她每天早上，總要經過那一條不能變更的小徑而到一座向着森林伸去的樺樹的林子裏面。

我手中帶着一根索子，胸前藏着一支手槍，如同預備去決鬥一般，從黎明時便出外了。

我向她所愛的那條道路跑過去；我拿那根索子在兩枝樹的中間緊緊地纏起；隨後我便躲在草堆裏了。

我拿耳朵貼在地上；聽見了她在遠處的馬蹄奔騰；隨後我望見她在那邊了，在樹枝下面屈着身軀疾馳而來。嘿！我並沒有弄錯，就是那件事！她彷彿極感快樂似地，臉紅眼熱；而那奔馳的急促動作，用一種寂寥而奮激的快樂使她的神經搖蕩。

那牲口用兩隻前蹄觸着我的埋伏，於是便跌倒下來，那些骨頭已經碎了。她！我用胳膊接着她了。我的氣力本來很大。隨後我在拿她攔在地上之後，便走到了那個瞧着我們的「他」的身邊，於是我趁着牠還想來咬我的時節，拿手槍攔在牠的耳邊……於是拿牠……當作一個人殺掉了。

但是我自己也跌倒了，臉上挨了兩鞭子；末了因為她重新向着我撲了過來，我便拿另一顆鎗子對着她的肚子裏放過了。

說給我聽罷，我是發了狂嗎？

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吳淞譯完——譯者。

施納甫的妙算



自從隨着那侵略的軍隊侵入法國以後，施納甫便自以爲是世上最苦惱的人了。他本來肥胖，艱於走動，因此很感痛苦，尤其因爲他那雙很厚很平的脚步，痛苦的格外難受。此外還因爲他本是個仁慈而不愛惹事的人，絕不殘忍，絕無野心，並且也是四個極其疼愛的孩子之父，而娶了一個青年金髮的妻，他每晚想到那些溫存慰貼和撲抱的情形，真地是懊悔不盡。素來他愛晏起早睡，從容咀嚼些有味的東西，和到那些酒館裏喝幾杯皮酒。他現在以爲人生的甜美的事情，快和生命一同消滅了；對於那些大砲，長槍，手槍，刀劍之類，他心裏抱了一個同時由本能和理智上所生的憤恨，對於那刺刀，尤其厲害，因爲自知不能充分敏捷使用這種飛速的兵

器，去防衛自己的大肚子。

到了夜晚，他裹上那件外套而挨住那些打呼的弟兄們躺在地下的時節，便長久地想起他那些留在家中的妻室兒女，和那些伏在沿路的危機了：——倘若他被人殺了，這些兒女會變成甚麼呢？誰去撫養他們，誰去教訓他們呢？雖然臨行時借了點錢留給他們，但是他們并不是富裕的。於是施納甫有時竟流淚了。

當這次戰事初起的時節，他覺得兩腿到了一種將要任其自然跌倒的衰弱境界，彷彿他沒有想到全體軍隊會在他身上踹過似的。那種子彈的呼嘯使他毛髮悚然。

他一直在恐怖和憂愁的裏面，這樣挨了好幾個月了。

他的軍團向諾爾曼第前進了；有一天，他同一個人數不多的支隊，奉令出外簡單地偵察當地一部分的情狀。並且應當隨即回營。在鄉裏，一切都像是寧靜的，絕沒有甚麼東西表示一種抵抗力。

不料當一陣鎗聲，拿他們打倒二十來個人而截住他們的時節，這隊普魯士兵正帶

着安穩的態度，從一條被無數溪澗截斷的小山坡望下行走；接着便有一隊法國的義勇兵，飛也似地從一座很小林子裏衝了出來，上着刺刀向他們直撲。

施納甫起頭竟驚惶的連逃走都沒有想到，所以祇呆呆蹲着。隨後一種退縮的顛狂期望到了他的心上了；但是他立時又想到自己跑路的本事，若和那些極輕捷而飛奔的法兵比起來，就正和一羣小羊趕一個烏龜相似了。隨後瞧見他前面幾步，有一條滿排着枯葉的小刺樹的寬溝，他便併住雙腳，如同從一條橋上跳到一條河裏一般，不問深淺跳到那溝裏去了。

他和一支箭似地，穿過那幾層厚的野草和那些刺破他面孔和手掌的枯葉，才沈重地由端坐式跌在一層石塊的上面。

他立刻抬頭，從自己所製造的那個窟窿裏瞧見了天日。這個洩漏消息的窟窿，自然會宣佈他的蹤跡了，於是他帶着預防態度，四肢着地，在這個坑底，從這種枝柯交錯的庇蔭物之下，盡力迅速地匍行而前，急急地避開這個交戰地點。隨後忽然又停止

了，如同一隻野兔伏在枯草中一般躲着。

在經過好久的時間裏，他依然聽見槍聲，吶喊聲和哀號聲。隨後這些戰鬥式的聲響微弱下來了，收縮下來了。一切又都沈默寧靜了。

忽然有件東西在他身邊活動。他受了一個可駭的驚訝了，這就是一隻棲在枝上的小鳥兒，攪動了那些枯葉。施納甫的心房因此急急地跳躍了點把鐘之久。

黑夜到了，牠用黑影籠住了那條溝，於是這個兵士開始想像。他怎樣去辦呢？他會變成甚麼呢？去和自己的隊伍去集合嗎？……但是用怎樣一個法子？但是從那裏走？並且這樣一來，他又應該重享那個自從開仗以來就經他享過的那種憂愁恐怖困乏和痛苦的傷心生活了！不成！他覺得自己沒有這種勇氣了！他再也不會有了那種使他熬受那些奔波和時時刻刻冒犯那些危險的毅力了！

但是怎樣辦？他不能蹲在這溝裏而一直躲到戰事完結為止。不能，一定的，倘若他不必要吃甚麼，這個憂慮還不會過於使他難受，但是他却要吃，他天天要吃！

他穿着軍衣，帶着軍器，在敵人地段裏，和那些可以保護他的人相離甚遠，這樣地獨自蹲在這裏了。因此不免股票。

忽然他默念道：『倘若祇要我是一個俘虜呢！』於是他的心房，因為這個期望，因為這個預備做法兵俘虜的強烈而踰分的期望，不住地搖動起來。俘虜！他就可以從槍林彈雨之中，被人保護出險，並且有人供給食料和住處，拿他關在一個防衛嚴密的好監牢裏，可以一點不用擔憂了。俘虜呀！怎樣的好夢！

於是他便立刻下了決心：

——我投降去做俘虜罷！

他決然執行這種計劃。一分鐘也不耽誤，就立起來了。但是他忽然又被那難堪的推想和新生的恐慌所襲，依然又不動了。

他到那裏去投降呢？怎樣去投降呢？從那邊去呢？於是許多可怕的幻象，許多死亡的幻象，一齊在他心靈裏擁擠起來。

他預備祇頂着他那頂尖頂鐵盔，丟開兵器，冒險從田地裏奔走。

倘若遇見些鄉下人呢？這些鄉下人看見一個戰敗了普魯士兵，一個沒有抵抗力的普魯士兵，那末一定會像宰一隻喪家之犬一樣，將他殺却。他們會用他們的斧頭，鋤頭，鏟刀，火鏟，……：拿他砍的稀爛！他們因為那種激怒的戰敗者憤恨，還會拿他煮成肉羹。

倘若遇見一些法國的義勇兵呢？他們都是憤氣冲天失了紀律的，一定拿他鎗斃取樂，瞧着他的腦袋發笑。於是他便自以為已經對住十二支鎗的鎗口，靠牆站着，那些槍口的圓而黑的小窟窿，彷彿正瞧着他。

倘若遇見法國政府的隊伍呢？那些哨兵一定會拿他當作敵探捉住，當作一個私自出外考察情形的勇而狡的敵軍士卒捉住，並且他們依然還要對他開槍。於是他恍惚儼然聽見那些伏在樹叢裏法兵的接續不斷的槍聲，而這個儼然站在田地裏的他，儼然已被那些一顆一顆清清楚楚鑽到肉裏的鎗彈，穿成漏瓢一般倒在地下了。

他失望了，重新坐下了。他的地位，從他看來是沒有出路的。

夜色完全到了，這是一種沈寂而黑暗的夜色。他伏着不動，對於那些在黑暗裏過去的無名而輕微的聲音，也不免毛髮悚然。一隻兔子，用臀部撞着一個地洞的邊，幾乎使他嚇跑。那些貓頭鷹的呼嘯，使他喪胆，用那些飄忽而痛如刀割的恐怕，在他心裏穿過。他輪着兩只眼睛在黑暗裏窺察；並且時時以為聽見有人在他身邊行走。

他在一些了無盡期的光陰裏和地牢的苦悶裏，過了許久，便從這種由枝柯所成的樓板縫裏窺見那已明的天色了。於是頓覺放心，四肢便展開了，忽然得了休息了；心安了；眼閉了。他竟睡熟了。

到了他醒來的時節，日光已近天頂；這應當是正午了。沒有一點聲響，騷動這田地裏的灰色的甯靜氣象；然而施納甫覺得很餓了。

他滿口生涎了，打了一個呵欠，便想到那臘腸的，那軍用臘腸的滋味了；他的胃臟，使他痛苦。

於是他站起來走了幾步，覺得雙腿無力，便依然坐了下來思索。又經過了三四點鐘，在這期間裏，他一反一覆地計算着，一會兒換一個主意，他殺敗了，他是不幸的人，尤其他是不長於射擊的人，爲他這是頂不合算的事。

一個理想，由他看來是合論理而省事的，就是去驚駭那些沒有攜帶兵器或危險工
具的單身過路的鄉下人，向前追他，一面使他明白自己是來投降，便向他手中受縛。

於是他除去那頂有尖頂而可以害他的鐵盔，用盡無限的小心，拿腦袋伸出那窟窿
外面。

地平線上一些生物也沒有。右邊，遠遠地望見了一座由屋頂向天空蔽佈炊煙的小
村子。左邊，遠遠地望見了在一條通衢的樹木那一端，有一座雙塔入雲的別墅。

他這樣地等到天晚，異常痛苦，祇看見一些飛鴉，祇聽見自己臟腑的不平之鳴。
末了，夜色籠住地面了。

他尋到他休息的地方躺下了，在一種沉迷的瞌睡裏睡熟了，在一個捱餓的漢子的

磕睡裏睡熟了，夢魔不住地擾他。

曉色又在他頭上發見了。他又開始來觀察。但是那田地的空曠情形，依然如昨；於是一種新的恐懼，又鑽到施納甫的頭腦裏了，就是那個捱餓而死的恐懼。他彷彿已經儼然看見自己在那洞裏閉目朝天躺下了。隨後便儼然有一些蟻蟲兒，小的蟻蟲兒走近他的屍身傍邊來了，於是開始來吃他了，各方面同時來攻擊他了，溜入他衣褲裏面去啃他的冷皮了。並且儼然還有一隻大的烏鴉，用牠那尖而長的喙來啄他的眼了。

於是他簡直成了瘋子了，想像自己快要因這種衰弱狀態而暈倒了。並且不能行動了。於是便預備朝着那村裏跑過去，決計甚麼都不怕，甚麼都敢來，然而等得他窺見三五個帶着鐮刀到田地裏去的鄉下人的時節，他却重新縮到他的窟裏了。

但是一經夜色使平地變成了黑暗的以後，他便慢慢地從窟裏爬了出來，提心吊胆屈背彎腰地朝着那一座遠遠的別墅走去了，他以為那裏頭比那些虎穴一般的村子要好一些。

那別墅樓下的窗子都放出燈光。其中有一個並且是敞開着的；一陣很強的肉羹香味從那裏騰到外面，一陣香味匆匆地鑽入他的鼻孔裏，於是一直竄到他的肚子裏了。這個竟使他滿身的細胞收縮起來了，使他呼吸迫促了，牠不可抵抗地引動他，使他的心裏發生了一種奮不顧身的勇敢。

於是他陡然不待思索，頂着鐵盔向那窗口一望。

八個僕人繞着一張大桌子吃飯。一個女僕，忽然目瞪口呆，並且任憑她手裏的杯子掉在地下。大眾的視線都跟着她的視線走動了！

他們這時看見敵人了。

上帝！普魯士兵攻擊別墅了！……

開始便是一聲叫喚，一聲從八個不同的音調所迸出的八聲叫喚而成的唯一叫喚，一聲可怕的叫喚，隨後便是一陣亂哄哄的起立，一陣七顛八倒朝着後門的奔逃。椅子都倒了，男子們撞倒女子們，並且還從她們身上跨過去。

不到兩三秒鐘，這所房子便成了空的了，無人看管的了，留着那些剩在桌上的食品，和那依然立在窗外發呆的施納甫遙遙相對。

他遲疑了一會，便擄上窗口跳了進去，朝着那些盤子而走。他的奇餓，使他像一個害瘧疾的人一般地發抖；但是一種恐怖心牽制了他，使他手脚依然不能運動，他靜聽着。滿屋都像正在震動之中似的；許多門戶自行關閉；許多快的脚步，在樓板上奔波。這個心下不自安的普魯士兵，側耳靜聽這些亂哄哄的聲音，隨後他聽見了許多很沉重的聲響，如同許多人的身體跌在牆根邊的軟土上面似的，許多人的身體從樓上跳下似的。

隨後一切動作擾攘都停止了，於是這座偉大的別墅，沉寂的像一座墳墓。

施納甫在一只沒有吃動的盤子面前坐下，於是動手吃起來。他張口大嚼，如同深恐有人老早就來禁止他，以致不能多裝似的。他雙手拿着整塊的東西，向那張像天窗一般張的嘴裏扔進去；於是一些成包的食物接連落到了他的胃裏，在經過他喉管的時

節，竟使牠膨脹一下。有時他在幾乎因食道充填過滿，而近乎氣絕的當口，也歇息一下。於是喝一兩口兒蘋菓酒，如同我們洗刷一根塞住了的管子似的，去掃除他自己的食道。

他捲空了所有的盤子和酒瓶了；隨後，因為酒食的作用，竟有醉意了，糊塗了，臉紅了，打噎了，頭腦昏亂了，口裏發膩了，於是解開了軍服鈕扣，以便呼吸，已經是一步也不能行動了。他的兩眼閉下去了，他的思想麻木了；便拿雙臂抱着那個沉重的腦袋伏在桌上，末了，他便慢慢地失掉對於一切的事物的記憶了。

那一灣下弦以後的月影兒，在這別墅的樹梢之上，模糊地照着天空。這正是將近天明以前的冷冰冰的時節。

一些衆多而寂靜的人影兒鑽到那些樹叢裏了；偶爾有一線月光，使一柄刺刀的尖子在黑暗裏亮這麼一下。

那個寧靜的別墅，依然豎起牠的偉大黑色片影，祇有那兩個窗子，依然在樓下發

光。

陡然一個雷霆般的聲音喊道：

——前進！衝鋒！弟兄們！

於是，一下子，那些門，那些窗子，和那些玻璃，都被那陣狂湧而毀壞物件衝入房屋的人潮撞破了。一剎那之間，這五十來個連頭髮都像武裝似的兵士，衝進了施納甫安穩地睡着的那個廚房，拿着那五十來桿實彈的鎗，對住他的胸口；立刻將他推翻撲打，然後給住，用繩子拿他從頭纏到腳上。

他因驚駭而發喘了，糊塗得想不到這是怎樣一回事，挨了打了，受了虐待了，因害怕而發狂了。

忽然一位身帶金線的軍官，用腳踏在施納甫的肚子上噉道：

——您是我的俘虜了，您投降罷！

這普魯士兵只懂得「俘虜」這個法國字，便用德國話哼着：「是的，是的，是的。」

他被大家抬起來，從新綁在一張椅子上面，那幾個氣喘如「牛」的戰勝者，用一種很好奇的樣子檢查他。其中有好幾個已經坐下了，因為驚駭和疲倦的夾攻，竟不能支持了。

他微笑了，他，施納甫，現在微笑了，居然的確做了俘虜了！

另外有一個軍官，從外面走進來說道：

——團長，敵人都走了；有幾個受了傷。我們是這個的處所主人了。

那個拭着額頭的胖大軍官歡呼道：『得勝了！』

於是他從衣袋裏扯出一本小的商業記事簿子寫着：

『在一場惡戰之後，普魯士兵以退避的方法作戰，隨帶其死傷士卒而走，約計有五十多人已經失了戰鬥力。此外還有幾個，都被我們生擒。』

那青年的軍官接着說：

——團長，我們應該怎樣佈置？

那團長回答道：

——我們將要後退，以免敵人用砲隊和強一些的兵力，向我們反攻。

於是他發下了開回原處的命令。

團長在這別墅牆邊的黑暗裏，排好隊伍，於是才行開動，被細的施納甫，由六個握着手鎗的人押着。

一些哨兵，派到前面去偵察那條大路。大眾謹慎地前進，中途停過好幾回。

天色明了的時節，大眾到了洛式倭隨的縣城了，這一次的軍事行動，就是這城的後備軍幹的。

這城裏的百姓們，久已在納悶和氣憤憤的境界裏等着。這時瞧見了這俘虜的鐵盔時，許多霹靂似的歡呼一齊發動了。婦女們揚起胳膊喊着；老婆子們眼中竟至流淚；有一個七八十歲的老年老爹，拿他的拐杖向這普魯士兵擲過去，却將一個押俘虜的兵的鼻子打傷了。

那團長高聲喊道：

——注意俘虜的安全！

末了，大眾到了市政廳的前面了。那監獄的門已經開着相候，施納甫被人送了進去，並且鬆了綁。

兩百名武裝兵士，將這監獄團團圍住。

於是，施納甫雖然覺得那些不消化的病象久經使他難於熬受，但是現在臺的發狂竟一人跳舞起來了，狠命的跳舞起來了，舉手揚腳，高聲狂笑，一直到他發昏而跌倒，在牆根時才行停止。他成了俘虜了！得救了！

這就是那座尚比臬別墅，在被敵人占住六點鐘之後，仍行奪回的詳情。

這位率領洛式倭隨的後備軍去退敵的拉傑團長——本是呢絨商人，現才已經受了勳章了。

十七年十二月八日在吳淞重譯——譯者。

那 個 乞 丐

雖

然他在貧困和殘廢的境界裏熬着，然而以前却享受過頂好的日子。

他十五歲的那一年，在華成村的大路上，被一乘車子拿他的兩腿壓斷了。從此他便沿路輾轉行乞了，在一些農場裏穿來穿去，在那兩支使他雙肩聳到耳邊的木拐之間搖來搖去。他的腦袋很像夾在兩山之中似的。

他本是一個被遺棄的孩子，某一年的掃墓節，皮雷特村的神甫，在一條溝裏尋着他，爲着這段來由，便替他取了一個名子，叫做諸神保（註一），他是靠着佈施撫養大的，沒有受過教育，他在那鄉村裏的麵包店老板，請他喝了幾杯酒之後——可笑的故事，便壓斷了腿子了，從此便漂泊起來，除了向人伸手以外，甚麼也不知道了。

從前有一位阿華里伯爵夫人，在她別墅附近農場的雞埕傍邊，給他一個乾草鋪的窩巢似的東西，做他睡覺的所在：於是他用不着擔憂了，就是在荒年，也每天定可以得到幾塊麵包和一杯蘋果酒。時常還可以得到那位老夫人從樓窗口或塔級上擲出的幾個銅元。現在她久已死去了。

在那些村子裏竟沒有人拿東西給他：因為和他太熟識的原故；自從四十年來，大家看着他拿這襤褸殘廢的身子，架在兩支木腿上面沿家挨戶遊行，早就毀受了。然而他却毫不願意走開，因為除了這三四個向來供他拖延這條困苦生命的村子的一隅之地以外，他在大地上便甚麼也不認識了。他對於行乞的行爲，自己早已定了一些界限，於是他永沒有越過那些向未被他超越的界限。

他並不知道在那些擋住他的視線的樹林子的後面，是否還有世界。他從來也沒有向自己詢問過這件事。當那些不願意時常在自己的田邊或溝邊和他相遇的鄉下人，看見他的時節，便喊道：

——你何以從來不到旁的村子去，却永遠在這裏撐起木拐跛來跛去呢？

他被那人地生疏的恐慌，形跡可疑的恐慌和惹人言罵的恐慌所制伏，並不同答便走開了，尤其遇着那些排成對偶在大路梭巡的保安警察，便立刻受了本能的影響，使他躲到荊棘叢裏或者石子堆裏後面去了。

當他遠遠地聽見他們——保安警察——的服裝在日光下面發出迴光的時節，便立刻得了一種奇異的藏身之法，一種猛獸歸洞的藏身之法了。他順着木拐溜到地面，然後像一塊破布似地躺下，再縮成很小的一團，和兔子一般迅速地爬着，因為他那破而舊的衣服的顏色正和泥土一樣，有時竟令人不能分辨了。

他雖然從來沒有和他們打過交涉。但是他的血液裏竟存着這種本能，彷彿他從他那絕不相識的父母的遺傳性裏頭，得着了這種畏懼和狡猾。

他簡直沒有藏身之所。夏天，他可以隨地歇宿，到了冬天，他用很熱溜的手段，鑽在草堆底下，或者馬廐牛欄的中間。在旁人沒有發見他的踪跡以前便早溜開了。他

很熟悉那些通到房屋內部的窟窿；並且那副木拐的長期運用，竟使他兩隻胳膊有了一種驚人的力量，只須用手使勁一攀便慢慢升到那些倉庫的頂閣上了，到了他在外面得到很滿足的宿糧時，便在其中藏伏四五天不動。

他在人堆之中，好像森林裏的動物一般生活着，既不認識誰，也不愛慕誰，只引起鄉下人的一種冷眼的輕蔑和消極的仇視。有人替他取了一個「懸鐘」的綽號，因為他在兩支木拐之間搖來搖去，正和口懸鐘在架上擺動是一樣的。

這一次，他有兩天沒有吃東西了。誰也不給他一點東西。到了結局，大家都不願意他了。許多村婦在自己門口瞧見他走過來，便遠遠地向他喊道：『你願意離開此地嗎？可惡的東西！前回我給你一塊麵包，到今日還不到三天。』

於是他只好撐着兩位伙計，向鄰近那個人家走，那裏也拿一樣的法子對付他。

那些婆娘們沿門挨戶地喊着：『我們不能成年地養着這種懶人。』

然而這懶人却見天有吃飯的需要！

他走遍了華成村、皮雷特村和聖希萊村，一個生丁或者一塊麵包硬殼也沒有到手。他祇剩下了都羅爾村裏的希望；但是他却要在大路上走十來里路，於是他便覺得疲倦到了不能移動的程度，因為他肚子裏和荷包裏是一樣空的。

然而他仍然開始走起來了。

這時正是十二月，水涼的風在田地上流動着，在那些沒葉的樹枝兒之間呼嘯着；無數的雲堆兒在慘淡而又低矮的天空，朝着大家所不知道的方向奔走。這個殘廢的人使着痛苦的力量，一下一下移動那雙木拐，拖起那隻帶着斷脚而包着破布的腿子慢慢而行。

偶爾，他在水溝邊坐下，並且休息幾分鐘。飢餓的作用在他那昏迷而遲鈍的靈魂裏，生了一個危急的憂悶。他祇有一個「要吃」的觀念了，但是他却不知道要用甚麼法子。

他在路上熬過了三四個鐘頭。隨後他望見那個村邊的樹林子了，便加快了她的動

作。

他向他所遇見的第一個鄉下人討錢，那一個回答他說道：

——你又來了，老江湖！我們真地永遠不能和你斷絕關係嗎？

那末懸鐘只好走開了。沿門挨戶，大家都拿臉嘴給他看，一點也不給他並且推將出去。雖然他忍耐地堅持地繼續他的要求，却一個銅元也沒有到手。

於是他便去拜訪那些農場了，他從那一帶被雨潤濕又鬆又溼的地裏經過，簡直不能提動他那雙木拐。四處都不許他停留。這本是個寒冷而愁悶的日子，大家的心都是拘緊的，意思都是生氣的，心靈都是沈鬱的，手腕爲着施捨援救都是不肯開放的。

到了他走遍了那些本來認識的人家之後，便到一條沿着史易格老板的農場水溝角上去躺下。他像離了鈎子的物件一樣地溜下來了，——這個說法，本是旁人爲着好好兒形容他那種動作所加的。於是他休息好久不動，他已經被飢餓所困了，但是要他明白地悟到這種不可測度的困苦世界，他的知識却不免太卑陋一些。

他從那種始終在我們心上潛伏着的期望之中，等候我們不知道的那個。他在冰涼的北風之下，等候我們時常希望那種從天而降或由人所與的神祕援助，却不思量這援助如何而來，爲何而來，從何而來。一羣黑鷄從他的面前經過了，牠們正在養育萬物的地裏尋找牠們的養生之物。牠們隨時向一顆粒或一個不能目辨的昆蟲用嘴啄一下。然後繼續牠們遲緩確實的尋找。

懸鐘呆呆的向牠們瞧着，隨後他的頭腦裏來了一個理想——或者不如說他肚子裡來了一個感覺，說是若拿這樣一個東西用木屑生火烤熟，一定是好吃的。

他並沒有疑心他會觸犯一個竊盜行爲。他順手拾了一塊石子，因爲他的手腕是很溜刷的，揚手拿石子一擲，便將離他最近的那隻黑雞打死。這畜牲向旁邊倒下了，兩翼還不住地攪動，其餘的却用牠們小腳，搖着身子都跑走了，於是懸鐘重新撐起了他的木拐，舉着那些雞的同樣動作，走到前面去拾取他所獵得的。

剛好他走近那件身黑而頭帶紅斑的小動物的跟前，他從背後竟受了一個很强的推

送力，以至於丟棄了自己那兩支木拐，並且還滾了十來步。於是那個憤氣沖天的史易格老板追到這個歹人身邊盡力打起來了，他和打鄉下的竊賊一樣，連拳帶腳，向着這個不能抵抗的殘廢的人發狂似地滿身亂撲。

一會兒，這農場的人都到了，又來幫着這老板來打這乞丐。末了，到了他們打得真吃力了，便將他拾了起來，抬到一間柴房裏關住，一面却去尋覓附近的保安警察。半死的懸鐘，餓昏了，並且流血了，只得在地下躺着。夜色又來了，一會兒天完全黑了，末了又天明了。他始終沒有吃一點東西。

到了第二天日中，才來了兩個保安警察，他們用了預防手段拿門打開，對於一種抵抗力加以戒備，因為史易格聲稱被這乞丐所攻，並且費盡氣力，才得到防衛自身的效力。巡長便喊道：

——站起來，快點！

但是懸鐘簡直不能動彈，勉強祇想跪起來，始終沒有辦到。大家以為這是一種詭

計，這是一種做作，這是歹人的一種不願意，於是這兩個武裝警士，打了他一頓，拿他抓起來，並且強迫地拿他支在木拐上面。

這種瞧見黃色皮帶的天然畏懼，這種野獸在獵人面前的，老鼠在貓兒面前的畏懼將他包圍住了。末了他從一些超乎人類的力量，竟支持住了自己的身體。

那巡長說：『走！』他便走了。全個農場的人都看着他走，那些婆娘們向他揚起拳頭；那些漢子們笑着罵着：總而言之他的確是被人捉住了！斷絕得真好。

他在這兩個警察中間，一步一步走遠了。居然得了那種使他依然能毅拖到黃昏的失望的毅力，只是他不知道有甚麼事臨頭；本來要他明白這些，這未免太麻煩一點。

那些在路上遇見他的人，都停住了步瞧他過去，并且大家輕輕地說：

——這大概是個賊！

傍晚之時他們才走到鎮上，他以前從沒有走到那裏去過。他真不能記憶那些過去的事，也不知道那些將來要走到他身邊的。這些可怕而未曾預料的事，和這些沒有見

過的面孔和房屋，都使他發呆。他一個字也不說，本來無話可說，因為他完全莫名其妙。進一層說，自從好幾年以來，他沒有對一個人說過話，差不多拿運用舌頭的習慣都失掉了；並且他這時的思想，使他陳述一篇議論，也不免過於紊亂了。

他們拿他放入鎖上的拘留所。保安警察却沒有想到他有要吃的需要，便隨他等到明天再說。

但是明天早上，他們正想提他出來詢問，才知道他已經是躺在地下一命嗚呼了。唉，這是何等可驚的事！

(註一)掃墓節在十一月一日，此日也是耶穌的諸聖徒的紀念節。

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在吳淞重譯——譯者。

那一場懺悔



少校馮兌恩娶了珞林艾士德爾小姐時，親友們早就斷定他們這個新家庭是不會好的。

珞林小姐是個秀麗而纖弱的黃髮女子，素以勇敢著名，在十二歲的年齡時，已經有了一個三十來歲的婦人的穩定態度。這是那些早熟的巴黎式的小女人中的一個，彷彿是帶着那做人的知識，帶着那些女性的狡猾，帶着那些思想上的勇敢，帶着那種玩弄世人的深心巧法而降生在世上的。她們所有的行爲，彷彿都是有預防性的，她們所有的措施，彷彿都是有盤算的，她們所有的議論，彷彿都是慎重而有分量的，她們的生活，不過一種當面耍給她們同類看的手段。

這位小姐並且也是意趣橫生的；她很歡喜笑，有時遇到一件使她認爲既妙且奇的

事，竟笑到不能自主和不能回復原狀的地位。她用那種極放肆的樣子當面嘲笑傍人，但是却帶着那點兒永不使人生氣的嬌態。

她是有錢的，很有錢的。由一位神甫的介紹，她和馮兌恩少校結了婚。這位軍官，從前是在一個教會學校，從那種最嚴厲的方法撫育出來的，因此他在軍隊裏頭，也保守一些修道院式的習慣。一些很剛強的主意和一種絕不通融的性格。世上本來有些必然成聖或者必然成惡的人，在他們的心中，自己的思想居於絕對主人的地位；他們的信仰心和決斷心，是不可撓屈的和不可變更的，他就是這些人中的一個。

這是一個高大的黃髮少年，嚴氣正性，胸無城府，心思是簡單急迫而執拗的，然而這類的人儘管在世間活着，却永遠不懂生活的那些內容，那些微妙和那些機巧，甚麼他們也不會猜度，不會疑慮，並且也不容許旁人的思量，審度，信服和處理，不像他們的一樣。

當初珞林小姐一下看見他，立刻看透了他的性格，於是便允許嫁給他。

他們組織了一個異常之好的家庭。她是柔和刷溜而謹慎的，很知道拿自己應當守的地位表示出來，對於慈善和娛樂始終都不懈怠，到教堂禮拜和到戲院看戲，都是按着時刻的，端莊流麗，顯出一種嘲諷意味的神情和一種灼灼有光的眼睛，正正經經和她那個正經的丈夫談着。她拿她和本區以及附近的神甫所做的善舉告訴她的丈夫，說她利用這類慈悲的事務使自己鎮日在戶外活動。

但是，有時候她說到這類慈悲舉動的中間，竟有一陣大笑，一陣不能自禁的神經質的大笑，使她全身都震動了。這位少校不免驚訝起來，不放心起來，瞧着他的妻子在對面笑的連氣都轉不過來，心裏竟有點兒不悅了。等到她略歸靜寧的時節，他便問道：『您究竟有些甚麼，珞林？』她答道：『沒有甚麼！我想起一件怪事呀！』於是她便說一件不相干的故事。

在一八八三年的夏天裏，馮免恩加入第五軍大操。

有一天晚上。因為他們正在一個城市的附近紮營，而以前却享受了十天的帳棚的

和地榻的生活，受了十天的辛苦的和拘束的生活，於是這位少校的朋友們，決計好好地吃頓夜飯。

瑪兌恩先生開始却拒絕加入他們的道伴裏，隨後因為他的拒絕使他們驚訝，便祇好答應了。

那位靠着他坐下的發弗雷中校，一面談着那些最使這位少校醉心的軍事行動，一面不住給他一鍾一鍾地斟酒。那日白天本來很熱，一種沈悶乾燥而將變化的熱度；並且這位少校毫不思索地喝着，漸漸裏一陣新的快活鑽到他的身上了，那就是某一種活潑而正燃着的愉快，一種充滿着那些甦醒了的願望的，那些莫名來歷的食慾的，那些優柔不決的希冀的幸福。

在晚餐已畢而用糖果的時節，他已經醉了。他說着，笑着，鬧着，被一種喧囂的醉勁兒，被一種爲那素來謹慎而安定的男子所有的發狂的醉勁兒所支配了。

有人提議到戲院裏去消磨這晚的光陰，他便陪着他的同事們去了，其中有一個，

撞見了一個曾經被他愛過的女藝員；末了便組織了一場夜半的便餐，邀請了那戲班的一部分女性人員參與。

這位少校第二天醒來時，才知道自己在一間素未到過的房間裏，和一個金黃頭髮的小女人躺在一塊兒，她瞧見他張開了眼睛便向他說：『早安，我的貓兒！』

他開始竟有點兒不懂；隨後，漸漸裏記起了一些的事，但是多少總有點慚愧糊塗。

於是他一言不發地從床上起了身，著好了衣裳，並且拿他的零錢，一齊都倒在了那個爐臺上面。

當他瞧自己戎裝佩刀站在這一個窗幃凌亂而睡椅滿佈着可疑的斑點的房間裏的時候，不禁慚愧起來，於是竟不大敢走出這房門，不大敢從那條可以遇見一些人的扶梯下樓，不大敢在那個看門人的跟前走過了，尤其不敢在那些行路者和隣居的衆目昭彰之下走到街上。

那婆娘却不斷地說：『你遇着了甚麼？你失掉舌頭嗎？然而昨天晚上，你却拿牠伸得好好兒的！這真是一個怪東西！』

他用儀式向她致敬，末了，便決然開溜，洒開大步回到營裏，自以為旁人從他的衣裳和儀態看來，可以猜得出他是從一個「姑娘」家裏出來的。

於是那懊悔心——端正而有所忌憚的男子的一種使人生倦的懊悔心——箝住他了。他自行懺悔，受了聖餐；但是始終覺得不大自在，因為自己的墮落紀念和一種負債般的感想——對於他妻子的神聖債務——始終追着他。

在一個月以後，他才和他的妻子重行相會，因為在那大操的時期裏，她始終住在她的娘家。

她張開胳膊帶着微笑向他跟前走過去。他却用一種心虛者的狼狽態度接待她；並且一直到傍晚時，他始終禁止自己和她說話。

一經他們兩口子單獨相對，她向他問道：

——您有點兒怎樣，朋友？我覺得您和以前很不相同。

他用一種忸怩的神情回答道；

——我到底一點兒甚麼也沒有，絕對甚麼也沒有。

——好說，我很認識您，並且我拿得很穩。您有點心事，一種掛慮，一種傷心，一種厭忌，我知道甚麼呢？

——不錯，有，我有一種掛慮。

——哦！那一種呢？

——叫我告訴您這件事，是做不到的。

——告訴我？這是爲甚麼？您叫我不安，現在。

——我沒有理由給您。但是叫我告訴您這件事，是做不到的。

這時候她本來坐在一張對話的長圍椅上，而他却拿雙手又在背後，一縱一橫地走着，一面却躲背她的視線。

她接着說道：

——想想罷，我應當使您說話，這是我的義務，並且，我還要求您吐出真情，這
是我的權利。您對於我不能有祕密，我對於您也不能有。

他轉背向着她，拿身體伏在窗子上，一面說道：

——好人，世上有一些以不說爲妙的事。那件使我掛慮的，就是在這裏頭。

她站起來了，走到了這房間的那一頭，用胳膊攀着他，隨後在使他轉過來之後，
便拿兩手搭在他的肩上，一面寧靜微笑抬頭瞧着他說：

——瞧呀，好人，對於我，您甚麼也不能隱瞞。我相信您一定做了件把兒壞事。

他喃喃地說：『我做點兒很壞的事。』

她高聲地說：

——哦！壞到這樣嗎？這件事出自您，我真很受驚訝！

他活潑地答覆道：

——我再也不能給您多說甚麼了。不必白花心力來盤問我。

但是她拿他拉到那張圍椅跟頭，強迫他坐下，自己却坐在他的右腿上面，並且輕而且快飛也似地在他鬍鬚的尖角下，吻了一下：

——倘若您現在甚麼也不給我說，我們就會永遠不舒服了。

他被懊悔所傷，被煩惱所苦，祇得支吾地說道：『倘若我告訴您我做了甚麼，您永不會因此便原諒我呀。』

——完全是相反的，朋友，我立刻便會原諒您。

——不會，那是辦不到的事。

——我現在先答應您這件事。

——我告訴您那是辦不到的事。

——我向您發誓一定原諒您。

——不，親愛的珞林，您不能夠那樣做。

——您真是不行，朋友，要是別說笑話。一方面不肯拿您做過的事告訴我，一方面却任憑我想起一些可厭的事；並且我便會永遠掛念那一些，結果您現在之不發言，會和您从前那件在我不明底蘊的壞事一樣地使我怪您。若是您現在開誠布公說出來，一到明天我便會忘記了。

——就是……

——甚麼呢？

他連耳朵都紅了，於是用一種正經的聲音說道：

——我拿在一個神甫跟前懺悔的樣子，在您跟前來懺悔罷，珞林。

於是她的嘴上，露出了那種在聽着他說話時所慣有的迅速的微笑，末了用一種略帶嘲笑的神情說道：

——我來仔細聽。

他接着說道：

——您知道，親愛的，我素來是那樣肯節制飲食的。我祇喝點兒鑲著紅葡萄酒的水，永沒有喝過燒酒那類的東西，這是您知道的事。

——是的，我知道這些事。

——既然如此，請您想想罷，在這次大操快結局的時候，有一天夜晚，我竟隨意喝了些兒，誰知竟很亂了性，很倦，很乏，並且……

——您那一回竟喝醉了嗎？哼，那真是不體面的事。

——對呀，我那一回竟喝醉了。

她露出了一種嚴正的神情：

——那一回，到底完全喝醉了嗎？從實說來罷。醉到不能走路嗎？說罷。

——哦！沒有，還沒有到那種程度。那時我雖然失掉了理智，却沒有失掉那種維持身體重心的本能。我說着，我笑着，我像瘋了似的。

因為他又緘默了，她便問道：

——都在這裏嗎？

——不然。

——哦！……以後呢？

——以後……我幹了……我幹了一件沒廉恥的事。

她瞧着他出神，心中忐忑起來，略帶摸不着頭腦的意味，並且也受到感動了。

——究竟是甚麼事，朋友？

——我們同着……同着一些女藝員在半夜用便餐……並且現在我不知道那是怎樣弄的，我對於您做了負心的事，珞林。

這段話，他是用一種莊重嚴肅的態度說的。

她身體略略掣了一下，隨後她的眼光，因一種陡然來的快樂，一種深刻而不可抵抗的快樂而閃灼了。

她說道：『您……您……您對我做了……』

並且一陣脆脆而急促的巧笑，在她的齒縫間流動三次，以致拿這句話切斷了。

她極力再來表出莊重的神情；但是她每逢將要說出一個字，那笑聲便在喉管裏發抖，隨即迸了出來，却立刻便止住了，然而那新的笑聲又出來了，像一瓶去塞而不能止沸的香賓酒的汽體一般地又出來了。她拿手掩着嘴，使自己歸於寧靜，拿這陣快樂上的可厭的動搖掩在口中；但是那笑聲却從指縫裏流了出來，震動了她的胸膛，使她向前僵着。

她口吃地說道：『慙……慙……慙對於我做了負心的事……哎喲！……哎喲！……
……哎喲！』

於是她用一種異樣的神情瞧着他，並且不禁露出那樣嘲弄的意味，以致這位少校目瞪口呆。

末了，忽然一下，她不能自持了，便放聲大笑……她笑個不住，如同被人格支着似的。一些小的激動從她口裏迸出來；又簡直像是從胸膛裏迸出來的；末了，她用雙

手捧着肚子，長久地咽了好幾回，如同小孩們急嗽時的情形一樣。

並且，每次她用了一種使自身寧靜的那種氣力，却轉而引起一陣新的狂笑，每次她想說幾句話，却轉而使她僵的更厲害了。

『我的……我的……我的……可憐的朋友……哎喲！……哎喲！』

他立起了，任憑她獨自坐在那張圍椅上面，末了，他的臉色忽然變成很灰白的了。他說：

——路林，您現在比那些不講禮貌的還進一層呀。

她在一種因過於快樂而發倦的境界裏口吃着說道：

——您……您叫我怎樣……我……我……我不能夠……您真是……真是奇怪……

哎喲！哎喲！……

他的臉色像鉛一樣地青了，並且用一種表示已起異感的發楞的眼睛瞧着她。忽然一下，他張口想叫喚一點東西出來，但是却甚麼也沒有說，拿身體向後下轉，於是便

出去了，一面却拿門帶上。

珞林彎着身軀，咽的連氣也轉不過來，她依然用一種欲絕的笑聲笑着，這笑聲正像一場幾已全熄的火場的那點火焰一般，有時也偶爾騰起一兩下。

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吳淞譯完——譯者。

珞莎麗白呂唐

在

這件案子的裏頭，真有一種無論是那些陪審員或者那位庭長或者那位檢察官自己，都不能懂的神祕。

這個姓白呂唐名珞莎麗的女子，是一個在莽台村的瓦郎博夫婦家中服務的女工，她未經東家察覺已經成了懷妊的婦人，並且那天夜晚，她在她所住的屋閣裏面生產了小孩，隨後又拿小孩弄死埋在那園子的地裏。

這本是女工們弄死嬰孩的常見之事。但是却有一件事情，始終還是不可解的。原來那次在這個姓白呂唐的女子的臥房裏所施的檢查，竟發見了一套完全的嬰孩衣服，這些東西，却是珞莎麗本人花了三個月的晚工，親手去剪裁縫紉的。她以前因為這種長的工作，用了抵當品購買蠟燭，現在那賣燭的雜貨店的老板，親自到庭證明。並且

還調查得本村的那個穩婆，曾因知道她的情形，已經給了她一切的指導和一切的經驗上的勸告，以爲那事情在一種不及求助的時間發生之用。此外，她還在巴昔村，給這個姓白呂唐的女兒找了一個位置，她就料到了東家會歇她的工作，因爲瓦郎博爾夫婦對於道德向來不肯玩視。

這兩夫婦也都到了庭，這是一種外省式的小資產階級，他們憤憤地攻擊這個污壞了他們房子的賤人。竟想不待裁判，立刻看見她斬首，並且在她們所處的舉發者地位的口吻裏，用懷恨的陳述壓倒她。

那被告是下諾爾曼第地方的一個長而美的女子，在她的地位，算是很有知識的，這時她哭個不住，並且甚麼話也不回答。

因爲一切的事實，證出了她早願意保留願意撫育她的孩子，大眾便不甚相信她是在一種失望而發狂的時節做了這種野蠻行爲。

那庭長又費了一番心力勸她說話，來取口供，用了一種極和藹的態度感動她，使

她悟得這一切團集攆來來審判她的人，絕不想置她於死地，而且還能給她伸冤。

於是她才打定了主意。

他問道：『瞧罷，請您先拿那嬰孩的父親是誰告訴我們。』

在這庭長未曾說這句話以前；她一直拿這一層極力遮掩着。這時她忽然瞧着她那兩個剛才正帶着激怒來誣告她的東家，一面回答道：

——就是約瑟先生，瓦郎博先生的姪子。

那兩夫婦都跳了起來，並且齊聲喊道：『這是假的！她說謊呀。這是一個無廉恥的女人！』

那庭長叫他們不要發言，於是接着又問道：『往下說呀，我央求您，並且請您告訴我們這件事是怎樣成功的。』

於是她匆匆地開始大放厥詞了，在這幾個一直被她當作仇敵和執拗的審判官看待的嚴酷的男人的跟前，解放她那顆久受拘禁的心了，她那顆寂寞而被搗碎的可憐的心

了，傾吐她的傷感了，她一切的傷感了：

——對呀，就是約瑟瓦郎博先生，當他去年告假回來的時節。

——他是做甚麼的，約瑟瓦郎博先生？

——他是個砲兵上士，先生。那時他在家裏住了兩個月。夏季裏兩個月。我，我那時甚麼也沒有想起，當他開始先向我注意，隨後又向我說些殷勤的話，隨後又鎮日巴結我的時節。在我，我聽其自然，先生。他常常說我是好看的女兒，說我討歡喜……說我中他的意思……在我，他也中我的意思，確實中我的意思……您要我怎樣呢？……一個人聽見這類的話，當這一個人是孤單的……完全孤單的……像我一樣的時節。我是孤單的，在世界上，先生……我的煩惱，竟沒有一個人可以告訴……我沒有父親了，沒有母親了，也沒有兄弟姐妹，一個人也沒有！所以每每他來和我談天的時節，就使我拿他當作一個回家的弟兄。並且隨後，有一天晚上，他要求我回到河邊走走，使我們可以高聲談天而不驚動誰。我便去了，我……我知道甚麼呢？我知道以後的事

嗎？……他拿我攔腰抱住了……說句確實的話，我真沒有肯……沒有……沒有……我沒有能穀……那時節天氣儘管好，我竟想放聲大哭……滿天的月光……我沒有能穀……沒有，我向您發誓……我沒有能穀……他便照他所要的做了……這件事頑了三個星期，當他住在家裏的時節……我可以跟他走到天盡頭……他却動身去了……我那時不知道我已經懷妊，我！……一直到一個月以後，我才知道！

她又痛哭起來，於是非給她一點時候不能使她恢復原狀。

隨後，那庭長仍然拿教士們在懺悔台前所用的態度說道：『瞧瞧罷，往下再說罷。』

她又來說話了：『我到了知道我已經懷妊的時節，便去通知那穩婆布丹師母對她說明原委；並且我還請教她那種不能等她幫忙的措手不及的辦法。隨後，我夜夜縫那些嬰孩衣裳，一直到一點鐘為止，每天這樣；隨後我又另外找了一個做工的地方，因為我很知道我一定會被人辭歇；但是我要在固有的地方一逕踴到底，使我多賺幾個銅

元，因為我本來沒有多錢，而為那個嬰孩真要錢用……

——那末您以前並沒有願意拿他弄死嗎？

——唉！實在沒有願意，先生。

——何以您又拿他弄死呢，那末？

——請您聽我說這件事罷。這件事比我所計算的來的早一些。那時節我正在廚房裏洗那些碗盞，牠却已經弄到我身上發動了。

『我的男女東家，那時節已經都睡熟了；我攀着樓梯的欄杆，費了大事才走到樓上，末了我躺在地上，躺在那樓板上面，免得拿我的床弄髒。這件事也許熬了一個鐘頭，也許兩個，也許三個；我一點也不知道了，因為那真使我疼痛；隨後，我用全身之力拿他向外一送，我便覺得他已經出去了，於是我拿他拾了起來。

『唉！對呀，我那時真高興！照着布丹師母告訴我的話做過了一切的手腳。隨後我拿他放在床上，他！誰知一陣疼痛又在我身上發動，這一陣的疼痛真是叫人送命

的。——倘若你們男子們知道這種疼痛，你們這些人，就不會那樣歡喜幹那件事了！——我因此仆着跌倒了，隨後我又仰面躺在地下了；末了，這陣疼痛又開了個把鐘頭，也許竟有兩個鐘頭，僅僅這一陣……隨後又出來了另外一個……另外一個嬰孩……兩個……是的……兩個……那麽樣的！我如同對付那第一個一樣拾了起來，隨後再拿他放在床上，這個靠着那個——兩個。——這是做得到的事嗎？請您說罷，兩個孩子！我是一個祇能賺得二十個佛郎一月的人！請您說罷……這是做得到的事嗎？一個，行的，省儉一點，可以做得到……但是兩個就不行了！這件事那時真使我想昏腦袋。我知道嗎？我能做選擇嗎？請您說罷。

『我知道嗎！我看見我的末日快到了！我不知不覺拿我的枕頭壓在他們的上面……我不能做拿兩個一齊保留……於是我再躺在上面。隨後，我又在上面滾着哭着，一直到我从窗子看見天明才行停止；他們那時已經都在那枕頭下面死了。於是我拿胳膊夾着他們，便下了樓，到了菜園裏，尋了種菜的鋤頭，並且盡我的力量深深地在這

邊埋了這一個，隨後又在那邊埋了另外的那一個，沒有攔在一塊兒，使他們不能議論他們的娘，倘若他們說話，這些小的死人。我知道嗎，我？

『隨後，我便很不舒服地睡在床上不能起來。有人找了那醫生過來，甚麼都已經明白了。這都是真的事情，審判長先生。請您照那個能彀合您的意思的辦法辦罷，我已經預備停當了。』

那些陪審員的半數，時時拿手帕去醒鼻涕，以免眼淚流了出來。

許多女客已經在旁聽席上嗚咽了。

庭長問道：

——您拿另外的那一個埋在那個地方呢？

她却轉而問道：

——您找着了那一個呢？

——就是……那個……那個埋在種白菜的地裏的。

——那末！另外的那一個是埋在種蛇床子的地裏，正在那井邊。
於是她開始痛哭了，悲慘的使人心酸。

結果，這個姓白呂唐名璐莎麗的女子，經這個法庭宣告她無罪。

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吳淞重譯——譯者。

寂 寞



正是一場男客們的晚餐之後，我們都是很快樂的。其中有一個，我的老朋友，向我說：

——你願意在極樂公園通衢的上坡道兒上散步嗎？

於是我們便用慢步隨着那條散步的道兒，在那些木微葉脫的樹陰之下走動了。一點兒聲響也沒有，除了巴黎全城所造出的模糊而不斷的擾攘以外。一陣涼風拂着我們的臉，一些之星羣在烏黑的天空裏撒出無數的金點兒。

我的同伴向我說：

——我不知道何以到了夜晚，我在這裏總比在傍的處所呼吸的好一些。彷彿我的思想，在這裏便擴張了似的。有時我頭腦中，得着這類使人自信將發明許多事物的無

上神祕的微光，但是時間很短。隨後那門戶又自行關閉了。那就完了。

我們偶爾看見了兩個人影兒，在沿路的那些樹叢裏活動，這宗成對的人影兒都是相並的，所以祇成功一個黑點。

我的同伴喃喃說：

——可憐蟲！他們使我感受的東西，並不是厭惡，却是一陣範圍很廣的憐憫。在人生的各種神祕的裏頭，現在我祇參透了一件：我們生活裏的那種因我們永遠是伶仃而生的大痛苦，於是我們的力量，我們的行動，不過都是要驅逐這種寂寞罷。那些人，那些在露天之下的長樑上的情人，也像我們一樣，像世界上的生命一樣，不過極力想拿他們那種隔離的境界，至少停止一兩分鐘罷；但是他們蹲着不動，他們永遠在伶仃的境界裏蹲着不動；並且我們也是一樣。

我們多少都窺見這層，如是而已。

自從多時，我因為悟到了發見了我在這個可怕的寂寞裏活着，並且知道世上決

沒有甚麼可以驅逐牠，於是便熬受這種可厭的痛苦，我說世上決沒有甚麼，請你聽清楚呀！雖然我們嘗試着，雖然我們製造着，無論我們的心絃的奮勵，我們的嘴唇的召喚和我們的胳膊的撲抱，到了甚麼樣的情形，我們始終是伶仃的。

我今晚在這次的散步裏抓着了你，就是要使我暫不回家呀，因為現在我對於我住宅裏的寂寞，異常感受痛苦。這住宅於我究竟有甚麼用處呢？我說着，你聽着，我們都是伶仃的，並肩而行，然而都是伶仃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聖經上說過，思想簡單的人是有幸福的。他們都有那幸福的幻想。我們這種可慘的寂寞，他們那裏感得到呢，他們並不錯誤，至於我，在人生裏，除了肘彎的接觸以外，甚麼接觸也沒有，除了那個了解，窺見，猜度和熬受我們無盡期的隔離境界的認識，得點自私的滿意以外，甚麼愉快也沒有。

你現在覺得我有點兒發瘋嗎？

你聽我說罷。自從我感到了我生活裏的寂寞以來，彷彿我見天愈覺深深地墜入

一種莫測限際而也許本來沒有限際的黑暗地窖裏！絕沒有誰陪着我於其間行走，絕沒有誰圍繞着我，絕沒有誰走過我這樣一條道兒。這地窖，就是人生。有時，我聽見一些空響，一些人聲，一些呼號……我便躡着腳對這些騷動而行。但是我從來不能準確地知道牠們是從那裏出發的；我永沒有撞見過一個人，我永沒有尋到一隻手，在這圍繞我的黑暗世界裏。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有幾個人偶然也猜到過這種殘酷的痛苦。

茂塞高唱過：

誰來了？誰喚我？闕焉無人。

我是伶仃的。——鳴着時鐘聲。

嗚呼寂寞！——嗚呼貧困！

但是，在茂塞的心上，那不過是一種過程式的懷疑，而不是一種固定的保證，所以和我的境界不是一樣的。他是个詩人；他製造了那種如幻如夢的生活。他從沒有真

地過過伶仃的境界。至於我，我是伶仃的！

巨司達夫佛羅貝爾，是這世界上最不幸者中間的一個，因為他也是那些最有明見者中間的一個，他曾經對於一個女朋友，寫過這樣一句失望的話：『我們都是在一個沙漠裏。誰也不明白誰。』

不明白，誰也不明白誰，雖然有人思慮，雖然有人議論，雖然有人嘗試。譬如我們目下看見的那些行星，如同一粒火種似地在天空竄過去，遠的使我們祇望見其中某幾個的光明，其餘不可點數的那一些，都在那渺無限際的處所失散了，牠們彼此相距是那樣接近的，也許能够像一個物體的那些分子一般，組織而成一個集合體，我們的地球固然也是一個行星，牠果然知道在這些行星上所發生的甚麼嗎？

既然如此，這個人永不會知道在另一個人的心中所發生的事。我們人類彼此相互間的距離，比這些行星更遠一些，尤其是更隔離一些，因為思想是不可窺測的。

你知道有件事，比我們不能窺測的那個生命的長期微燭還可厭一些嗎！世人彼此

相愛，如同很接近地維繫在一處，伸着胳膊而不能達到那聯合我們的目的。一個苦求聯合的需要，驅使着我們，但是我們的全部力量，都處於莫能相助的地位，我們的信任，是虛設的，我們的腹心，是無結果的，我們的撲抱，是無精采的，我們的溫存，是徒勞無功的。當我們要雙雙廝併的時節，彼此兩方的奮勵直前的態度，不過使我們彼此互相唐突罷了。

我覺得再也沒有比拿自己的肝胆獻給朋友時更要感受伶仃的了，因為那樣一來，我就更見明白了那個不可超越的障礙。他在那邊 那個漢子；我看見他那雙炯炯有光的眼正對着我！但是他的靈魂，在那雙眼的後面，我却一點也不認識。他聽着我說的話。他思念一些甚麼呢？對呀，他思念一些甚麼呢？你不明白這種精神上的痛苦嗎？他也許怨恨我嗎？或者嘲笑我嗎？他思致我所說的話，他評判我，他刺諷我，他議論我，以為我是無足重輕的或者冥頑不靈的。我怎樣知道他所思念的呢？我怎樣知道他之愛我正像我之愛他一樣呢？我怎樣知道那個小而圓的腦袋裏的疑問呢？一個人的那

種不可知的思想，那種潛伏而自由的思想，真是何等神祕呀！我們既不能認識牠，也不能引導牠，更不能宰治牠，降伏牠！

至於我個人，我徒有以身相許敢布腹心的大志願，然而達不到這一層。我拿這個誰也不能參透的自我的祕密地點，深深地保持着。誰也不會發現牠可以走到那地點，因為誰也不和我相似，因為誰也不明白誰。

在這時候，你明白我的意思嗎，至少？不行，你現在斷定我是瘋了！你審查我，你對我保持已見！你心下獨自盤算：『他今天有點怎樣呢？』但是倘若你有一天，能懂得能穀猜得我這種駭人而微妙的痛苦，那末祇望你走到我跟前告訴我，說是：『我已經明白你的意思了，』也許你那時可以使我舒服一會兒。

世上那些婦女們，使我對於我的寂寞，格外窺得清楚。

作孽！作孽！從她們那一方面，我真感受過痛苦，因為她們時常給過我那種不甘伶仃的夢想，比男子們給我的多一些！

一個人在走到愛情裏的時節，彷彿覺得自身是很舒展似的。一種類乎仙境的幸福便拿你們籠罩住了！你知道爲着甚麼呢？你知道這種廣大無邊的幸福上的感覺是從那裏來的呢？這不過是想到自己已經不是伶仃的罷了。那隔離的境界，那人類的棄遺彷彿中止了。這是何等的謬誤！

那個婦人倘若是夢境裏的大幻像，那末她因那種侵蝕我們這個寂寞心田的愛情上的長期願望所感的精神痛苦，便遠甚於我們男子了。

你是深知那種和長髮媚態而顧盼使人顛倒的生命廝併時所過的良辰滋味的。何等狂力擾亂我們的神志！何等的幻象激動我們！

她和我，我們兩人不是彷彿立刻將要成爲一個嗎？但是這立個刻却永不實現，並且，在好幾個星期的期望和空喜之後，我某一天，忽然覺得我反而在那種向未遇過的伶仃境界裏了。

在每一次嘴唇交頸之後，那隔離的境界便擴大了。這真是令人垂淚而悲怨欲絕的！

有一個詩人，布呂東，不是寫過：

繾綣溫存盡是動搖的狂熱，

那種以肉體結靈魂的孽緣，

枉勞了許多沒結果的心力……

隨後，話別了。這就完了。這不過如同我們承認了那個曾在人生一段光陰裏拿全個兒送給我們混過一下的婦人罷！然而我們却永遠決不認識她的任何思想！

即令在那些生命的一種神祕的妥協裏的時節，在那些期望的和一切意志的一種完全的錯雜裏的時節，我們固然彷彿業已深入她的靈魂的深處了，有時，祇要一個字，一個唯一的字，便拿我們的謬誤給我們漏洩出來，如同黑夜裏的一道電光一般，拿我們倆——我和她——中間的那個黑窟窿掙給我們看了。

然而，世上那件最甜美的事，就是在所愛的婦女身邊，默然不語地過一個黃昏，僅僅由於見面所得的唯一感覺，已經幾乎完全地舒服了。千萬再也不用要求，因為兩

個生命，是從來不會一致的。至於我，現在，我封鎖了我的靈魂了。我所信的，我想要的和我所愛的，再也不向誰說了。既然知道我被這個駭人的寂寞所困，我所以又用冷眼靜觀天下的事物，永不發表我的意見。那些意見，爭論，快樂和信仰，於我有甚麼相干呢！我漠視一切，對於誰都不能表同情了。我的思想，不可目觀的東西，一直躡在不動作的境界。祇用一些平凡的話去答覆每日裏的詢問，有時我並且不願意費事去說話，於是祇用一個表示「是的」的微笑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他說了這麼一大篇話，我們早從那連衢的上坡道兒走到凱旋門了，隨後我們又由下坡道兒走到了恭戈爾德廣場了，因為他從從容容地說了這些話，此外還加上我所記不牢的許多傍的事情。

忽然，他停住了脚步，伸起兩隻胳膊，對着那座由拿破崙一世從埃及運來而豎在巴黎地面的白石紀念柱——這時那根滿身彫着紀念牠祖國歷史文字的石柱的片影，

已經埋沒在星光裏了，一面高聲說：

——看罷，我們大眾都像這地球一樣。

隨後，他便一言不發和我分手了。

他是醉漢嗎？他是瘋子嗎？他是明白的人嗎？我到現在還不知道。偶然，我覺得他有道理；偶然，我又覺得他是精神錯亂。

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在吳淞重譯——譯者。

迴憶



初春的晴光裏，一些壯年時代的迴憶，真容易回到我心上来！那初春的晴光，真地一切都是和藹歡欣旖旎動人的時節。多麼令人留戀呀，那些在往日春光裏的迴憶！

你們可記得，老朋友們，親弟兄們，那些祇有勝利和歡笑的人生的快活年代嗎？你們記得那些在巴黎附近一帶浪游的日子嗎，我們的窮快活嗎，我們在各處森林的新綠下面的散步嗎，我們在塞因河邊的小酒店裏的晴光沈醉嗎，和我們那些極平凡而極雋美的愛情上的奇遇嗎？

現在，我想在這些奇遇裏拿一個出來說說。這是十二年上下的事，然而我已經認爲那樣老大了，那樣老大了，彷彿牠是在我生活裏那一端的，在那個灣頭以前的，

在那個我早經於其間忽然發見這旅行結局的灣頭以前的。

那時我正是二十五歲。我剛到巴黎；在某部服務，於是那些星期日子，在我竟視為非常的佳節，雖然永沒有遇過驚人之事，却充滿了那一種過量的愉快。

到今日，却天天都是星期日了。但是我很眷戀那種每逢七天才有一個星期日的時代。那真好！我那時有六個佛郎供我的零花！

*

*

*

我起床很早呀，那一天，滿腔懷着了那些小官兒所深知的那種自由上的感覺，那種得了解放和休息而安寧自在的感覺。

我打開了我的窗子。那天氣真算是異常之好。蔚藍的天色，在那充滿着日光和燕子的城市上面展開着。

我很快地著好了衣裳便出了門了，預備在那些森林裡消磨光陰，吸呼樹葉的新鮮空氣；因為我本是鄉村裏的人，素來在草裏和林間長大的。

巴黎在和風與晴光之中，是喜悅的和甦醒了的。那些房屋的門面都有輝光；那些看門人養的白燕，都在牠們的籠子裏高嘯，而一種在街上呈露歡欣的氣象，照着行人的面目，拿一陣笑容向四處佈散，如同在這晨曦之下的人和物的一種神祕的喜悅似的。

我走到塞因河邊，去趁那種可以送我到聖克羅德的飛燕小輪。

我那時真愛在那蘆船上候船的情景！彷彿我將要動身到世界的盡頭去似的，到那些新而奇的地方去似的。我看見牠出現了，那隻船，在那邊，在那邊，在那第二座橋的下面，很小很小，帶着牠那簇烟，隨後，大一點兒了，大一點兒了，永遠大起來了；末了，牠在我頭腦中，竟有海船行動的意味了。

牠靠岸了，而我也上去了。

一些爲過星期日而好好地打扮了的人，已經在那船上了，衣飾華麗，面目紅潤。我在船頭上站着，瞧見那些碼頭，那些樹木，那些房屋和那些橋梁都走遠了。忽然

我望見了那座攔在河心的黎明棹橋。這就是巴黎的終點了，鄉村的起點了，而那段在那橋穹的那一面的塞因河，如同旁人拿空間和自由都交還給牠一般，漸漸寬大了，陡然變成那條將要穿過平原，伴着山麓，傍着樹林，經過田野而流的平靜的河身了。

飛燕在那兩洲之間經過以後，便沿一座灣轉的山坡而行，這山坡的新綠叢中充滿着許多的白色房屋。一道聲音報告道：『下麥東村』，隨後更遠一點：『塞威爾』，末了再遠一點：『聖克羅德』。

我下船了。於是我用快步穿過一座小的城市，便走上那條通到那森林的大路了。我身上帶着一張巴黎附近一帶的袖珍地圖，以免在那些向各處分叉地穿過這些有巴黎人士散步的小樹林的歧道上迷途。

我一經走到那樹陰裏，便來研究我那張地圖，這地圖在我眼裏真表出一種完全的簡明標識。我可以向右轉，隨後向左轉，隨後再向左轉，於是在天黑時可到威賽晚餐了。

於是我在那些新綠的樹葉之下，吸着那陣由樹脂和樹芽所香化的好空氣，一面開始慢慢地走動了。我用小步兒前進，拿那些破爛的字條兒，辦公室，科長，同事們和案卷之類，都丟在腦後，却想像那些在前途的啞幕裏遮着而可以撞到自己身上的有味的事了。在我那時的頭腦裏，穿過了許多被這陣鄉村清氣所喚醒的童年的回憶，並且我漸漸地被這種在初夏日光裏微熱的樹木的芬馥的有生氣的而顫動的怡神趣味所浸潤了。

我偶爾坐了下來，去細看那些沿着一道高坡盛開而爲我素識其名的各種野花。我立刻認出了這些東西儼然和我在家鄉看見過的那些是一樣的。牠們都是纖巧的，紅黃青紫，無一不備，有些是頂在一根長莖上，有些鋪在地下。一些色彩形式兩俱不同，或扁或長或巨或細的小蟲兒，安靜地在那些因牠們的重量而搖動彎曲的草莖上向高處攀緣。

隨後，我在一處低點的地方睡了幾個鐘頭，末了，我已經在這個午睡中得了休息

和調養的效力，便又走動起來。

在我的眼前，有一條小徑在樹叢裏露了出來，那些樹上的成簇的細葉子，任憑日光通過，在各處的地面上灑出一些和白色野菊相似的小圓點兒。這小徑向着抬頭望不盡的處所延長，真是空曠寧靜。僅僅有一隻伶仃而嗡嗡地鬧着的大的黃蜂，沿着牠飛着，有時因爲在一朵垂在牠身邊的花上吸取滋養料便停止一下，並且幾乎立刻又重新飛起來，預備又到略遠的地方去休息。牠的魁偉的身體，彷彿是用紺地黃條的絨做成而有那透明而異常之小的雙翼托着。

但是忽然之間，我看見這條小徑的那一端有兩個人，一男一女，對着我走來。我因爲不願意有人在這種安靜的散步之中來打攪我，所以在他們彷彿喊着我的時節，我正向一叢小樹裏躲藏。那婦人末了揚動她的日傘，而那個寬去外褂祇著襯衣的漢子，也無精打采地拿他一柄舉起。

我祇得向着他們走過去。他們用匆忙的態度提動脚步，兩個人都是臉色很紅的，

她的步兒小而且快，他呢，用大步兒跨向前來。旁人可以在他們臉上，看見一些不高興的意味和疲倦的神情。

那婦人立刻向我問道：

——先生，您能報告我們這是甚麼處所嗎？我這個蠢漢子自稱熟悉本地的情形，却使我們迷了道路了。

我安穩地答復道：

——這位太太，您正對着聖克羅德走，和威賽背道而馳。

她用一種氣憤憤地怨埋的眼光瞧着她的漢子說道：

——怎麼樣！我們和威賽背道而馳？但是我們正要到那邊吃晚飯。

——我也一樣，這位太太，我到那裏去。

她聳着肩頭，一面用婦女表明激怒的高傲的輕視態度說了好幾遍：

——上帝，上帝，上帝！

她是很年輕的，漂亮的，紺髮的，她脣上的毫毛略有一點兒濃的影子。

至於他，他滿頭是汗，正用手帕拭着自己的額頭。我知道這一定是一個巴黎的小資產階級的家庭。那漢子彷彿是疲倦極了而又發愁似的。

他支吾地說道：

——但是，好朋友……這是你……

她並不待他說完：

——這是我！……哦！這是我，現在。先時不肯打聽就動身，一面却自稱一定可以尋得着道路，難道是我嗎？難道是我要從那山腰上向右面轉灣自稱認得道路嗎？難道是我自告奮勇……

她沒有說完這句話，他的漢子如同發狂似地迸出了一聲尖銳的叫號，一聲無論是那一國語言都不能描摹的野人式的叫號，但是却有點兒像發抖的「狄狄」之聲似的。

那少婦既不驚訝，也不慨嘆，並且接着說道：

——不是我，真的，世上真有許多自稱知道一切的蠢人呀。去年，拿着那列開往潔泊的車當作那列開往哈佛爾的車，難道也是我嗎？快說呀，是我嗎？那回說勒都爾那先生住在殉殺街以至於和旁人打賭，難道也是我嗎？……不信色來司蒂是個女賊，難道也是我嗎？

隨後，她用一種暴怒，用一種發言官能的駭人速度繼續鬧下去，拿那些由共同生活的親愛境遇所生的最瑣碎的，最想不到和最難堪的怨言，都湊積攏來，責備他漢子的一切舉動，一切思想，一切狀態，一切未成功的事，一切徒勞的氣力和他自從結婚直到目前的生活。

他極力去攔阻她，去使她寧靜，並他口吃着說：

——到底，好朋友……這並沒有益的……在這位先生跟前，我們拿自己來演活劇……不免使這位先生厭煩……

於是他移動他那種可憐的視線，對着那叢小樹，彷彿他要窺探那種神祕安靜的幽

境，預備鑽到裏頭去逃避一切視線似地；並且，偶然之間，迸出一聲新的叫號，一種延長而尖銳刺耳的「狄狄」之聲的叫號。這習慣我認做是一種神經上的病。

那青年婦人忽然轉過身來對着我，並且用一種異常的迅疾態度換了神情說道：

——倘若這位先生答應，我們很願意跟着您走，免得又迷道兒，免得在樹林子裏面過夜。

我鞠躬承認了；她便挽着我的胳膊，於是開始和我談起許多的事，談她自己，談她的生活，談她的家庭，談她的買賣。他們原來是在巴黎城裏開手套店的。

她的漢子在她的身邊同着走，時常拿着慌張的眼光瞧着樹林的深處，並且偶爾還發出那種「狄狄」之聲。

末了，我向他問道：

——爲甚麼您這樣地叫着？

他用一種狼狽而失望的神情回答道：

——就是爲着我失掉了的那隻可憐的狗？

——怎麼樣？您失掉了您的狗嗎？

——是的。這差不多是一年前的事。牠從來沒有到過店門以外。我那一天想引牠到樹林子裏散步。誰知牠永沒有看見過樹和草；於是便像發狂似的了。牠跑起來了一面汪汪地吠着，隨後牠便在樹林子裏失蹤了。我應當說明牠很害怕那條鐵路；那東西使牠失掉了頭腦了。我徒然喊了好幾陣，牠並沒有回來。牠一定是在那裏面餓死了。

那青年婦人並不瞧着她的丈夫而清朗地說道：

——倘若以前放開那根吊牠的繩子，這件事就不會發生了。一個人到了像你一樣笨的時候，就不能養狗了。

他羞怯地支支吾吾說道：

——到底，好朋友，那是你……

她一下便停住了脚步；並且楞着自己眼睛釘着他的睛眼，如同要給他剝掉似的，

她又來拿無窮的責備劈面向他相詰了。

黃昏漸漸到了。那一層籠罩原野的晚靄，慢慢地張開來；於是一種由那陣在傍晚時充滿了這座森林的意外涼爽而動人的感覺所成的詩意，浮動起來了。

忽然，那年輕的漢子停住了脚步，並且焦急地搔着腦袋說道：

——哦！我相信我已經……

她瞧着他說道：

——喂，甚麼！

——我以前沒有注意我的外衣是搭在胳膊上的。

——那末怎樣呢？

——我已經丟了我的票夾子了……我的零錢都在那裏頭。

他氣的發抖了，氣的連喉嚨都咽住了。

——糟糕，你真是昏蛋！到底你真是昏蛋！真會嫁給這樣一個糊塗蟲嗎！既然如

此，趕緊去找罷，並且務必去尋來。至於我，我就和這位先生到威養去。我不願意在這森林裏過夜。

他從容地回答說：

——可以，朋友；那末我等會兒到那裏來尋你們兩位呢？

他們便向我詢問了一爿飯館。我便加以說明。

那漢子便轉身走了，對着那塊被他那雙愁眼所梭巡的地面彎着腰尋找，一面帶着「狄狄」之聲走遠了。

弄了好半天我們還看見他；暮色比以前更要厚一點兒，使他在那條小徑的遠處隱沒了。不久我們便辨不清楚他的影子了；但是過了許久，我們還聽見他那種「狄狄」之聲，越是暮色越濃，這聲音越現尖銳。

唉，我同着這個攀着我的胳膊而本不相識的小鳥兒，在暮靄的恬靜境界裏，用一種活潑而舒服的步兒走着。

我思索一些殷勤的字眼，然而却尋覓不著。祇好驚喜交集地守着緘默的態度。

忽然，一條大路拿我們這條藏在樹叢中的小徑切斷了。我瞧見在我右手邊的山溝裏，有一座小的城市。

那地方是甚麼處所呢？

來了一個過路的人。我向他詢問。他回答道：

——那地方是布奇瓦。

我不免發呆了：

——怎樣，布奇瓦嗎？您拿得定嗎？

——自然，我拿得定。

那小鳥兒瘋也似地笑起來。

我那時勸議叫乘車子送我們到威賽。她說：

——我真不想那樣做。那不免太怪象了，並且我現在很餓。說句真心話，我是很

安寧的；我的漢子斷不會再迷路了。並且我竟能因此而舒服幾個鐘頭，究竟是點兒外快。

我們便走到了一月開在堤邊的飯館裏了，並我竟胆壯地開了一間特別房間。

她竟喝醉了，我說句真話，她歌唱起來，喝了些香賓酒，鬧了各種神經錯亂的事
情……並且就是那件頂大的，她也幹過了。

這就是我第一次的風流罪過。

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吳淞譯完——譯者。

馬爾德茵



件事撞到他身上，正是某一個星期日在教堂裏祈禱之後。那時他從那教堂裏出來，沿着那條通到他家裏而行人稀少的道路行走，撞巧那個馬爾德茵也正回家，她剛好在他前面。

——她是馬爾德茵的女兒，有人拿她父親這個姓變成陰類的名詞，如同渾名似地叫她做「馬爾德茵」。

那父親這時用一種富農式的穩重步兒，伴着他的女兒走着。他大概是穿厭了那件布大褂，所以這時換上一件灰色呢的短褂，戴上一頂寬邊的硬頂圓帽。

她身上束着那副每星期祇用一回的腰甲，直挺挺地走着，腰窄肩寬，偶爾搖動一點兒，便看見臀部的凸起。

她頭上戴着一頂由伊弗桑那個大口岸買來的簪花帽子，露出了她那一整條健壯圓而柔軟的項頸，和項頸上的那些個因風日以致枯黃而這時正在飄動的短髮。

他，白努司特，祇瞧見她的背影；但是他却很認識她的面目，雖然他向來並不多注意她。

忽然一下，他向自己說道：『真是，這個馬爾德茵總算是一個美貌的女子。』他瞧着她去了，覺得自己受了衝動，陡然贊嘆起來。這時他竟不必再去看看那個臉蛋兒，不必。他眼中保留着她那腰支的幻影，一面如同剛才自言自語一般，繼續地向自己說道：『真是，這是個美貌的女子。』

馬爾德茵預備走進馬爾德茵莊——她父親的田莊——而向右轉灣了；於是她側身向後面瞧了一下。她看見那個在她認為神情異樣的白努司特了。她高聲說：『早安，白努司特』。

他回答道：『早安馬爾德茵；早安，馬爾德安老爹』，於是他過去了。

他回到家裏的時節，飯菜已經在桌上盪正好了。他的坐位，在她的娘的對面，在他的兩個長年工人的旁邊，至於他家裏的那個女工，却正去取蘋果酒去了。

他喝了幾調羹的湯，隨後便推開了那隻盆子。他的娘問道：

——你不舒服嗎？

他回答道：『沒有甚麼不舒服，這個到我肚子裏，竟像是一種沸騰的東西，於是便叫我不餓了。』

他瞧着傍人吃東西，一面偶然切一小塊的麵包，從容地送入口裏去，長久地咀嚼着。他思念到馬爾德茵了：『這總算是一個美貌的女子。』在實際上說來，他以前對於她並沒有看到這一步，並且這句話就是這樣陡然而來，其力量之強，竟使他因此而不思飲食了。

他對於那份煨牛肉，也不去動一點兒，他的娘說：

——甚麼話，白努司特，你應當勉強吃一點點；這是羊排骨呀，這於你有益。

個人在不思飲食的時節，應當勉強吃一些。

他噓了幾塊兒，隨後便拿那盤子推開了；——不行，那句話絕不會忘記。

午後，他走到那些地裡兜了一個圈子，並且叫那長年休息，祇須溜溜牲口。

那田地裏空無一人，這本是例假的日子。在一片生着苜蓿的平原裏，四處都是一些從側面眼着的牛，牠們對着日光，細嚼那些反芻的草。一些卸下來的犁頭，擺在一塊耕好了的地角上；那些預備播種而已經耕好了的地，在那些新刈未久而就地腐爛的麥本叢裏，展開牠們的隴畝。

一陣略見乾燥的秋風在平地上拂着，我們便可以知道在夕陽之後的傍晚是會涼爽的。白努司特坐在一個溝邊，如同要使腦筋飽嘗空氣一般，拿帽子擱在膝上，於是他在這個田原的沈寂境界裏高聲說道：『若是論到一個美貌的女子，那本是一個。』

夜晚，他在床上，依然想着，第二天醒來的時節，又是如此。

他不憂，他不怒；他却不能說明他有點怎樣。這簡直是一點兒抓住他的東西；一

點兒勾在他靈魂上的東西，一種並不走開而使心癢的理想。有時我們常常遇見一隻大的蠅子被人關在一間房裏。於是便聽見牠嗡嗡而飛，這聲音一來，便使我們生厭，使我們發怒。忽然牠停止了；我們也就忘記了；但是，忽然牠又鬧起來，因此竟使我們抬頭尋覓。我們既不能捉住牠，也不能趕走牠，更不能弄殺牠，並且就是叫牠停止不動也一樣做不到。剛好歇息一會兒，牠又開始嗡嗡了。

馬爾德茵的記念，正像一只被人關住的蠅子一般，在白努司特的頭腦裏發生作用。

隨後，一種慾望叫他去看她，於是他在馬爾德茵莊前過了好幾次。末了，他瞧見她：她正向那根張在兩枝蘋果樹之間的繩子上晒衣。

那一日，天氣是熱的；她祇穿上一條短裙和一件襯衣，當她伸起胳膊去懸掛要晒的物件時節，這衣裳便在她身上，明晰地顯出她那穹曲的腰支。

他靠着那條溝蹲了一個多鐘頭，她走了以後他也沒有動。回得家來，他比從前更

加感念。

在這一個月的期間裏，他頭腦中祇有她，有時聽見旁人在他跟前談起她的姓名，他竟至於毛髮竦立。他不思飲食了，並且在夜晚，渾身發出那種使他不能安眠的汗。每逢星期日在教堂做祈禱的時節，他的眼光始終沒有和她相離。她窺見了這種情形，便因這樣地受到了贊美而愉快地向他微笑。

不料有一天傍晚時，他在一條路上遇見她。她看見他來了便停住不走。於是他連忙走向前去，雖然因感懼交集以致吸呼緊張，但是却決然要向她談判。他於是開始支吾地說：

——您看明白沒有，馬爾德茵，這件事能設這樣延擱下去嗎？

她如同戲弄他一般地回答道：

——誰不能再延擱呢，白努司德？

他說：

——我真是時時刻刻記罪您。

她拿雙手支在腰下向他說：

——這不是我來強迫您。

他口吃地說道：

——誰說，這本來是您；我現在連瞌睡休息飢餓都不知道了，甚麼都不知道了。

她很低地說道：

——應當要甚麼，那末才能醫好這一切呢？

他目瞪口呆，雙手搖幌，驚愕地站着不動。

她在他肚子上重重地拍了一下，於是便跑掉了。

從此以後，他們常常在那些僻靜道路的水溝邊相遇了。或者在日落時，他趕着他的馬而地趕着她的牛的時節，在田塍邊聚會。

他覺得自己被自己身心的一種大力所激動，而拿他推向她那一邊了。他幾乎想箍

住她，扼住她，吞掉她，拿她攔在自己的胸膛裏。並且他以爲彷彿他們祇算是一個生命，而因爲處於無權的地位，因爲處於不能忍耐的地位，因爲處於憤激的地位，因爲她目前不是完全屬於他的，所以渾身發抖。

現在，本地有人議論他們的事了，有人說他們已經彼此互相得了同意。他向她詢問過，並且，她是否願意做他的妻子，而她所回答的，是『願意』。

他們祇等機會，去和他們兩方的父母談判這件事。

不料，她忽然不在那種習慣了的鐘點來會他了。他就是在她的田莊附近徘徊，也始終沒有看見過她。所以他祇能在星期到教堂做祈禱的時節向着她望望。有一個星期日，那神父剛好講完了「道理」便在講台上宣布威多利亞馬爾德安姑娘和約瑟華蘭那孩子，彼此已經訂了婚約。

白努司特頓時覺得自己的手裏得了一點感覺，如同有人在那裏取了血似的。他兩耳嗡嗡地響了：甚麼也不聽見，末了好一會，他才明白自己拿聖經遮着臉而流淚。

他病了，在自己的臥房裏躲了一個月。

隨後，他才重新恢復了工作。

但是，他畢竟沒有全愈，並且依然記着那件事。他迴避那幾條環繞她住宅的道路，藉此使她天井裏的樹也不至於映入他的眼裏，這樣一來，却使他無論早晚都得兜一個大圈子。

現在，她已經和華林結婚了，這是本地一個最有錢的農人。白努司特和他彼此不談天了，雖然他們本來是從童年時代就要好的。

有一天，白努司特在村政公所前面經過，聽見有人說是她已經懷了姙。他不僅不因此而感受一種大的痛苦，並且反而自慰。這完結了，現在，的確完結了。這件事隔離他們。比結婚的隔離力量強得多了。實際上，他甘願如此。

過了好幾個月又好幾個月。他有時看見她用沈滯的步兒向着那鎮裏走着。她瞧見他，臉便紅了，於是低着頭而用快步走了。至於他，他也故意繞道，去避她的眼光。

但是，他帶着恐怖的觀念，推想他在早晨很可以和她劈面相遇，那末就得向她說話了。可憐，在經過以前相握相偎時給她所談的那一切以後，現在他能鼓向她說甚麼呢？因此他便時常還想起他們在溝邊所踐的約會了。

這是很不名譽的，她在那樣許諾之後，居然又這樣做。

然而，這傷感漸漸從他的心裏走開了，祇剩下那種抑鬱。於是有一天，他第一次開始又在他往日慣常經過的那條靠住她住宅邊的道路上行走了。他從遠處便瞧着那屋頂出神。就是那邊的裏頭！她和另一個人在那邊的裏頭過活呀！那些蘋果樹已經開着花，那幾隻雄雞在塋上啼着。那房子的全部，鬍鬚是空的，那些人都到田地裏去忙春季的工作了。他在那柵欄邊止住了脚步，望着那天井裏出神。那條狗在牠的窠前睡着了，三條牛犢彼此相隨，用慢步向着那池塘走去。一只肥大的火雞，在那門前開屏，一面帶着舞台上的高歌者的姿式，向那一羣雌的炫耀自己的羽毛。

白努司特靠住一枝馬椿站着，於是忽然覺得被一陣使他哭泣的強烈衝動所制了。

但是，陡然之間，他聽見了一聲叫喚，一聲從那房子裏傳出來的大聲喊人的叫喚，他不禁舉止失措了，雙手攀着那馬樁抽掣起來，一面依然側耳靜聽。又有一聲延長而慘痛的叫喚，鑽入他的聽官裏了，鑽入他的靈魂裏和筋肉裏了。

這就是她如此叫喚！他連忙奔上前去，穿過那養牲口的廄子，便去拿門推開，於是看見她正被那種臨盆的疼痛所制：躺在地下，渾身抽掣，臉色灰白，雙眼猛張。

這時，他站着不動，臉色的灰白和渾身的抽掣，似乎比她還厲害一些，他口吃地說：

——我在這裏，我在這裏，馬爾德茵。

她喘着氣回答道：

——哎喲！請您不要離開我，請您不要離開我，白努司特。

他瞧着她，不知道怎樣說，要怎樣做。她又重新開始喊着：『哎喲！哎喲！這真和裂開我一樣！哎喲！白努司特？』

於是她駭人地轉側起來。

陡然之間，一種奮發的衝動，使白努司特要去救護她，安穩她，給她解除疼痛，於是他拿自己的身體俯了下去，拿她抱起送到床上；末了，在她依舊呻吟的當口，他給她脫了衣裳：短褂，裙袍和短裙，都解除了。她咬着自己的拳頭，去制住自己的叫喚。於是他照着他平時給牲口，譬如母牛母羊母馬之類，所應用的手續，執行一切：他幫助她，末了他手裏接住了一個啼哭的肥胖嬰孩。

他給他揩了一下，便拿一塊烘在火爐邊的抹布裹住他，再拿他擱在那堆擲在桌上預備盪平的衣衫上面；隨後他才回到那產母身邊。

他再拿她抱起放在地下，於是給她更換被褥，使她再行安睡。她只吃地說：『謝謝，白努司特，你是一個有忠心的人』。隨後，她如同感受一種悔悟似的，流了點兒眼淚。

在他，他已經不愛她了，完全不愛她了。已經完結了。爲甚麼呢？怎麼地呢？他

早就不知道說了。這件事在剛才發生的事，竟醫好了他的病了，較之十年離別的力量所能產生的效果，還好一些。

她，很衰弱了，很感動，問道：

——是甚麼呢？

他用一種寧靜的聲音回答道：

——是一個很好頑的女孩子。

他們又歸於緘默了。幾秒鐘後，那產母用一種衰弱的聲音說：

——拿給我看看，白努司特。

他便去抱起那個嬰孩，然後如同拿着那種聖餐的麵包似地去捧給那產母看，這時約瑟華蘭出現了。

他開始一點兒也不懂；隨後，忽然，他猜着了。

白努司特很覺狼狽了，他口吃地：『我先頭，我先頭這樣走過這裏，聽見她正叫

喚着，於是我便進來了：……便接了這個孩子，華蘭！」

於是那丈夫的眼眶兒包着眼淚了，走了一兩步，接住那一個抱給他的那個嬰孩吻着；經過了幾秒鐘的呼吸緊張，便拿那嬰孩攔在床上，伸起兩只手獻給白努司特：

——請你握我的手，請你握我的手，白努司特，我們兩個人中間的一切，你瞧，都明白了。倘若你願意，我們將來依然是一對好朋友！……

於是白努司特回答道：『我很願意，說句實在話，我很願意。』

十七年十二月五日在吳淞譯完，——譯者。

人妖的娘



那一天在一個被富豪人士們所賞識的海灘上，看見了一個嬌冶而爲大衆所敬慕的巴黎的著名青年婦人走過去，一面便使我記起了那件駭人的歷史和那個駭人的婆娘了。

我這件歷史已經很長遠了，但是我却絕沒有忘記這些事情。

那一年，我被一個朋友邀到外省一個小城市裏去住些時。他因爲想拿當地的榮譽給我看，便引我到各處散步，使我看那些虛有其名的風景，那些別墅，那些實業，那些荒廢了的古跡；他向我指點那些大營造物，那些教堂，那些雕花的古門，一些巨型或怪狀的樹：譬如聖安德留的橡樹和洛革博司的松之類。

當我用着那些善意的神往讚美，考察了當地那些名勝之後，我的朋友便露出掃興

的神情，告訴我甚麼也沒有可以看的了。我吐了一口氣，知道我可以在樹陰之下休息一會兒。但是他忽然發出了一道呼聲：

——哦，誰說！我們還有那個「人妖的娘」，應當叫你見識一下。

我問道；

——這是誰呢？人妖的娘嗎？

他答道：

——這是一個很可厭的婆娘，一個真的妖怪，一個生存的人。她每年能够故意地生些變了形狀的可駭可怕的孩子，——可以說是生些人妖，並且她拿他們賣給那些走江湖的怪物陳列者。

『這類惡劣的商人，偶然也到她家裏，去探聽她是否有什麼新的怪胎，並且在那個目的物合着他們意思的時節，他們便拿一筆常年報酬交給那個娘，而拿那目的物帶走。』

『到目前，她一共有十一份這樣來由的報酬金。她成了富人了。』

『你以爲我說笑話，我造謠言或者我言之過甚嗎。不是的，朋友。我祇和你說真話；說那明確的真話。』

『我們去看這婆娘罷。以後我再拿她怎樣變成一個人妖製造廠的來由告訴你。』
他領我到了那個村裏。

她住在大路邊的一所漂亮的小房屋裏。那真是很有意思的和收拾的很好的房屋。

那園子裏種滿了很香的花。我們可以說那是一位退職的會計師的住宅。

一個女僕引我們到了一個鄉村式的小客廳裏了。末了，那個賤人出來了。

她年紀約莫有四十左右。是一個神情遲鈍的大個兒，但是壯碩清潔，可以算得那種強壯的鄉下婆娘的模範，一半兒是婆娘，一半兒是牲口。

她知道了那極攻擊她的議論，所以接待人客，鬚髻帶着一種含恨意的卑躬折節的態度。

她問道：

——這兩位先生想找甚麼？

我的朋友回答道：

——有人告訴我，說您那個最小的孩子的身體，是和大衆一般的，說他不像他的那些哥哥。我久想使我明白這件事。那句話是真的嗎？

她用狡猾而生氣的眼光對我們瞧了一下，於是回答道：

——哦，不是的！哦，不是的！先生。他也許比其餘的那些更醜一些。我沒有運氣，沒有運氣。全體是這樣的，先生，全體是這樣的，這真是一件急壞人的事，難道真是上帝對於一個孤單地在世上過活的窮婦人這樣忍心嗎？真有這件事嗎？

她俯着腦袋，如同一只心懷恐懼的猛獸似的，迅速地說着。她說話時，拿她聲音裏以前的硬澀音調變成柔軟的了，於是我們很以這些由尖聲所表的悲傷議論，居然由這個過於強健背闊肩方面彷彿專爲激跳狂呼而生的高大身體裏發出來，是值得詫異

的。

我的朋友問道：

——我們想看看您那個最小的孩子。

他彷彿臉紅起來。也許是我弄錯了嗎？在緘默了一會兒之後，她用高一點的聲音

說：

——這於您各位有甚麼用處

於是她重新抬起了腦袋，迅速地屏住射人的視線，看了我們好幾下。

我的朋友接着又說：

——爲甚麼您不肯叫我們看他，您拿他送給很多人看過。您知道我談到誰嗎？

她驚駭了一下，於是放開她的聲音了，放開她的怒氣了，她高聲說：

——您兩位真是爲這件事到這裏來的嗎？請您說罷。爲着，侮辱我罷，還有甚麼

呢？因爲我的孩子們都像怪物嗎？請您說罷。您兩位不會看見他，不會，不會，您兩



位不會看見他；請出去罷，請出去罷。我知道你們全體都有這樣來逼迫我的行爲嗎？

——她拿雙手撐在腰支下面對着我們走來。當她聲音的粗暴音調正在發動中的時節，一種呻吟之聲——或者不如說是一聲貓鳴——一種僂子的哀號，從隔壁房間裏傳到我的聽官裏。我竟因此連骨髓都發抖了。我們從她的面前退了幾步。

我的朋友用一種嚴厲的態度說：

——小心點罷，女魔王（在平民社會裏，大眾都叫她做女魔王），小心點罷，這件事遲早總會給您惹點禍。

她竟因憤怒而發抖了，磨拳擦掌，怒氣沖天地吼起來：

——請出去！究竟甚麼事會給我惹禍呢？請出去罷！一大堆的妖言惑衆之輩！她快要撲到我們的臉上來了。我們就此逃跑了，心中很不安逸。

我們一到她的門外，我的朋友便問我：

——喂！你看見了她嗎？你打算怎麼說呢？

我回答道：

——請你拿這蠻婆的歷史告訴我罷！

下文就是他在那條穿過那一片被和風拂着儼如靜海微波的麥田的大路上緩步回家時，向我所說的話：

『這婆娘以前本是某一個田莊裏的女工，精幹勤儉。大眾絕不知道他有情人。絕不疑心她的短處。

』她如同她們一般人所做的一樣，某天割麥的傍晚時在那些刈下的麥稈堆中對着晚霞鬧了一個岔子了，那時節的那種連風絲兒都沒有的空氣，彷彿充滿着火爐一般的溫度，而使那些漢子們的和女兒的身體都浸在汗裏。

』不久，她覺得受了孕，於是羞懼交迫。她一心祇要掩住她的不幸，於是用了她所發明的一種用木條和粗索所製的硬性腰甲，狠命地緊縛着自己的肚子。越是她的肚子因那日見長大的胎兒的力量而膨脹，她越拿這種形具縛的緊些，那個受了犧牲的孩

兒自然感到痛苦，但是她本人却奮勇忍受，始終是微笑的和自若的，絕不使人窺見和動疑。

『她在自己的臍腑裏，用這種猶惡的器械毀損胎兒；她壓迫他，她使他變了形態，因此拿他做成人妖了。他那受過壓迫的頭顱，便自行拉長了，變成一個兩眼暴出眉骨之外的東西。那種靠住身體同受束縛的四肢也拉得異常之長，並且像葡萄籐一般地歪曲，而帶着一些儼如蜘蛛長腿一般的指頭。

『那軀幹便很小了，並且像胡桃一樣地圓了。

『她在春天裏的某一個早晨，蹲在田地裏分娩。

『那些禱草的人跑了去救她，看見了這個從她身上分出來的動物，她便喊了起來而逃跑了。於是那風聲便在那地方傳了出去，說她生了一個妖怪。從此大眾便叫她做「女魔王」了。

『她被人驅逐而失了工作了。她便靠着布施度日，或者也許是暗地靠着「愛情」

度日，因為她那時是個美貌女子，而一切男子們都不怕地獄。

『她撫養了她用野蠻人的態度所怨恨的這個人妖，倘若那個對於犯罪有先見之明的神甫，沒有拿法院的威權去恐嚇她，她也許早已拿他扼殺了。』

『誰知有一天，一些過路的怪物陳列者，聽見有人談起這個可怕的怪物，於是要求看一下子，預備倘若合他們的意思便拿他帶去。他合了他們的意思了，於是他們給了那母親五百佛郎的現款。在第一步尙抱羞慚的她，當時還拒絕他們看看這個動物般的東西；但是一經聽見這東西是值錢的，是引起這些人的慾望的，便動手討論價值，一個銅元一個銅元地爭持起來，拿這孩子的畸形怪狀引動他們，用一種鄉下婆娘式的固執態度增加價值。』

『爲着免得受騙，她便和他們簽了一個合同。其中，他們聲明每年貼她四百佛郎，如同他們已經帶了這動物般的東西給他們服務似的。』

『這種意外之財可使她發狂了，於是那種再生一個怪物以謀歲有進益的渴望，就

沒有離過她的頭腦裏了。

『因為她是能生育的，居然如願以償，末了她彷彿竟能以她在懷妊期間使自身所受的壓力為轉移，去變更她那些人妖的形態。』

『她有了一些長的和一些短的，這一些像許多螃蟹，那一些像許多蜥蜴。有好幾個已經死了；她因此很傷心。』

『司法界試着去干涉她，但是甚麼也找不著。結果祇好讓她安安穩穩去製造那些怪物。』

『在這時，她有十一個這樣的活東西，每年好歹可以給她弄五六千佛郎的進款。祇有一個還沒有找得位置，就是她沒有肯拿給我看的那一個。但是她不會久留著他，因為世界上的變戲法的人，在今日沒有一個不知道她的，他們偶然總來看看她有沒有甚麼新的東西。』

『有時，如若那目的物值得費力去討論價值，她便叫他們互相競買。』

我的朋友不發言了。一陣深沈的厭惡在我的心頭發動了，並且動了一陣混雜的憤怒了，動了一陣沒有扼殺那個本來近在手邊的惡物的後悔了。

我問道：

——那父親是誰呢？

他回答道：

——我們不知道。他，或者他們，多少總還顧點面子，所以他，或者他們，總不肯露面。也許他們還要分潤幾個。

當我那一天在一個很時髦的海灘上，正瞧見一個都雅嬌冶而被那些敬慕者團團圍住的婦人的時節，對於這件時代長遠的偶然之事，已經不加思考了。

一個朋友，本碼頭的醫官，挽著我的胳膊走到那沙灘裏去了，十分鐘以後，我瞧見一個女工防護着三個在沙堆裏打滾的孩子。

一副小的木拐丟在地上，不免使我驚訝起來。我於是看見了這三個小生命都是畸

形的，跛腳的，雞胸龜背的，猶惡的。

那個警官對我說：

——這都是你剛才撞見的那個嬌冷婦人的出品。

一種對於她並且對於他們而發的惻隱之心，印入我的頭腦裏了。我高聲說道：

——唉，那個可憐的母親！她怎樣還能夠笑呢！

我的朋友接着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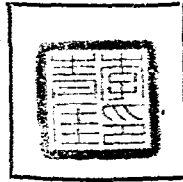
——不必憐惜她罷，好朋友。應當憐惜的，却是這些可憐的小生命呀。這就是流傳到近日的細腰的結果。這些人妖都是由那腰甲製造出來的。她很知道自己拿性命的這頑意兒賭賽。這和她無甚關係，因為她祇要自己是美貌的和被人愛慕的。

於是我又記起了另外的那一個，那個鄉下婆娘，那個女魔王，那個出賣自己生的那些怪物者。

十七年十二月九日在吳淞譯完——譯者。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付排
一九二九年六月初版

一——三〇〇〇



01289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莫泊桑全集
三
鷓鴣集

實價大洋六角

著者 莫泊桑

譯者 李青崖

發行者 北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

發行所 北新書局

